

天
上
舵
工

天上舵工

Ralph Connor 著 劉美麗 譯

(一九三六) 一九五面 二角五分

這本小說是以牧原和山野作背景；酒鬼，假紳士和一般粗豪的牧人作人物。然而人人心中都有一點靈火，與上帝的靈火是有關係，但為各種方式的情形所掩蔽；這本書中將這些粗穢或虛偽的人們心中的靈火搜剔出來，使得重顯靈光，與上帝的靈火一同大放光明，真是顯出著者一枝筆，是如何的靈妙。這本小說的事跡有特別的色調，使你一開卷，就願意讀完了才放手。

The Sky Pilot, by Ralph Connor, trans. by Mary Liu.

(1936) 195 pp. .25

An exciting adventure story of pioneer days in Western Canada. A spiritual light is kindled in the hearts of rough men by God working through the life of the Sky Pilot.

Ralph Connor 著

劉美麗 譯

天
上
舵
工

上海廣學會出版

天上舵工

目錄

引言

| | | |
|-----|---------|----|
| 第一章 | 山丘中的城市 | 一 |
| 第二章 | 七俠會 | 一〇 |
| 第三章 | 指導者 | 一七 |
| 第四章 | 舵工的測量 | 二四 |
| 第五章 | 初次的爭戰 | 三一 |
| 第六章 | 再遇逆風 | 三九 |
| 第七章 | 自由晚的末路 | 四六 |
| 第八章 | 舵工的智慧 | 五五 |
| 第九章 | 冠文 | 六九 |
| 第十章 | 冠文初次的祈禱 | 八一 |

面數

| | | |
|-------|---------|----------|
| 第十一章 | 冠文的詰難 | 九三 |
| 第十二章 | 冠文的深溪 | 一〇五 |
| 第十三章 | 深溪裏的花 | 一一四 |
| 第十四章 | 比爾的恐嚇 | 一二四 |
| 第十五章 | 比爾的同夥 | 一三五 |
| 第十六章 | 比爾的經濟手腕 | 一四一 |
| 第十七章 | 出賣花馬 | 一四八 |
| 第十八章 | 夏羅德夫人 | 一五四 |
| 第十九章 | 冠文眼中的一切 | 一六〇 |
| 第二十章 | 比爾顯本領 | 一七一 |
| 第二十一章 | 比爾的覺悟 | 一七七 |
| 第二十二章 | 士溫港教堂落成 | 一八四 |
| 第二十三章 | 舵工的遺風 | 一八九——一九五 |

引言

一個人威力的多大，便是象徵他的愛心與他對於「善終勝惡」的信仰是多麼的深。他靠這不求個人利益的愛與緊握着一切事理的信仰，去與命運相接觸，結果不會失敗。本書是描寫山脚下某村裏的人們的生活；他們有的是富于冒險進取精神的，爲了有所作爲的衝動，拋下安逸，奢侈的家庭；有的是受親友的排擠，而到這荒僻孤寂的地方來找安慰，使世人遺忘他們的存在。

山脚下富有波紋的地平線，便是他們人生觀的境界。他們在那兒避去了世人的監視，擺脫了社會中一切的束縛，拒絕了溫柔鄉的家庭和使人向善的美麗婦女的面孔。祇要心坎與耳鼓中有自由的波動音，那怕猛勇地由荒野的小徑向毀滅中進行，亦在所不懼！

本書同時也敘述一位思想超越的人怎樣抱定主意，到這般粗俗的人們中實行「四海兄弟」主義，藉純摯的愛心，絕對的信任心，博得他們深信生命是無價之寶，能作一個「人」是最美好的事。

天上龍工

第一章 山丘中的城市

過那一望無際的草原，在磐石交錯隱蔽之下，正是山中小丘的城市。這片草原，平坦地伸張到百九哩外，纔逐漸達到小土塚，於是從那裏便參差不齊地直達到龐大的山脚。這些小山丘，與草原連成一片，便成爲山丘中的城市。牠雖祇有一百哩長，但那西部的任何百哩中，都沒有像這境內來得有生趣而富於艷情。那裏天然的美景，可說是綠茵般的草原與山景所組合而成。那山中的山谷，面積極大，甚至遠到與地平線一般。高原極廣闊，看上去，似乎是一片草原。越近山，那山谷越狹窄，直狹到成爲山間泉水的溪流，使山中蔚藍而帶灰色的水，亮晶晶地從極遠的山峯直流而下。那裏寬大的山脈，正是一個理想的牧場。那裏有牧人的部落，在他們自由粗蠻孤寂的環境中，摻雜無數悲劇喜劇談諧苦惱，來組成他們的艷情生活。他們中間，也有最冒險進取的人物，也有無所



畏懼的人物，還有憔悴不堪被逐失望的人們，也住在這山丘的城市中。這城市中一班人們的生活，可說是陰翳的山谷與日光普照的山岡的反映。因為無論什麼地方，絕沒有像亞柏捷斯牧人生活，陽光和陰翳顯然互相對照，那麼的絕對差別。

從我一生的經驗，證實更正教派，確信天意降雨給好人，也降雨給不好的人，是毫無異議的；否則我連正眼也不願向那些山岡的人們看一下，更不願與他們那種奇特逗引人的生活接近，也不至於認識與敬愛那位山岡中顯著人們中最顯著的一位——那可敬可愛的指導者——這是我們以後所奉贈他的名稱。我在大學第一年的結束，很使我憂鬱。我的監護人，因此大失所望。我看他晚年受這打擊，不期然而然的很憐恤他。不過我以為他不必過分的顧慮我——同學中有一位甚至於稱他為「小題大做的老頭子」。正巧我一位遠親，名約克得爾 Jack Dale 的，邀我到亞柏捷斯牧場去消夏。我驚喜欲狂的要去，祇是我的監護人猶豫了許久，但是他不知道有什麼比這更好的方法來安排我，便應允讓我去，免得留在家中，更使他麻煩。我於是在初夏的某天清晨，跟着其他八十人，趁哈得孫灣 Hudson Bay 公司的運貨車，經過蒙大拿 Montana，向加拿大邊界進行。

我們這一節車廂裏，裝了六個四輪貨車，十四頭牡牛，三匹小野馬，此外便是一個雜種的法國人和他十六歲的兒子，照料這些牲口。我們的行程雖慢，但每天從朦朧幽晦微明的昧旦，到寧靜陰森的黑夜，都充滿了使我愉快的事。第三天晚上，我們到停車場的時候，約克得爾正在那裏迎接我們。我還記得當時見約克得爾那種散漫的神氣，穿着牧人的裝束，一壁騎了他自己的馬，一手拉住給我騎的馬，直向我面前而來，毫不顧慮腳下的繩索行李和其他的障礙物。使我雖是驚喜，心頭却劇烈地跳躍，惟恐他撞在行李上；不過他終於引起我欽佩他的心，他的馬還沒有停住，他就一躍而下，跑到我面前，緊緊地握着我的手。他這一握，很能表示他歡迎我的心是多麼誠懇。他多年沒有見過一個家鄉人。我從他的眼光中，看出他那種孤獨的生活，使他渴望和舊日的朋友或家鄉人會面。及至我在那裏住了兩年之後，對於這一層更外徹底明瞭，因為住在山岡之中，常有一種說不出所以然的原因，使人心中憂悶厭倦。晚餐後，大家聚集在一起，約克和那雜種二人一壁抽煙，一壁閒談。我獨自仰臥着看那深藍晴朗天空中弱小光芒的星宿，並且很得意地聽他兩人愉快的閒談。我間或也插入幾句話，不過不常去攪擾他們。在這種情

形之下，要他演講故事，必須少間而維持肅靜，這是我在三天行程中所學來的。因此，我躺在那裏靜聽，聽了他說的故事，看了天空中暗澹的星光，不知不覺地我也思想起我的家鄉。

第二天清早，我們拆了帳篷，預備再騎馬行五十哩路程。當時細雨濛濛，好在約克視晴雨沒有分別，不過囑咐我穿上雨衣。因為我的雨衣是新的，並且腰身過大，所以當我走到馬面前的時候，喳喳的響個不住。我的馬確是個狀貌醜惡的動物，眼睛中白的部分過多，使我不願意看牠。總之，我對於牠絲毫不發生喜愛，牠也顯然地不歡迎我。當我拉起纏繩的時候，牠由鼻孔中發出高大的哼聲，斜側着身軀，很迅速地將頭部旋轉向我，兩隻前蹄堅穩地站着，好像栽在地中一般。看上去，牠像已經準備着拒絕任何建議。我甜言蜜語地一壁撫慰着，一壁走近牠。但牠接二連三很固執的向後倒退，一直退到離我很遠的地方。我看牠伸長了頸項望着我；他看我伸着臂膊。這時約克走過來，拉住牠那一邊的纏繩，緊緊地抓住牠的頭，讓我騎上去。我牢牢的拉着馬鞍子，急忙騎上了馬背。但是不到一秒鐘工夫，我已從馬頭上滾下來。我那時祇覺得希奇，這真是我意想

不到的事。向來我自以為對於騎術可算是素有研究，甚至農家那種潛水的馬，我都騎過，現在不能降服這一匹馬，我真有些莫名其妙。那雜種立在旁邊冷眼觀看，覺着有趣。約克笑嘻嘻的站着。但那男孩子却很得意似的張開了口大笑。

「讓我來制服這個小畜生，」約克說。但那孩子的笑，激動了我，使我陡然振作起來，於是竭力抑止自己抖顫的聲音，以毫不介意的神氣說：「我想我能制服牠。」我又準備跳上馬背。但我還沒有上馬鞍，那小馬已直豎豎地跳到半空中似的竭力將背部曲成弓形，四隻蹄子拼在一起，決意強硬抵抗，真使我惶恐萬狀。這是我第一遭遇到馬曲背低頭地跳躍，抵抗騎士。當時那小畜生很認真的用盡平生氣力，要將背上沙沙地響聲與撲擊牠的東西除去。牠倒退了幾分鐘，便低頭向前衝幾步，又忽然停止前進，像是要到半空中似的直苗苗地立起來，同時，又彎曲着背，使腿僵硬得像鐵一般，以後，用牠後面兩隻蹄子走幾步，再以驚人的速度，斜側着身子，繼續牠惡毒的努力，要將騎者從背上攆下。

「不要放鬆牠，」約克帶笑喊着，「不到一會兒工夫，牠就要精疲力盡了。」牠爲

要使情形更惡化，比先前跳得越發起勁，把我的披肩震得遮沒了我的頭部，所以我甚麼都看不見。於是我祇得聽憑牠發落。而牠却是絕沒有慈悲心的。牠前衝後踢，曲背低頭，時而兩前蹄高舉，時而兩後蹄跳起，且不時的跪在地上。我既絲毫看不見，祇好緊緊抱住馬鞍。末後，從披肩邊上透露一線微光，我纔看見馬鞍已經歪在一旁，所以牠再跳下的時候，我急忙跳下去。我深願將這一點聲明清楚，因為從那張口大笑的孩子臉上勝利的表示，與他稱讚那小馬的話，我推測他計算那小野馬確是成功。我跳下來之後，小畜生片刻不停地仍舊照前踢躍，像一架鐘錶機器，非等到發條完全放鬆不停似的。

這時候我已精疲力竭，大概是因為神經受了激烈的震盪。但那孩子歡躍勝利的呼笑聲，約克喜形於色的笑容，雜種的快意，激動了我的怒氣。我丟開披肩，將馬鞍安置妥當，奪過約克的鞭子，不理他的忠告，跳上馬背，不等牠有甚麼動作，我急拿起皮鞭，猛烈地抽，使牠提起腳來，直向草原奔馳。過了幾分鐘，回到帳篷的時候，牠已經馴服不少。這事雖使那孩子很喪氣，而我也覺得希奇。約克很爲我高興。甚至那雜種魯鈍的臉上，也表示滿意。

「你不要以為是我故意做弄你，」約克說：「祇怪那披肩。他沒有看見過那種繚繞的東西。不過這倒是好看的馬戲。」他加上幾句，且笑得很起勁的說：「不論那一天，都可以值五塊洋錢。」

「一定的，」那雜種說：「那不是很好玩的事麼？」

依我看來。他這句話的對與不對，全視人的觀念而定。不過我之所以與他同意，完全是因為能有如此的結果而心滿意足。

我們整天繞着山嶺的小徑和山坡，走到那寬闊綠悠悠多草底山谷。各處的山谷，被一些涸谷所隔斷。涸谷中不斷地有藍灰色清晰透明冰冷的水湧出。同時，我們從山峯上瞥見許多小湖，有大羣的野禽，在湖面拍水爲戲，以尖銳的聲音噪聒着，絕未顧慮到任何危險。我們時時發見草原上有一塊黑點，據約克說：那是牧人的茅屋。這茅屋深藏萬山之中，與人世隔絕，多麼孤單啊！

永遠留印象在我記憶之中的，是某夏日的晚間，同約克騎馬到士溫港 Swan Creek 的事。那村莊幾乎像是一個幻境，裏面有休憩所，是木材造成的長屋子，大約有一層半

高，背後就是馬房，把貯藏室改作郵政辦事處，上面作為屋主的寓所。但那屋坐落的地段，的確是一個極優美的場所。一面是綠汪汪的草原，由山峯迂迴曲折地順着山坡而下，伸入那茶色的平原，而與紫色朦朧的地平線相溶合；另一面，順着圓而多陽光的山嶺，攀緣到山後面灰暗的山岳中。

在這世界中，對於價值問題，既不能加以絕對的估計，我們不得不以相對的眼光評價。那麼由我們一天孤獨緩慢而延長的行程中所見的兩所房屋，在建築堅固上相比起來，似乎給人生的意義以一中心的解釋。當時我看見有幾匹馬拴在欄杆上，在休憩所前往來躑躅着。

「喂！」約克說，「我想那七豪俠在莊上。」

「他們是誰啊？」我問他。

「哦！」他把肩一聳，「他們是士溫港的精粹，憑天，今天晚上定是自由期。」

「自由期是甚麼意義呢？」我一壁向拴馬的欄杆前進，一壁問他。

「且說，約克低聲說，因為門口有幾個人站着，「你要曉得，這村莊是禁止造酒

或賣酒的，不過假使村中有一人覺得將要染病，他就去領一張放行證，帶幾加倫酒回來作豫防藥品，其餘的人，既是都怕傳染，他就請他們一同作預防工作。還有……」說到這裏，約克嚴重地使個眼色，「真是奇怪，像這樣適合健康的村莊，會有這麼多的傳染病抓住我們。」

我們便以這樣莫明其妙的解釋，加入那神秘的七俠會裏。

第二章 七俠會

當我們下馬的時候，聽見：「喂，約克。」「好麼？得爾。」「喂，老煙鬼。」種種親熱的呼聲，使我看出我這位表兄，是立在門口這一羣人的好朋友。約克點頭，表示答禮之後，就照例將我介紹給他們。「這是我精疲力竭的表弟，他初次到此地。」他旋動着說。我很奇怪，怎麼像他們那樣野蠻的外表，粗陋的裝束，也能舉止雅馴地向我鞠躬，好像我到了倫敦某家的會客室一般。我看他們的和藹可親，殷勤招待，使我絲毫不感覺拘束，因經約克介紹之後，他們立刻讓我加入他們的團體。這對於新來的人，倒是創舉，因為他們素來不許外人參加的。

這班人具有多麼耐勞的神氣！被日光曬黑的臉，不怕勞苦強健硬如鋼鐵的肌肉，看他們的樣子，好像是由戰事劇烈的陣地回來的兵士。他們的舉止行動，互相交談中，很表示自空一切的氣概，絲毫不關心世事的態度，不過他們眼目中，具有一種巧妙，當向着你看的時候，使你感覺在他們那種沈靜與無慮之中，隨時都搭箭在弦上，準備出發的

樣式。

那天晚上，我被引入七俠會——至於入會的儀式，可惜已記憶不清，因為他們一壁騎馬，一壁飲酒，以致酩酊大醉，幸虧約克照料，我那天夜晚，才能平安回寓。

七豪俠團，是士溫港社會中最佔勢力的團體。其實，牠是士溫港社會中唯一勢力，起初是七位英國最出類拔萃的青年所組合而成，為要聯合起來，共同改善，且有社交的享樂。如今會的性質雖已改變，可是名稱仍照舊，第一，會員的資格，已擴張到包含認可的殖民地人，如約克得爾與其他和他們同氣的人，如兩個趕牛的，一個是從阿士力牧場來的，名叫席肯達爾 Hi Kendal，還有一位，被稱為小野馬 比爾 “Bronco” Bill——沒有人問他真名叫甚麼——也被引入會。以後該會宗旨，便縮小範圍，成為社交性質，專為聚集會友，玩撲克牌與痛飲威士忌酒。這些青年，出身高尚，曾受優良的撫養，生長於文化的培養中，且有堅定的智識與一種俠氣，既經由風俗環境束縛解放之後，便盡除以前的矯揉做作，而將他們的天性赤裸裸地表現出來。西方（指加那大）能使他們的個性有所表現與發展，於是他們中間，因此在那兒得榮譽的，固然不少，可是蒙羞辱的

，也時有所聞。該會總頭目，名佛勒得阿士力 Hon. Fred Ashley，原籍英國，有時在阿士力牧場，有時在阿士力法院。他身材魁梧，性情溫厚，每年由家中（英國）得一筆進項。夫人非但出自貴族，且具有姿色，名夏羅德 Lady Charlotte。阿士力牧場很謹守阿士力法院的風俗習慣。佛勒得打獵的時候，穿着短褲長靴，手拿馬鞭，騎着英國式的馬鞍。凡在屋內的約會，所有的儀式，都遵守英國風俗。雖是如此，但西方生活，使得他的兩位手下人席肯達爾小野馬比爾，在夏羅德夫人前，雖自慚形穢，好像沒有容身之地，而在外面，却自以為有和佛勒得並坐並行的資格。佛勒得純粹是個好人，甚至於在趕牛的事上，都表示出他的美善，他既是個極高尚的君子，所以對於他的地位的超越，頗能誇耀鄉里。他的牧場，在那市鎮中，要算是最大的，祇有他與其他幾位少數人有盈餘。

與佛勒得往來最熟的朋友，就是衆人叫他「公爵」的一位青年。沒有人知道他的姓名，大家都說他是一位勳爵的公子。從他的氣概和舉止看起來，當然可以斷定他配做任何高貴人家的兒子。常人有匯款項給他，不過這既是由佛勒得經手付給他，外人便無從

知道這筆款項的來源或數目。以普通人的標準看起來，他不愧爲完人，且在西方德行的立場上，也可稱爲第一等人。他能用套子捕獲閩牛，而將大牛趕在一處，捆綁大牛，玩撲克牌，喝威士忌酒，使得他幾位朋友——爲數很少——欽佩之下，有些腦漲。至於賽馬，連小野馬比爾都自己承認說，「我不能比上公爵，因爲我覺得公爵，祇要是有隻腿的東西，皆能駕御，甚至蜈蚣亦可。」這種話出諸以賽馬爲業的人的口中，無疑地是名不虛傳的讚揚。這公爵平時總是獨居，除非他有時以拜訪一些孤獨的牧人爲有價值。因爲他說話的動人，使那些人歡喜款待他，寧可少玩幾次撲克牌。他不與一個人結爲朋友，不過有些人錢囊空時，常得他的調濟，祇要那人應許不將他的善行告訴第三者。他具有磊落的風采，從容不迫的態度，臉上常帶一種輕世的冷笑。他唯一情感他表示，便是把臉上素來的笑容加以擴大。停歇處的管理員老拉菟爾告訴我某一次公爵哈哈大笑的故事，他說，一位法國雜貨船主向北方出發時，在船上與公爵玩撲克牌，不料結果，他竟將六個月的薪俸輸給公爵。這位貨船主老羞成怒，誣他那面帶笑容的對方行騙局，且走近他，要想飽以老拳。可是公爵依舊嘻笑，不動聲色地抓住那下落的拳頭，從容不迫地把

手指撐開，屹然不動將那法國人拉着，使他跪下來，同時殘酷地捉牢他的手，使他痛苦不堪而求饒恕，這時公爵便笑起來，以手指尖指着下跪的法國人的額上說：「夥計，你且聽，你既然不知道如何玩。便不應當玩。你未玩之前，就當認清你是與誰玩。」於是他將錢遞還那法國人，又加上幾句說：「我要錢，但是不要你的錢。」他坐在那裏，見那可憐的人，一壁望着錢，一壁看紫紅帶血色的手，便放聲大笑，不過那笑聲很不悅耳。

這公爵在各方面，皆可爲七俠會中最出類拔萃的人。他所發出的話，比任何人都有效力。跟隨他的人，名叫布魯司 Bruce，曾肄業於愛丁堡大學，爲人富有哲學思想，性善辯論，堅忍不拔，傾心於公爵，其實他唯一的志願，是想達到與公爵一樣的偉大，官僚派的氣概。但他身段既矮胖，面孔和善坦白，說話聲中帶着蘇格蘭那種粗糙的音調，使得他的模仿不能有明顯的成效。每次郵船到士溫港，總帶一封家信給他。起初，當我認識他之後，他時常將他所收到的信給我看，但每讀到淒涼痛楚的地方，他就不讓我再往下看，這倒是合了我的心意。我不懂他，何以看了這種信，仍舊忍心追隨七俠會的地步。我真可憐他！他具有良善的動機，寬大的心胸，但「自由期」與打獵，牧牛呼集

與玩撲克牌，以及該會其他種種過分野蠻的舉動，委實過於他所能忍受的。

此外還有兩位住在山中的兄弟，弟弟名叫柏替 Bothe，淺黃頭髮，一看便知他是一個敏而慧的青年，任怎樣他都不能照管自己，祇傾向各式各種的放浪生活，可是他心地柔軟而溫和，全心愛他的哥哥漢符理 Humphrey。他們都叫他漢符。漢符理之所以做牧人，純粹是為要照應兄弟，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大家都喜歡那孩子，結果使他日趨下流。

另外二位，是原來七豪俠中的二人，因限於當時情形，祇能為該會名譽會員。一位名布來克 Blake，是很特色的愛爾蘭未開化的人，曾加入要塞警務團。一位名季斐德 Gifford，已娶妻成家，比爾說他被家室捆得比牡牛被繩索捆得更緊。

七豪俠，趕牛的孩子，以及鄰近要塞 Fort 的兩三家農夫，便組成了士溫港的村莊。這樣各種各地人混合住在一處，確是奇異的現象。他們中間，雖有意行惡的人，階級不同的人，不過我從來沒有遇見過比他們更勇敢更真誠更真心實意的人。不錯，他們固然是有惡習氣，可是大都為生活環境所驅使，決不是生就的壞心術。那年夏天和冬天，

我就與他們同居，或在牧場上搭帳篷，或和他們同睡在草屋裏。夏天就將牛拴成一羣，冬天出外打獵——狐狸——我既不比他們智識廣大，便也不拒絕參預「自由期」，但在一切的事上，他們中間，沒有一人於同夥當盡的義務當盡的忠誠上稍有過失。

第三章 指導者

他是村莊中空前未見過的佈道士；他的名字是老時計 Old Timer 給他取的。老時計的來到這山丘村莊，還是有史以前的事，因此他在村民中的聲勢也就可想而知。沒有人敢違背他的心意，凡違背他的人，不啻自己承認是初到這村莊的人，這當然是各人所不願意的。有時也有法子能補救新到的人，就是每一個新來的人，都熱烈希望能迅速地效法老時計們的風俗習氣，早些忘却自己到這村莊的日期。因此「天上舵工」（又名舵工）到士溫港為佈道士時，亦是如此。

我在士溫港的職務是教員。那年春季，天意將繆耳 Muir一家與布勒門 Bremen一家的許多孩子送到這裏來。牧人們非常之憎惡，因為這些人來了，不免要種田，要築鐵絲圍牆，縮小他們無限止的牧場。當時學校便成為不可少的設備，於是造了一座木屋，我便被舉為校長。我以校長的資格，纔初次與指導者相接觸，因為哈得孫灣貨船，於某夏日午後帶來一封信，封面上寫着：

亞柏捷士溫港

市立學校

校長先生 台啓

這封信使人看了非常愉快，筆法秀麗，語氣文雅，加以署名——亞搭爾威靈敦穆爾，亦具有一種優美性質。他很快樂，知道士溫港已開辦學校，并請了一位教員，既有學校，必有兒童，兒童是他心目中最疼愛的，那麼，他可與教員爲友。他沒有朋友，是不能過活的。他很信任我，告訴我，他雖自願來到這離家遼遠的佈道區，可是他並不是一位怎樣了不得的牧師，同時他也不敢確信自己的前途必是順利，不過他的意思，是要試試看，他既有至少博得一個朋友與他表同情的希望，便能引起他的心願。他問我肯不肯將信封內所附的通告，照我以爲最合適的格式填寫後，貼在令人注目的地方。通告如左：

祈禱禮拜定 日 午 時於士溫港某某地點召集，

恭請

闖第光臨。

亞搭爾威靈敦穆爾謹具

這封信的大體，我都喜歡。我歡喜牠那種溫文自卑的語氣。我歡喜牠那種鎮定採取我的同情與互助的態度。但是我倒弄得不知所措。我記得星期日已定爲賽足球的日期，因爲那些從家裏（指英國）來的人，要與初來的人比賽，藉此大顯身手。此外祈禱禮拜在士溫港既認爲革新舉動，我敢信也必與其他革新事項一樣的，近乎東方（英國）的性質，所以必是不見得爲大衆所歡迎。

雖是如此，立時於足球比賽通告之下，我在停歇處的門上貼了這樣一張通告：

茲訂於下星期日，足球比賽後，於士溫港停歇處客堂內舉行祈禱禮拜。亞搭爾威靈

敦穆爾白

這兩種通告貼在一起，委實不相稱，同時無意中很具有挑撥的暗示。

翌日正是星期六，那天一直到下星期日，整個星期之中，我就守護着這張通告，同時也看到因它所發生的騷擾和評議，確使我感到興味，因這是文化海浪中前進必有的波動，而是他們中間許多人所置諸腦後的——甚至有的人希望永遠遺忘。

羅伯繆耳 Robert Muir (初到農人中的一位)以這通告爲好現象的先驅。他說，牠擁護文化，市面與地價的高漲。雖是如此，他懷疑誰能謹守。但他那勤勞快嘴的妻，立在他的旁邊罵他不應該狐疑，她想到自己將長大的孩子們的利益，滿心足意的歡迎這牧師的來臨。她這種滿意，使得當地一般爲母者與多半爲父親的人與她同樂；不過其他的人，尤其是那好嬉戲的七俠團，對這牧師的來臨，各有不同的仇視。因爲牧師的來臨，不免將他們野蠻無拘束的生活加以限止。自由晚如今至少是要受批評的，星期日打獵與賽馬以及各種附帶的娛樂，都將受教會的監視。這對於他們的享樂絕不會有所裨益的。布魯司本人，雖是愛丁堡一位牧師的兒子，但如今爲七俠會的書記，他說，這麼一來，從此讓各人隨心所欲的事便得完結。沒有一個人比他更憎恨牧師到這裏來，因爲他覺得牧師一來，必以固執老朽的舊禮教強制地束縛他們的自由。七俠團中其餘的人，雖不都像他以這種立場而反對，但他們都一致以創辦教會機關爲可厭惡不適當，并且更是不需要的。

當然，席肯達爾和他的朋友小野馬比爾，一點意見也沒有，他二人覺得有沒有牧師

都沒甚麼關係。教會不見得與他們有甚麼大關係。照他們在蒙大拿 Montana 十二年的生活看起來，他們很明白教會無非是文化的奢侈品，西方（加拿大）既是用不着它，倒不如不要爲妙。

除七俠會外，祇有一個人的意見在士溫港被認爲有價值的，那就是老時計。七俠會會請他做名譽會員，可是他不願意使自己與那遠在山嶺間的家庭隔離，因爲他與自己的女兒冠文 Gwen 保姆蓬加 Pokka——雜種——同住在那裏，委實自在得很。他的反對創辦教會，似乎是由於與他個人的利害關係而起。他以爲教會不過是代表他那十五年前帶着妻女逃亡的文化，以後過了五年，他將妻的遺骸埋葬在住宅門邊的土地中的時候，他便覺着所有與已往的聯絡從此一概割斷了。因此，凡是使他想起那大草原外的世事，他永是畏縮，猶如老創口被人撫摩時同樣的痛苦。

『我想我祇得搬回去，』他憂形於色的對我說。

『爲甚麼呢？』我驚奇的問他，想到他那一大片山脈，生長着肥美的青草，爲他的牛羊，真是無上的佳境。

「就是爲這呆子天上舵工，」他平日總不罵人，除非是受了特殊的激動。

「甚麼天上舵工？」我問。

他點了一點頭，一言不發的指着那通告。

「哦，原來是爲他！他不會損害你的。不是麼？」

「我是不堪其擾，」他很粗魯的回答說，「必得要搬走。」

「那麼冠文怎麼辦呢？」我冒昧地問他，因她不啻是他的日光。「使她中途輟學，不是太可惜了麼？」我那時每星期都到他老人家的牧場上教冠文功課。

「不管，我還沒有打算小寶貝的事，」她仍舊是他的小寶貝。「我想無論如何，她的程度，已足夠爲山丘中的生活使用。讀許多書有甚麼用？」他狠狠地自言自語的加上這幾句話，這可看出他獨自居住慣了。

我停了一息，又說：「若是我做了你，用不着太性急搬家，」我知道這老人家最不受改變起居。「也許牧師不見得肯久住在此地。」

他聽了這句話，很得意。「對了，對了，無論如何，這裏沒有使他可留戀的事。」

說了以後，他便騎着馬到他那山峯上孤獨的牧場裏去了。

我在後面看他那搖擺的後影，不由得想起他已往的悲慘生活，以後我又不知不覺的懷想他的結局如何，以及冠文將如何。那時我深信假使宣教士是真正的高尙。那麼他來到這裏，也許對於老時計多少總有點裨益，或者受益者還不止他一人。

第四章 舵工的測量

那是席肯達爾宣佈了佈道士的來到。我正站在校門旁邊看孩子們上他們的小馬回家，祇見席肯達爾牧牛的裝束，騎着他的小野馬，緩緩地到我面前來。

「喂，」他停住馬，沒精打彩的聲調，「他歇在這裏？」

「甚麼歇在這裏，歇在那裏，是甚麼？」我一壁問他，一壁四周的回顧，我以為他說老鷹或甚麼別的飛鳥在我旁邊。

「那個討厭的天上舵工，他長得很體面，倒是個好看的小夥子——像是受不起風霜的樣子。最好不讓他們到山上去。」席肯達爾顯然是很不耐煩的。

「席，他有甚麼不對麼？」

「他不是牧師麼？我沒有甚麼事要請教牧師。不過我有事的時候，不願意去請教一個矮鷄。假使你真要帶一位牧師來，不妨將他上犬齒拔掉，將他毛尾巴裝上去。」

從席肯達爾這樣侮辱神聖的語調看來，便可知他對於穆爾是深深的失望。他永是

這樣用侮辱性的言語，這可以表示他對於無論何事的興趣何如。

總之，這位佈道士的前途。不見得光明。除了繆耳無足重輕的一家之外，沒有歡迎他的人。至於七俠會中性子暴躁的青年們，更以這牧師爲侵犯他們的人，其餘的人以他爲障礙物，老時計以爲他來到這裏，好像使他們驚慌的事一般，那麼如今據席對於他外表的批評，也不可抱樂觀。

我初次見了他，也不能保他不遭仇視。他身段瘦弱，年歲很輕，極其天真爛漫的。他那副面孔，正合天使的資格。不過他的一切，在士溫港一般粗魯的人當中，很不適宜。雖是如此，他的臉上却絲毫不會顯現懦弱。他額部高而方正，口部顯現出堅執的性格，兩眼清晰明亮——高興時發光，失意時昏暗，那副眼睛若生在婦人臉上，倒很有用處，但造物主宰使牧師有這副眼睛，我以爲非但可惜，而且是作孽。

我看他瞭望到山丘外的地方。當我走近他，他掉轉頭來，以明亮的眼光，生氣勃勃地望我。

「這裏確是華麗，」他戀慕似地說。「你們天天可以賞這美景啊！」後來他想起應

當同我說話，於是他走近我，伸手握着我說：『我知道你是校長。你知道當教員是件偉大的事麼？我原來也想當教員，可是我不能管理孩子們。他們常常要我講故事。我終於很失望。如今我另行試辦一種次好的事業，你看我這事用不着維持秩序，但我想我不見得能做一個好佈道者。我改一天，要來參觀你的學校。你的學生多麼？我以為你的事業最優異。我深願自己也有管學生的本領。』

我原想用剛強態度對待他，但他那種顯然羨慕我的態度，使我完全忘却了原意，當他不等我回答而往下說的時候，他的熱誠，他的謙遜，他清晰的雙眼，使我不得不佩服，在不知不覺中，我已津津有味地聽他談論他工作的計劃。我因為聽得入神，便約他到我茅屋裏去喝茶。但他說：

『我很愛同你去；可是你曉得拉菟爾已先與我約會了。』

他這樣看重拉菟爾，怕得罪他，幾乎使我懊惱。

『你同我一塊兒去罷，』他說。於是我也去了。

拉菟爾看見我們，在他那老氣橫秋的臉上，滿帶着特殊的笑容。舵工也同拉菟爾談

了話。

「拉菟爾，」舵工一壁走進屋裏，一壁喊着，隨即又唱一首法國式的加拿大歌曲，使這老雜種喜笑得眼淚橫流。

「你曉得，」舵工往下說，「我在馬特瓦 Matawa時，初次聽這首歌，」於是他講到遇見一位法籍加拿大筏夫的經驗，說話時，英語都很流利，那種神情，使少年時會當筏夫的拉菟爾聽得極其有滋味，甚至於忘却了自己的方向。

茶畢，我提議騎馬到郊外去欣賞落日的美景。拉菟爾破天荒的慷慨，願將自己的小馬路易借給我們。

舵工抗議說：「我不大會騎馬。」

「路易是一匹很好的馬，」拉菟爾慫恿舵工。「牠與綿羊一般安靜，很容易駕馳。」經拉菟爾這一番話，我們便借用那匹馬。

那天夜間，我以新奇的眼光看士溫港，就是以舵工的眼光。我們順着港旁的小路前進，不一會兒，已到了滿有神秘性而黑暗的涸谷口。

「上來啊，」我說，「我們必得走到山頂，方能看見日落。」

舵工猶豫地向那深谷看着問道：「有東西住在裏面麼？」

「野狗狼與鬼在裏面，」我回答他。

「有鬼麼？」舵工高興地問，「你曉得。我相信有鬼，並且我總有一天能看見鬼。」

我們又順着豪豬跑慣的小路向上爬了二哩多路，纔達到第一個山峯。在那裏，我們看見整個的太陽投身於萬山叢中，逐漸消失而不可見。我們的後面，鋪着大草原，一望無際，祇有幾處彎曲的澗谷從中橫梗着。長而偉大的影像，照在淡黃色的山面上，在那遠處邊際的灰色雲霞，已成爲深紫色。我們的前面，排列着小山，弛緩的彎成弓形，好像龐大妖怪的肩頭。小山的山峯仍是光亮，但各山谷中皆充滿了影像。這些小山外，在地平線上，反映出各種深淺不同的藍紫金黃等色。太陽雖已跳入地平線下，却遺下牠那淡紅與金色的外衣。我們站在那裏，默默無聲，欣賞那恬靜與美景，直等那西邊的金色逐漸暗淡了。於是在一切萬物之上，黑夜已鋪設牠那被星宿鑽破的藍色的天幕，從容地將牠由東拉出，遮蓋了大草原小山以及靜悄悄錯雜底紫雲霞。落日後的肅靜，充滿全世

界，而我們也緊緊地在牠掌握之中。

「聽！」舵工用細微的聲音指着那些山說。「你不聽見牠們呼吸的聲氣麼？」我看那些妖怪似的肩頭，便幻想牠們確在深呼吸，且挺高了胸部，於是我敢信牠們呼吸的聲音也聽到了。因他的聲調眼光，使我着魔似的迷離恍惚起來，那時覺得自然界的東西都生氣勃勃了。

我們回到停歇所時，很寂靜，大家一言不發，祇有我間或說幾句話，可是舵工毫不介意，甚至到了停歇所門前，他連口也不開，就這麼丟下我走了。我掉轉頭來時，覺得自己剛到一個奇特國土，遇到了奇特的人。

他這樣，如何能合士溫港人的意呢？他能使他們看見這些山呼吸？他的眼睛聲音，能使他們也着魔似的嗎？我對於他第一次的星期日佈道有些懷疑，我自己對於他勝利與否那種漠不關心的情緒的消失爲異。可惜正巧碰到足球比賽。明天我定要對幾個人說起這事。

席也許不滿意他的外觀，但，當我回到茅屋中，回憶那兩小時的與舵工同在，他竟

能使我與拉菟爾悅服，我就想起席對於舵工的測量，也許不盡然吧。

第五章 初次的戰爭

清晨誰都不會感覺與致熱烈，因為這正是心情最甯靜，神經最安穩的時候。但我決意將足球比賽延期。看起來，不至於有甚麼困難。反正這些游手好閒的人，每天都是假期。可是我一提議延期，那公爵就把眉毛聳起七八分高說：「我不懂爲甚麼要延期，」布魯斯咆哮着，發誓不肯把足球比賽延期，說他情願捨身喪命，也不願爲別人的緣故，改變他生活的體裁。其餘的人都附和公爵。

那星期日充滿不相調和的事：新與舊，東與西，（指英與加拿大）可崇敬的已往，與破壞迷信的現在相糺合，以致結果紛亂不堪。足球比賽，極其起勁，同時也富有污辱神聖的舉動。舵工站在那裏看，臉上顯出驚奇，興奮，懷疑與痛苦表示。他正在躊躇如何使自己適合環境。他生來對於四周的人事就有靈敏的感覺，面孔也很容易發紅。他們對於他素以爲神聖，重要的事絕對的漠不關心，且目無法紀地輕視，很使他不安。這一切都足以表示他們是行尸走肉，委實是雖生猶死。那麼他根據甚麼而知道他們的行爲

是錯誤的呢？原來這是他第一遭於生活上看到實際的懷疑說。書中的懷疑說不足以擾亂他，他能將不贊成的幾點錄在簿子裏。但目前盡是逼真的情境，多麼動人，多麼有趣，且很足以勾引人們。因這些人具有西方的服飾，西方式的放縱行動，引起他的幻想。他的內心交戰不已，過了幾分鐘後，我看見他走進澗谷裏去。當時足球比賽場上喧鬧到極點，因為家鄉隊的失敗全是席和柏爾的功績。

於是大家極放浪地慶祝勝利。據席對舵工說：「他們很鎮靜地領獎。」舵工的面孔仍帶着不安，憂鬱的神情，像感覺痛苦似的。當他走入人堆裏的時候，大家都寂靜屏息。他靜靜地站在那裏懷疑一會兒，便向大家熱而發紅的臉上環視，祇看見他們顯出很奇怪特刺激的態度。這麼一來，倒使他振作起來。他對拉菟爾以極清朗的聲調問道：「就是這間屋子你說可以給我用麼？」那法國人聳了一聳肩說：「沒有第二間屋子。」

舵工停了一會兒，便捧了些讚美詩本，且以很甜蜜莊重的聲調說：「先生們，拉菟爾先生已允許我用這間屋子爲宗教事務所。若你們大家能與我合作，我就不勝榮幸之至。」他就遞一本讚美詩給柏爾。柏爾很驚奇的樣子，似乎不知道那本書有甚麼用處。

其餘的人，也與柏爾一樣。祇有布魯司拒絕接受，很粗暴地回答說：「不要，不要，我要牠有甚麼用。」

佈道士滿面紅暈觸電般的立刻縮回自己的手。立在旁邊的公爵却像不期然而然的伸出手來，以很恭敬的樣子對他說：「多謝你，我極願意有一本。」

「謝謝你，」舵工一面坦然的回答，一面遞詩本給公爵。讚美詩分派完畢，大家都入座，而多數人自動的脫去帽子。正當那時，繆耳攜着他的妻子來了。

不到一會兒，公爵站起來，大眾都脫去帽子。

那佈道士站在門旁，請會衆唱「救主耶穌愛我魂」的時候，馬蹄嗒嗒的聲浪，衝破會堂中的肅靜。一匹鹿皮的小野馬由窗外疾馳而過。不一會兒。祇見老時計站在門口。他原想一直衝進會室裏，但一見大家態度極嚴肅，各人手裏拿着一本書，倒弄得他有些驚奇起來。他驚得忘却走進會室，儘站在門檻上。他莫名其妙的東張西望，使佈道士情不自禁的像孩子一般的哈哈大笑起來。會衆見他那種坦白笑容可掬的面孔，與站在門檻上那老氣橫秋的面孔，相形之下，一個個都忍不住的笑起來。老時計却不動聲色，慢吞

吞地走近拉菴爾，向他點頭致謝，因為拉菴爾給他一杯水，他便一口氣喝完。

「喂，老頭子！」柏爾喊着說，「來加入盛會。這是你的一疊紙牌，」柏爾要將自己的詩本遞給老時計。佈道士當時正站在他面前，以極恭敬和順的神情遞了一本詩給老時計，且指給他座位。

我永不能忘記那次的禮拜。據宗教的立場上看起來，可說那次的禮拜是失敗的。但雖是如此，我總以為像席很贊成的說「舵工真開始了好玩的工作，」同時也不算失敗，是很對的。第一首詩，祇有佈道士與繆耳師母兩人唱。而她的聲音極高，加以兩個男子用口吹出音調，相合起來，倒也好聽。第二首詩，唱的人就多些，以後就讀聖經中五千人得飽的事。佈道士讀完了那一段，柏爾正在聽得高興，不知不覺的叫起來說：「喂，請原諒，我要請教一會兒。」

「我請你原諒，」佈道士緊張地說。

「你已給我們一些詩歌和舞蹈，是嗎？」柏爾問。

「我不懂你是甚麼意思，」佈道士疑難地回答。

「那裏一共有多少人啊？」柏爾訊問似的問他。

「五千人。」

「多少懶人啊？」

「五個餅兩條魚，」布魯斯代佈道士回答。

「哦，原來如此！」柏爾沒精打彩地說，「這倒是我從來不曾聽見過的奇聞。」

「你說的正對，」布魯斯笑着說，「這是絕對的奇聞奇事。」

「在他並不以為奇，」佈道士沈靜地說。於是布魯斯喜笑顏開的領着大眾要他給證據，由證據又討論到哲學，罪惡的起源，意志的自由，直將佈道士吵得頭昏腦漲。繆耳師母不由得憤慨起來，恨不得同丈夫立時離開那會室。席忽地叫着說：

「喂！柏爾，把你的油嘴閉起來。布魯斯給這個人機會奏完他的音樂。」

「對阿，對阿，這纔算公道。繼續奏樂罷！」大家附和席的建議。

佈道士正在戰慄驚慌失措之際，得了這機會，便朝席感激地望了一眼，於是說：

「我知道自己有許多事是沒有智識，我也不擅長辯論。」當時祇聽見大家喊：「快

些繼續表演。」但佈道士說：「我想我們唱一首散會詩罷。」他那種率直謙遜可敬的態度，博得會衆的同情與體惜，於是大家同唱「我心靈的光」。唱畢，便是祈禱，祈禱時，他的聲調逐漸堅定，神志也恢復原狀。他所禱的話很簡單，他所求的，多半是求力量與光明。他提到要紀念「那些在家鄉的人們，因他們常想我們，爲我們祈禱，永是掛念我們，」以後就散會了。

當佈道士走出會室時，會衆們與高彩烈地評論他。席肯達爾以爲「不能說舵工不正直堅忍」；但柏爾終久保持己見，以「那故事中的野外聚餐爲奇聞奇事」。布魯斯爲消遣公爵起見，便討論關於這事的哲學與物理。但公爵却漠不關心地不願討論那自以爲奇特的事。他情願玩撲克牌，祇要布魯斯做他的對手。於是那天晚上，席與柏爾討論神道問題，其餘的人，另聚集在一處玩撲克牌。

晚上佈道士回來的時候，屋子裏祇剩下幾個人。公爵與布魯斯不斷地飲酒賭錢。布魯斯見了舵工，好像遇見了晦氣星似的，比以先更輸得利害，每輸一次，必咒罵不已。佈道士立在門口，哼「我靈魂的光」，一面朝天上觀看。不到一會兒，公爵也附和他哼

起來。布魯斯忍不住的叫道：

「喂，這裏難道是禱告會麼？」

公爵停止吟詩，朝着布魯斯看，且低聲說：「你到底怎麼哪？爲甚麼發惱啊？」

「發惱！」布魯斯喊起來。「我不懂唱讚美詩與玩撲克有甚麼連帶關係。」

「哦！我曉得了，請原諒我罷。難道我唱詩的麼？」公爵說。公爵抽了一口氣又說：「你說的不錯。布魯斯，我們停止玩罷。我覺得你神經困倦了。」公爵若無其事的將牌一把抓起，放進衣袋，便停止玩牌。布魯斯說了一句恨話，也離開牌桌，又去喝酒，以後便搖搖擺擺地上馬，不到一會兒，祇聽他騎着馬在黑暗中回去，一路上不是唱幾句詩，便發惡毒的誓。

佈道士驚恐得臉色灰白，這是他從來未曾看見過的險事。

「他能一路平安到家麼？」佈道士問公爵。

「少年人，用不着你煩心，」公爵驕傲的說，「他會照應自己的。」

舵工那雙明亮的眼睛鄭重地向公爵的臉上儘看，並且說：「不錯，我是煩心，但你

應該比我更加煩心。」

「哦！」公爵對佈道士笑着說，「我沒有在意我甚麼時候徵求了你的意見。」

「假使他遇到甚麼事，」佈道士急忙回答說，「我想我不得不歸咎於你。至少你要負大部分的責任。」

「那你存心倒不錯，」公爵仍舊笑着說。但公爵看了佈道士一眼，將頭點了幾點，一言不發的轉身走出屋外。

佈道士誠懇地旋轉身，對我說：

「他們今天下午贏了，感謝上帝，現在我知道，到底他們是錯謬，而我是對的。我不懂，我也不知道怎麼辦，但我是對的。那段聖經是實事。我覺得牠是事實。人的生活沒有他（基督），便不能生存。」我回到自己茅屋裏，那晚，我閉上眼睛，就看見那精明的雙眼，聽到那勝利的呼喊說：「我覺得牠是真實，人的生活中若沒有他，便不能生存。」同時我知道他第一次日星期的禮拜雖失敗，但我的確知道勝利正靜待着他呢。

第六章 再遇逆風

起初幾星期很使舵工難受。他既被攻擊至於失敗，這失敗的感覺使他的熱誠——那最動人的一點——因受刺激而寒心。七豪俠各照自己性之所近侮辱，蔑視，譏笑，愚弄他。布魯斯以恩人自居地袒護他；最難受的，就是繆耳一家人憐惜他。也就是爲了這個緣故，使他覺着卑低；這倒使我歡喜。我素來不愛與一個歡喜受人憐惜的人來往。

以後是席肯達爾使他恢復原狀，其實席並非有心要做這好事。事實是這樣的，那時在靠近砲臺的地方有棒球比賽之舉。比爾的不能加入很使席不高興。席喜歡比爾拋球，因爲如果獲勝，頗足使家鄉隊增光。

「叫舵工試試看，席，」一個入惡作劇地對他說。

席憂形於色地望着遠立在他對面的舵工，一手拿球，喊着問他說：

「你能參加棒球比賽麼？」

穆爾舉起兩手接球，表示自己願意參加比賽的意思。席將球輕輕一拋，轉瞬之間，

球已回到他的地方，倒使他很以爲奇。

『好，我就用他補比爾的缺罷。』席懷疑地說，於是比賽便開始了。席套上球手套，耀武揚威地在那兒等候。

『你歡喜帶皮手套打球麼？』舵工問他。

『熱得很，』席說。

舵工掉轉身，腿一跳動，球已脫手。

『打！』拋球員喊道。

『他當然知道打，』席慎重地說，但他的面孔正在表示驚訝與高興。舵工又回到他原來的位罝，拋球員又喊：

『打！』

席接住球，要作第三次的操演。這次當拋球員喊『打』之後，那使人倉皇失措的打球法與膀臂的鞭策法，又很使席驚喜。

『洞在那裏！』席喊叫着。

他們的對手（豪豬隊）也很驚訝。席先看着手中的球，後又向身段瘦小的舵工觀看。

「我倒要問你，你在那裏學的？」

「學甚麼？」穆爾天真的問。

「那訓練！」

「甚麼訓練？」

「就是玩球的訓練！你技藝的迅速！」

「哦！我在普麟斯吞（Princeton）的時候會玩過幾次。」

「真的麼？那你爲甚麼不繼續操演呢？」

他顯然覺得丟下以棒球爲職業去研究神學，是判斷力絕對的錯誤。舵工在用球棍打球上雖不甚精巧，但跑壘時却能超衆。他跑起來與鹿一樣的迅速，他也知道棒球一切的規則與玩法。他很精明，熱誠，專心致意，因此比賽到一半的時候，大家都公認他是比賽場中的健將。當他做擲球員時，豪豬隊的球員頗覺困難，甚至弄得他們精疲力竭，橫七豎八的亂打，加以觀衆的嗤笑，更使他們喪氣。豪豬隊越喪膽，席和他的九個球員

越起勁，及至比賽完畢，家鄉隊以三十七對七勝豪豬隊。球員們將舵工高舉起來，手舞足蹈的走出球場。

從那天起，穆爾在他們眼中竟與前判若兩人。他博得席與其他人們不可言喻的欽佩，因他能在得勝之際，仍維持舊有的謙遜。於是他也恢復原有的興奮神氣與他的勇氣。公爵當時未曾在場看他們的榮勝，因他向來藐視這種遊戲。布魯斯却在那裏，不過沒有參加比賽；其實他看穆爾轉瞬之間博得大眾的愛悅，委實很不自在。他對於舵工與凡關於舵工的一切，都極仇視，他也毫不隱藏地表示他的恨惡。

布魯斯的仇視舵工，在第二星期日，更明顯地表露出來。這也許是因席過分袒護舵工而引起的。比爾雖未親自看棒球比賽，但席却一五一十的報告給他聽，可是他還是保持那原來對於舵工的態度。不過比爾絲毫沒有忌才的惡意，雖是聽了席那樣稱讚舵工的話，比爾總是信任席對於棒球的評議，但他對於神道的事，却不願意降服；等到第二星期日禮拜之後，纔斷定舵工確是可欽佩的人物。這樣看來，那禮拜很是順利。各人都誠心誠意的唱詩，而於祈禱時更是不期然而然的竭恭至敬。牧師的講題也沒有可懷疑的餘

地。所講的是撒該的故事，而穆爾最擅長於述說故事。總之，這次禮拜成績很好。他形容被摺除的撒該的狀態，衆人的狡詐，與法利賽人的自恃，都批評得極透徹，頗使聽衆受感動。一句簡單的話將他們變爲山脚下境况中的牧牛人。比爾不能自己決定自己到底是像法利賽人呢，還是像撒該，但席却向布魯斯擠眉弄眼表示他是法利賽人一類的人，這當然是布魯斯所惱怒的。牧師看見了這種舉動，很機巧的指着說法利賽人就是那一類將錯處推到別人身上的人。當時比爾用手碰席的腰說：

「喂，照他這樣說。現在誰是法利賽人？」

「滾開！」席發怒的說，但他自知對於法利賽人的解釋未免不能成立。當穆爾描摹主基督在古人中的地位時，我們凡在停歇所的人，看了他那雙眼睛，聽他那種聲調，心中不無所感。他將那極偉大的人格述說得逼真，而深深的打入聽衆的心坎。席聽完之後，不知不覺的軟化了。比爾不知何所適從；那是他從未聽見過的事，但布魯斯惟有惱怒。據他看來，以這故事爲陳舊不堪，且引起他所厭惡的已往的回憶。那天晚上，他便顯示粗鹵，不停歇的飲酒直到深更纔回去，終夜咒罵不已，特別指桑馬槐的咒罵舵工——

因穆爾以靦腆的態度扶他上馬，且勸他鎮靜。

「他是沒有價值的畜生，」席安慰舵工，因舵工看布魯斯於暗中歸家之後，憂形於色的立在那裏。

「不是，不是，」舵工急忙回答說，「不是畜生，乃是弟兄。」

「弟兄，我親眷中沒有這樣的弟兄，」席蔑視地回答。

「救主很關心他的，」穆爾誠懇地說。

「快出去罷！」席說，「你不知道你自己說些甚麼。你要曉得，」席繼續說，「他自己糟蹋自己，他比你今天所說的那個醜漢更壞，無緣無故的罵人。」

但穆爾祇溫柔地答道，「對他不要太苛刻，」說了這句話，便離開那兒，剩下席與比爾討論那事，且以威士忌酒助興。討論了一個鐘頭之後，他們也消滅於那吞沒阿士力牧場的黑暗中。此後的幾次禮拜，也有同樣的效果。牧師所講的，都很簡明，抽象的事不提，祇說聖經中美好的故事，且將故事改得適合當地境况。比爾與席逐漸成爲舵工的好友；席一次曾對布魯斯說：

「看起來他不像牧師，但他說的都很動人，我敢信不久他定能博得大家的悅服。」

第七章 自由晚的末路

那時春季牧牛呼集已告結束，布魯斯沒事做，終天在停歇所裏遊手好閒地痛飲拉菀爾所釀的酒。舵工雖借許多書報雜誌給他消遣，又時時照看他，但絲毫不能糾正他遊手好閒的陋習。布魯斯頂多祇能做一天好人，可是不到一會兒，他就辯駁宗教的一切，並且痛恨凡關乎宗教的人事。布魯斯極想念公爵，因為公爵到南方去了，別人既不知道他爲甚麼一年要出門好幾趟，可是也不願意關心這事。公爵在村裏的時候，布魯斯心地就平靜，且可除去他的劣性。大家却以公爵的出門爲幸事，穆爾雖以存這種倣倣心爲恥，但公爵的出門，他也感覺快慰。

「我不能接近他，」禮拜之後，穆爾對我說，「他太機巧了，但……」穆爾似乎忍痛而言，「祇要是能補助他的事，甚麼我都願意作。」

「假使他不改除遊手好閒的陋習，」我回答說，「他就無可挽救的餘地。他不照料牧場，他的幾頭牛滿山的亂跑，他屋子裏像狗窠，而他本人也感覺無聊，煩悶之極。我

看他又是可憐又可嫌，「因他如此的自暴自棄，確是憾事。

「你太苛責他哪！」穆爾兩眼看着我說。

「苛責啊！那不是事實麼？」我紅了臉說，「你看，他還有老母在家鄉那兒。」

「不錯，可是他沒有辦法。這難道能全怪他麼？」穆爾照舊兩眼釘着我的面上說。

「不是他的錯麼？那麼是誰的錯？」

「七俠團能如何？七俠團的人能辭其咎麼？」穆爾說的聲音很低，可是頗引人注意。

「那麼，」我沒精打彩地說，「各人應當照料自己的事。」

「話是不错，可是也應當稍許關心弟兄們的事。」以後穆爾繼續說，「你們中間有誰會扶助過他？若公爵稍許肯克己一點，一年前便可將他從這種環境中提拔出來，而你也可以幫助他。你們各自圖謀自己的享樂，對他人的利益却漠不關心，因此你們彼此狼狽爲奸互相袒護，日趨下流。」

我當時不知道說什麼好，雖然以後我想起許多可答覆的話。因穆爾的聲調雖低，他那雙眼却灼灼有光，面孔紅暈得像衷心火熱一般，而我覺着自己猶如犯罪的犯人。這一

種道理，是西方（坎拿大）所從未預聞的，而又是很不容易實行的道理，因牠妨礙個人的自由，可是舵工的眼光却不易迴避，照他這主義，一個人的責任，真是無窮盡的。爲此我當時不願再想這道理的究竟。

以後兩星期中。我們慎重地思索那主義，當時七俠團預備在喜爾兩兄弟的牧場上舉行大盛會。公爵已由南方回來，臉上帶着些許愁煩的神氣，而他的笑容又比先前更含着譏誚性質。盛會將於自由的星期日舉行，——與禮拜輪流——因每隔一星期的禮拜，是舵工藉席與席的棒球隊員們所得的特權。就是爲此，使大衆對聽道的星期日與自由星期日看出絕對的差別，而造成當時的情形。席形容說，「一個星期日是魔鬼的值日，一個是舵工的值日，」又着重的說，「他成績表上還沒有甚麼分數，不過我賭，必是舵工勝利；你不信，就請看着罷。」比爾比席當心些，他要先看這兩方面的進展之後，纔敢與席賭輸贏。可是不久兩方面的進展如何，有很明顯的表示。

據社交立場看起來，在喜爾弟兄們的牧場上召集盛會大都是很順利的。好幾次的自由星期日是大眾正式要求而有的，而每次的威士忌酒啤酒皆極豐富。此外全天都有賽

跑，終夜的玩撲克牌，以及其他應時的遊戲，——如擊落正在奔跑中的鹿的角，——都是該團最以為快慰的事。某星期一早晨，我騎了馬到牧場上去，因穆爾很掛慮布魯斯，所以叫我去看他。

「我不是他們一夥的人，」他說，「你却是的。他們見了你，不會生厭。」他們的確是不歡迎他。我去的時候，他們正在喫茶點，及至見了我，大家都喊起來：

「喂，老牧師！」布魯斯喊道，「你的牧師朋友在那裏？」

「他在你所以為應當在的地方，若你有這能耐——就是在家裏。」我回覆他，因他的語氣惹了我的惱怒。

「不要這樣說話傷人，」席大聲說，因他不贊成布魯斯對於他朋友舵工的態度。

「不要躁急，」布魯斯說，「來喝杯茶罷。」

布魯斯的臉緋紅，身體搖動，且不斷的喧嚷。坐在首席的公爵，比平時更形剛硬，面孔雖慘白，身軀却很穩定。其他的人多少總表露精疲力竭的樣子，而屋內的一切事物，都表示前一夜中的野蠻生活。椅子倒在地上，破瓶碎碗狼藉滿地，地上的塵垢更不堪

設想。喜爾（弟弟）看出我臉上惡恨的神情，急忙請我原諒，他當時正在送火腿鷄蛋給伏在桌上的人喫。

「我的女僕今天因例假，所以出去了，」他鄭重地解釋。

「到公園去散步，」另一個人加上這一句。

「希望康納爾先生能原諒她的缺席，」布魯斯冷笑道，且含有最惹人發怒的神氣。

「你不要理睬他，」席說，「他着了魔。」

那天晚上，他更顯明是着了魔。布魯斯由狂笑而竟入陰沈兇暴的狀態，且時而表現神經錯亂。席雖設法安慰他，非但無濟于事，却反使他發狂，拔出身上佩帶的手槍，槍口對着席，說他自己會照顧一切，用不着席多事，同時撥動機關，將室內燈光擊滅，表示他不是威嚇。

他們大家都躲到屋角裏，祇有公爵一聲不響的立在布魯斯旁看他撥動機關。過了一會兒，公爵說：

「布魯斯讓我試試看，」他一把握住布魯斯的手。

「不可以，」布魯斯掙扎說，「我不讓一個人拿我的手槍。」

布魯斯發狂似地想把握他手的人推開，可是一切掙扎都無濟於事，於是布魯斯放聲大叫：

「快放手，快放手，否則我殺死你。」

他猛力向桌旁一退，連公爵也被拖動幾步。忽然之間一陣閃動，轟然一聲，布魯斯便倒在地上，公爵仍舊緊握住他。當他們抬起布魯斯的時候，祇見布魯斯膀臂上劇烈的創口，子彈已洞穿臂上的肌肉。我盡所知道的仔細替他包紮，設法勸他上床靜養。但他定要回家。既沒方法可止住他，公爵終於答應送他回去。於是他二人便立時離開那裏，在路上布魯斯大聲亂吵，定要獨自一人回去。

盛會的那種解散法，確很慘澹。我們回去之後，大家都感不快；而穆爾正在我屋內，等候我報告布魯斯的狀況給他聽。我無論如何皆不能使他以這事為不極重要。我說完之後，他雙眼流露焦急恐慌的狀態。

『你用不着叫我不要焦急，』穆爾說，『連你自己也急得很。我看得出來。我也覺得你是在焦急。』

『其實甚麼都瞞不住你，』我回答說，『我不過祇有一點着急，你也無須過分的憂急，使自己身體急壞了。』

『不是這樣說，』穆爾答道，『但我甚願他母親現在靠近他就好了。』

『哦！決不至於到那地步；但我希望他狀況好些。他未受槍傷之先，已是頹唐不堪。』

穆爾等我允許翌日帶他去看布魯斯，他纔回去，可是我懷疑他們的歡迎。但翌日公爵騎着他的小野馬來了，渾身出汗，甚至於溼透衣服。

『頂好快些來罷，康納爾，』公爵嚴重地說，『將你的溴化物（藥名）帶來。他昨夜與今早很覺疼痛，直到我離開那裏的時候纔入睡鄉。我怕他醒了又要發狂。酒使他受的傷更甚於槍。你要曉得酒與毒蛇一樣的毒。』

十分鐘之內，我們三人已上了路，因穆爾雖沒被請，却暗暗地告訴我他也要去。

「好，一陣去罷，」公爵漠不關心地說，「不過他不見得會認識你。」

半點鐘後，隱隱看見布魯斯茅屋的時候，公爵忽然說道：「停一停，那是鎗聲麼？」我們立在那裏細聽。又是一發槍聲，於是急忙趕馬快跑。不到一會，公爵又叫我們停住，原來那茅屋裏發出歌聲。那歌是蘇格蘭音調。

「是詩篇二十三篇，」穆爾低聲說。

到了山邊，拴好了馬，我們輕輕走到茅屋後面。從壁縫中我窺見那可怖的情形。布魯斯坐在床上，手中握着槍，旁邊且掛了一布帶子彈。他傷口的裏布，已被掀脫，滿頭滿臂都是斑斑的血跡；他眼睛表示兇橫野蠻的神氣，同時用極尖銳的聲音高誦：

「主是我的牧者，使我不致窮乏，使我躺在青草地，領我到溪水旁。」有時他停止背誦，而驚奇地低聲說，「小鬼到這兒來！」隨即撥動機關，向那已爲許多彈穿的煙囪開放。放鎗之後，又急忙背誦「主是我的牧者」。

我記憶中，沒有一件事，使我比看了那情狀更戰慄——矮小的茅屋中，紛亂得不堪設想；屋角那兒床上睡了那麼可怕的一個人，面孔與手臂盡爲血所染污，狂怒的雙眼；

不堪入耳的咒罵與朗誦，而間以槍聲。

我們站在那兒看了幾分鐘後，公爵低聲下氣地似乎是對自己說：

「這就算完了罷。從此這些孩子們不宜再有這可咒詛的放蕩生活。」

舵工却一言不發，我以爲他不作任何回覆確是聰明行動。

第八章 舵工的智力

那時情形極端危險——一個瘋子手中握着手鎗。我們明知應當立刻動手，可是從何下手？不論誰，一到那門口，便有遭槍斃的危險。『我去對他說話；你們仔細的看着他，』公爵說。

『喂，布魯斯，高聲大叫的作甚麼？』公爵高聲說。

裏面歌聲立時停止；布魯斯面孔上表示一種狡猾的神氣，一言不發的將手鎗瞄準門口。

『進來啊，』過了幾分鐘，布魯斯叫道，『進來，你是罪魔中最大的。快來，我可以送你到你的老家。來啊！難道有甚麼人拉住你麼？』

『布魯斯眼睛望着手鎗出神。我們便商議對付方法。』

『我不大喜歡爲子彈洞穿，』我說。

『我甯可死於別種方式，』公爵附和我，『他很精於鎗術。』

當時又能聽見歌聲，我由壁縫裏看見布魯斯槍口瞄準煙窗。我正看的時候，舵工已走近門口。

「快回來，」公爵說，「不要發癡！你不回來，定要被他擊斃！」

穆爾絲毫不理會，儘站在門口等待。過了一會，布魯斯又向煙窗開槍。舵工立刻跑進去，誠懇地問道：

「你打中了他麼？」

「沒有！」布魯斯失望地說，「他同鬼一樣的善於躲避，這是當然的，因你知道他就是個鬼。」

「我來捉他，」穆爾說，「用煙將他燻出去，」一面走近火爐，要打開爐門。

「停住！」布魯斯喊起來，「不要開那個門！我告訴你，裏面全是鬼。」穆爾停了一會。「並且，」布魯斯又說，「煙不能將他們燻走。」

「哦，那不要緊，」穆爾鎮靜地說，「你曉得這木料所燒的煙是他們所最不能忍受的。」

這種驅鬼術倒是布魯斯從未聽見過的，且使他信服了，因他立刻睡下去。穆爾便點着火，將茶壺放在上面，便去尋茶葉罐。

「在那邊上面，」布魯斯忘記了那些鬼，且指着櫃上陳舊的茶葉罐說。

穆爾將那茶葉罐拿下來，在手中反覆看了一回，便看着布魯斯說：「這是家鄉的土產罷？」

「是我母親的，」布魯斯沉着地說。

「這倒很像我那在巴利米拉的姑母的茶葉罐，」穆爾說。「我姑母住的是一座小石頭屋子，屋子前面滿栽着玫瑰花。」他繼續着形容自己幼年家中的景况給布魯斯聽。他的聲調具有音樂的抑揚宛轉，使得布魯斯能靜聆着聽，而除去眼中那一種兇暴的神氣。我看了一看公爵、公爵也朝我望了一望。

「喂，還不壞嗎？」停了一會，公爵說。

「我們將馬裝好，」我建議說，「目前他們不見得需要我們。」

等我們回來的時候，屋子裏已安排整齊，茶壺裏的水也煮沸，床上的衣被都整理清

楚；穆爾剛洗完布魯斯血跡斑斑的創口與頸項。

「你們來得正好，」他說，「我不喜歡打結，」指着裹布。

那天晚間，穆爾整夜的撫慰，照料這病人，一會兒低聲地唱詩給布魯斯聽，一會兒講故事給布魯斯聽，這的確是很奇特的，他能使那坐立不定的病人鎮靜。他先因受創口的疼痛，以及已往幾星期中傷神的事，所以精疲力竭。公爵那時似乎於心不安，公爵對布魯斯說了一二次話，可是布魯斯的回答，不是咒罵，便更形身心不安定。

「看他這樣，我怕他是九死一生，」公爵說。公爵那一種漠不關心的語氣，確是有些過分激動了舵工。

「他在交友上很不幸運，」舵工望着公爵說。

「一個人應當照料自己，尤其對於進行的迅速當小心，」公爵急忙回答。

「其實你很可能可以扶助他。當初你爲何不指點他呢？」穆爾的聲氣更形穩定而嚴重，且永是雙眼釘在公爵的臉上，但公爵唯一的答覆，便是聳一聳肩。

當早晨的魚肚白色射進窗口的時候，公爵由床上爬起，抖擻了一會身體，說：

「我在這裏亦不能幫忙，我晚上再來罷。」

公爵走近病床，在那兒站了幾分鐘，望着病人發熱的面孔；以後問我說：「你應該怎樣？」

「這說不來的！現在藥性還未過。他創口仍舊流血，」我回答說。

「要不要我帶些東西來？」公爵問。但我早就認識他的人品如何，所以我知道他那焦急是虛偽的。

「請砲台的醫生來罷，」我說。

公爵點了一點頭便出去了。

「吃了早飯去罷？」穆爾在門口喊他。

「謝謝你，我到砲台去吃。在那裏他們絲毫也不至於爲我損傷的，」公爵說，且冷笑了一聲。穆爾驚奇的圓睜着兩眼。

「這是甚麼意思？」穆爾問我。

「他不大高興，因爲你話中有得罪他的地方，」我回答，因我覺得穆爾稍許有些苛

責。

「難道我說的不是實情麼？」穆爾問。

「也許是實情，可是忠言逆耳——而同苦藥一般的不爲人所愛取，」我這樣說了之後，穆爾靜默一會兒，布魯斯便又要他照顧。

「那一天很是苦悶無聊。布魯斯創口的劇痛，中了血毒的體溫驟增，使他昏睡，絲毫不省人事。直到了夜晚，公爵纔從砲台回來。

「跑了七十哩路，」公爵從馬鞍上跳下來說。「醫生離這裏有十哩路。他好些麼？」我搖搖頭；公爵就領着馬去喫草。

過了一會，軍醫官已來診視布魯斯。他越看病的徵象，越感覺醫治的不易。他終於說：「你們怎麼將他弄到這般地步，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這小小的創口不至於使他情形如此的惡劣，」醫官指着創口。

「我們好像孩子受責似地站在那裏。公爵猶豫的答道：「我怕是因爲他生活太苦惱的緣故。他神經極形錯亂——總是看見東西。你曉得罷。」

『我深知道，』老醫生發怒似的說，『我很認識你，知道你那生鐵似的頭腦，簡直沒有腦系。我知道七俠團中的人，也曉得你如何引導他們。你們這些兇惡的癡子，總有一天要得報應。我早就警誡你們了。』

公爵先笑容滿面的站在醫生面前，可是立刻收了笑容，指着床上的病人。布魯斯穩定鎮靜地坐在床上，要握公爵的手。

『不要理會那老而笨的癡子，』布魯斯說，一壁握住公爵的手，一壁愛慕地望着公爵，好樣他是個女孩子一般。『是我自己的喪事——喪事啊？』布魯斯停了一會兒——『也許是的——誰料得到？——確是很不舒服——但公爵你要記着——這都是我自己的過錯——不要理會那些癡子的話，』布魯斯看着穆爾與醫生說。『我自己的錯——』聲音漸低——『我自己的錯。』

公爵彎下腰，將布魯斯安置於枕頭上說，『謝謝你，老朋友，你氣量很寬大，我永不會忘記的。你靜靜地休養一會，便可以痊愈，』公爵以自己冰冷的手摸着那火燙的頭；布魯斯滿面愛慕的樣子看着公爵。過了幾分鐘，布魯斯竟睡熟了。當時公爵抬起頭來

朝着醫生，冷酷地說：『你說的不錯，可是不逢其巧。你的病人急需你的醫治。至於我的道德，穆爾先生已引爲己任，』公爵說了這話，便向舵工一鞠躬。

『我深望他能於這委任中得有福樂，』醫生高聲大笑的說了，便轉身看躺在床上的布魯斯，因他又不省人事了。

『那天的徹夜不眠好像可怕的夢魘一般，使我好幾個月不能忘記。穆爾在地板上睡熟了。公爵不知到那裏去了。我和醫生兩個看守病人。布魯斯整夜的發夢嚙，一時唱歌，一時唱詩篇，不咒他自己的牛，便罵玩撲克牌時他的對手，及至神經稍定，他便述說自己童年時的家鄉風景，以及童年的朋友們。簡直沒有減低他體溫的方法。醫生的診治，徒勞而無功，可是醫生常說：『像這麼一點小創傷，不至於引起如此高的寒熱，』且加上幾句咒罵公爵和七俠團的話。

『你不至於以他爲不可治愈的罷？』我問醫生，因他在咒罵。

『他應當可以得痊愈，』醫生不耐煩地回答，『但我深信，』他又特意加上一句，『他不得不去。』室中寂靜了一會。這在我看確是不可能的。兩天前精神飽滿的人如今

向死路上走。當時我想到他的家鄉；他母親所寫給他那充滿了疼愛的信——他常念給我聽；他在這裏的放蕩生活。

「他能活多少時候？」我問醫生，我的嘴脣已僵硬麻木，

「也許二十四小時，也許長一點。他不能使血中的毒素排出，」醫生說。

那老醫生真是個先知，經過了第二天的神志不清之後，布魯斯便入昏睡狀態，整夜都是那樣。

終於到了轉變時期。當曙光由大草原的邊緣與東方山頂上透露時，布魯斯張開眼睛朝我們看。醫生早已走了；公爵還沒回來；祇有穆爾同我在那裏。布魯斯目不轉睛的向我們看了一會，審察我們的面孔；忽然之間，他眼中好像現出希奇的神氣。

「真的到了麼？」布魯斯有氣無力地驚訝的問，「你確信我應當去了嗎？」

「布魯斯那種懇求的聲音，和他張得極大的眼睛中所表示的默想，戀慕以及驚奇，使我和穆爾見了委實心酸。穆爾走到我背後，我聽他好像嬰孩哭泣一般。布魯斯也聽見穆爾的哭聲。」

『那是舵工麼？』布魯斯問道。穆爾立時擦乾眼淚，振作自己，走到床的那一邊，低頭望着布魯斯笑。

『是你說我要死了嗎？』布魯斯懇求似地問穆爾。我渾身歡喜得觸電似地敬慕舵工，對布魯斯以極和悅清晰的聲音答道：『布魯斯他們是這樣說；但你不要害怕，好嗎？』布魯斯釘着穆爾看了一會兒，猶豫沈沈地回答說：『我不怕，不過我歡喜多活一些時候。我一生糊塗的度過，深願能從頭再過。』說到這裏停了一會，他嘴唇抖戰着。『你曉得我母親還在，』布魯斯道歉似地加上幾句，『金母也在。』金母是他頂小的弟弟，也就是他最知己的人。『布魯斯，是的。我知道。但他們不久也是要去的，而且那是一個很好的地方。』我回答布魯斯說。

『我相信那是不錯的，一切都相信——永遠是相信的——我講話却含有戲弄的心意——你原諒我嗎？』布魯斯回答說。

『不，不要這樣，』穆爾急忙很慘痛地說。布魯斯發出一陣微笑，便閉上眼睛說：『我疲倦了。』但不到一會兒工夫，布魯斯忽然張開眼睛。『甚麼事啊？』穆爾笑着問

布魯斯。

「要着公爵，」布魯斯嘴唇極可憐地抖戰着說。

「公爵就要來了，」穆爾很有把握地回答，至於他怎麼知道公爵要來，我就不待而知。正在穆爾說話的時候，我看見公爵的馬由窗外疾馳而過。布魯斯聽見馬蹄聲，不禁微笑，張開眼睛等待着。公爵走進屋子的時候，布魯斯眼目所流露的欣喜，直打入我的心坎。公爵當時極整潔鎮靜，像清晨一般的新鮮。

他們兩人各不發言，布魯斯兩手緊握住公爵的手。這時布魯斯已迅速的逐漸衰弱。我給布魯斯一些白蘭地酒喝了之後；他似乎加增了一點氣力。

「我眼見就要死了，公爵，」布魯斯低聲說，「你應許我，你不要歸咎於自己。」

「老朋友，這個我不能，」公爵說時，不由得戰慄起來。

「你的堅硬是我所望塵莫及的，而你並未想到，是嗎？」那種衰弱的聲音中充滿了愛慕的語氣。

「不，不是！上帝知道，」公爵急忙說。

屋內寂靜了一會，布魯斯又張開眼睛，低聲說：『要舵工。』

穆爾走到布魯斯面前。

『讀浪子回頭的故事，』布魯斯有氣無力地說。穆爾以極清晰動人的聲音念了那一段故事給我們聽。

布魯斯最後看着我，叫我到他面前。我曲着腰，祇聽布魯斯衰弱地說：『把我外衣口袋裏的信拿來。』

我將布魯斯的母親最近寫給布魯斯的信拿給布魯斯。布魯斯朝信封仔細的看了一會，便遞還我，低聲說：『讀罷。』

我一打開信，看到『我的寶貝大衛』，便吞結聲嘶，讀不下去。穆爾從我手中將信拿去。公爵正站起身來，以目示意，叫我同他出去。可是布魯斯做手勢，叫他坐在屋子裏，於是公爵點點頭坐下，穆爾便開始讀信。

穆爾的聲音原很清晰而穩定，等到讀到末尾幾行，也泣不成聲的讀道：『再者，大衛我兒，不論你甚麼時候有歸家的心意，記着家裏的門永是大開着。我們靜待你歸家的

喜信，因你的歸來足使全家歡樂。」

布魯斯靜躺着，從他緊閉的雙眼中流出珍珠般大的眼淚，淌到兩鬢旁。這幾滴眼淚，是他對於母親偉大純潔愛心最後的辭別贈品。

布魯斯從穆爾手裏取去那信，很費力似地將牠貼近嘴唇；一手摸着打開的聖經，氣喘地說：「這——很對——其實——沒有可怕的地方——是嗎？」

「沒有，沒有！」穆爾和顏悅色有把握似地回答，可是眼淚已不住的流下。「你無須恐懼，那裏總是很歡迎你的，」穆爾說。

布魯斯看了我一看。我彎下腰，布魯斯對我說：「你告訴她」——布魯斯的聲音消失了。

「要我告訴她甚麼？」我問布魯斯。可是布魯斯永沒有答覆我。布魯斯一隻手慢慢地移動，直到摸着公爵的頭。公爵抬着頭朝他看了一會，便做了一樁在我以為可赦罪的美舉。公爵低下頭先親那灰白色的嘴唇，又吻他的頭額。當時布魯斯眼睛又恢復了光明，微微的一笑，就此度到那世外的大境界中去了。那早晨的美景，全新鮮的空氣，六月

裏的玫瑰香氣由山尖吹過來，從窗外吹入死者含笑的臉上。這一切極合當時的情景。這一些景象都是由早晨的境地來的。

公爵當時又做了一件美好的事，他在死者臥床的那邊伸過手來握住舵工。『穆爾先生，』公爵很虔敬地說，『你是個勇敢有德行的人；我求你饒恕我已往一切的粗暴和無理。』

但穆爾却拉着他的手，搖搖頭，斷續地說：『不要這樣——我忍受不住了。』

公爵苦笑說：『七俠團從此不得再有集會。』

他們以後集會是有的，不過每次皆以舵工爲主席，不再爲玩撲克牌而聚集。

第九章 冠文

到山脚下的村莊中不久，就開始聽到關於冠文的事。他們對於她各有可說的事。雖詳情不多，可是所留下的印象却活靈活現。她住的地方離文化的中心士溫港很遠，猶如拉菴爾的地方一般在遠山中，附近鬼湖 (Devil's Lake) 居住。她從來不冒昧地遠離她父親的牧場。但有些人却看見過她，且發生好多關於她的意見。

「她像甚麼樣啊？」某天我問比爾，要看他如何形容她。

「像甚麼樣！她可怕的很。」比爾說。

「但她像甚麼呢？」我不耐煩地問。

「像甚麼啊？」比爾想了一會兒，朝四周圍一望，似乎要找一樣像她的東西，可以

比爾，以後答道：「我不曉得。」

「不曉得？你是甚麼意思？難道你沒有見過她？」我問。

「見是見過的！但她甚麼都不像，」比爾說。

比爾終於斷定了這一層。

我又想了一個方法。

「那麼，她頭髮甚麼顏色？我想她頭髮總有罷？」我說。

「頭髮！哦，有一點，」比爾一面覺得我的說話不恭敬，一面好像否認我的建議說，「好幾碼長——紅顏色！」

「胡說！」席反對說，「紅的——不見得比我的紅！」

比爾對於席的頭髮常加批評。

「你自己說，你頭上的毛到底是甚麼顏色？」比爾慎重地問。

「與你無關，總之，不是紅的，」席回答。

「紅啊！到底不能說是紅的，」比爾說，「席，你頭髮並不紅，不要讓你的親戚們說牠是紅的。不是紅的！」比爾忽然立起身，像要出去似的。「也許牠是藍的，或淺藍色，或紫色，但紅——！」他深深喘一口氣，望着老友席，好像正在很有趣的研究他的樣子，不過不說出來就是了。他也不能繼續他原有的推論。

但席絲毫不理會他朋友的話，祇高興地提起原先的題目。

「她能騎馬——比爾，是嗎？」比爾點一點頭。她能將牛捆在一起，比牧場上牧牛的孩子們更會牽動牛。」

「她多麼大啊？」

「多麼大？她不過是一個孩子！不是她大小的關係，乃是她有那膽量。你從來未見過像她那樣頭腦冷靜的人。比爾，她是不是？」比爾又點點頭。

「比爾，你記得她那天丟了牡犢的事嗎？」席繼續說。

「那是怎麼一回事？」我問，一心要聽趣事。

「沒有事，」比爾說。

「沒有事啊！」席反駁說，「好大的沒有事。」

「到底甚麼事？」我催促着問。

「哦，比爾在梅列笛斯牧牛呼集的時候，鬧了大笑話，但他不肯說。你看，他害臊呢！」席露着牙齒笑。

「你真不知甚麼時候該說甚麼話，」比爾討厭的神氣說。席便停止述說。所以我始終未明瞭那段事的詳情。但從大家言談之中，我探聽到比爾當不顧自己的性命將公爵從狂牛蹄下拖出的時候，冠文以極鎮靜的態度，乘着她的野馬，發了兩槍，打中那牛頭，纔將他兩人救出險境，也許救了他們的性命，因那時其餘的牛羣都向他們面前直擁而來。比爾當然不願提起這事。一個西方的人，能毫不猶豫地告訴人自己能幹的事，而對於這一類的事，却輕易不談。

此外席對於冠文祇提到她的性情，在不得已時，也會激烈得像火焰一般。

「比爾你記得嗎？」

比爾當然「記得。」

「她豈沒有迅速的割傷他麼？也是他該得的報應。」

「她怎麼弄的？」

「她用馬鞭很重的抽他的臉。」

「爲甚麼呢？」

「因為他打了她的印地安人佐。」

以後我纔知道佐是達克的兒子，也就是冠文家最忠誠的僕人。

「她不是個冰箱啊！」

「對哪，」比爾說，「她也有些躁急。」

他怕人注意他為冠文掩飾，遂加添幾句，「但她人很好！她很合我的意。」

公爵告訴我論到她另一種性格。

「她是個很奇特的孩子，」有一天他說。「野性，活潑，靦腆得像山犬一般，但極其有膽量，而心中充滿了和平慈愛。梅列笛斯老時計却一向將她藏在山中。她除了他之外，一天到晚祇看到達克的親眷們黑脚，而這達克事奉她像事奉女神一般，極其放縱她。她懂他們的話語，也知道他們的生活——因她有時與他們同住幾天。」

「甚麼！同達克的親眷黑脚們在一起？」

「達克佐當然也與她同去。就是沒有他二人，也無關緊要，因為她好像四周有衛隊一般，不過她久已不再到他們中間去了。」

「那麼她在家裏嗎？」我問他，「她曾受過教育嗎？她能識字，能寫字嗎？」

「她不能。她能做自己的衣裳，拿鹿皮作鞋，作腳套子。她會洗衣燒飯，不過要看她高興不高興。她對於飛禽，走獸，花草，樹木等事倒知道不少；可是——教育！她就談不上。」

「那是多麼可惜！」我說，「她多大哪？」

「哦，祇是個孩子，十四五歲的樣子；但在許多事上却是少年老成。」

「她父親竟讓她這樣？難道他管不住她？」

「管她！」公爵極端驚訝的說，「你真不知道她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一個孩子。誰還能管她！你等着看她那種驕傲的樣子，把頭向後一擺，吩咐佐做事的態度，你就不會再想到「管」字用在冠文身上了。她那種傲驕的神氣不下于公主。公主我也曾經見過，不過像她這位公主的架子，我倒少見。」

「她父親怎麼能忍受她的胡鬧？」我又問，因我從公爵的話語中仍沒有得着真相。

「她父親祇跟在她背後寵她，隨她愛怎樣便怎樣，事事都伺候她，連她的狗也許要

他照顧，因為牠們像她性命一樣的寶貴。但……」公爵說到這裏，抽了一口氣，又加上這幾句，「像你說的，這實在是可惜。她應當知道文明的禮貌，因她是生于文化的時代，而脫不了這趨向的。」公爵靜了幾分鐘，猶豫地又說：「還有，她是教外人；你曉得，她從來未見過禱告書。」

我想大概是由於受了公爵的影響，老時計所以終於聘請我每星期到他牧場一次，去教他女兒冠文讀書，習禮。

開始的豫兆便不吉祥！老時計已詳細告訴我那羊腸曲徑當如何走，方能到他與我約會的所在。那小路繞着士温港，一端彎彎曲曲的直達到下面極深極狹的澗谷，一端直向山坡循環而上，盡頭處便是寬闊的山谷；而這山谷漸遠漸狹，盡頭處便是深溪，溪的兩旁，豎立着參差不齊的岩石上，滋長着野草以及各種藤根，盡爲溪水濺濕，因爲亮晶晶的岩石後面流着無數的小溪。這深溪是個不可思議的所在，關於牠，有許多鬼怪的故事，由往時的黑脚們留傳到如今。直到那時，沒有一個黑脚的人，當月亮已躲入西邊山脚下之後，敢走到那四面幽暗有軟泥燦然的深溪而不畏懼的。但陽光普照的時候，那深溪

倒不是一個壞地方，很涼爽而且幽靜，我就在那兒等老時計；可是等到日落西山，還不見他的踪跡。

那小路由溪口外向上便是一片草原，左面鋪張於山岳上，右面直達鬼湖的幾條支流。有陽光的時候，那湖面如寶石一般，發出各色光彩，較遠的一面，因松樹的影子，成爲黑色，中央深藍紫色，較近的地方，有綠柱石的各色寶光，直射到白色多沙的湖濱。在那前面，盡是牧人的屋宇，建造在較高的一塊地上，四周圍繞着鞏固的木樁做成的木棚。這就是那公主的宮殿。我騎着馬一直到大門洞開的所在，再掉轉身向下望那極幽美的湖，燦然發光，且四散着形形色色的光彩。忽然一陣奇聲怪叫，嚇得我的馬將後面兩隻蹄子一蹶，飛也似的跳起來，將我拋在地上之後，竟直向小路上飛奔，當我倒在地上的時候，兩隻極大的狗，由我身邊擦過，飛也似的去追牠。正在驚嚇之下，祇聽見有人哈哈大笑，聲音雖尖銳，倒很悅耳。我掉轉頭來一看，原來是我的女門生，站在一匹花馬前頭。手裏拿着馬鞭。我急忙爬起，大概很不以爲然地說：『你笑甚麼？你爲甚麼不喚你的狗回來？不知道牠們將我的小馬趕到那裏去了。』

她抬着頭將披散在滿面的頭髮向後一擺，輕視地看着我說：「牠們要咬死牠。」

「若是一樣，」我說，因我很發怒，「我也要牠們死，」從腰帶抽出我的手槍。

「若是這樣，」她說；這時候，我初次注意她的眼睛是深藍色，四周灰色，「我就殺你。」她拔出一枝破舊不堪的鎗。從她臉上的神氣，我看牠確是說得到做得到的。我立刻改換了手段，因為我很爲我那匹馬擔憂，於是我笑嘻嘻地說：

「難道你真不能喚牠們回來麼？難道他們不服從你的吩咐？」

她立時改變了臉色說：「那匹小馬是你自己的嗎？你確是很愛牠嗎？」

「很愛牠！」我說，顯出很捨不得那匹馬的神氣。

她跳上馬背，立時趕上那條小路。那時小馬正在山坡上來回地奔跑，有時像個野兔兒似地縮成一團，怕跌到深溪裏去。牠看見那兩個惡毒的小畜生一聲不響的追趕牠，不由己的極其恐慌而發狂。

那姑娘在馬背上尖銳地叫：「狼，下來！鹿，回來！」但牠們祇顧跑，不理睬主人的呼喚，因那小馬繞着兩隻狗的主人的花馬跑。牠們將近追到的時候，那姑娘便趕着馬

去止住兩隻狗的追逐小馬，一邊放長手中的繩索。當那小馬跑近花馬的時候，花馬便停止奔馳；那靠近的一條雄狗立時跳到小馬身前，要咬她的喉管。幸虧在牠跳的當兒，那姑娘的繩索向牠頭上一摔；就套住那雄狗的頸項，轉瞬之間，牠已躺在草原上，雌狗看了雄狗這樣，不由得向後望了一望，也停止追趕。但是那姑娘盛怒之下，祇管鞭打那隻狗。我看了委實於心不忍，勸她不要再打。

「牠們若不聽我的吩咐，我就要牠們的命！我定規要打死牠們！」她一壁蹀足，一壁說。

「不如拿槍擊死牠們罷，」我建議，且抽出手槍。

她立刻俯伏在那呻吟哀號的狗身上，叫起來道：「你敢！你敢！」以後便放聲大哭。

「你這壞鹿！你這又可憐又可恨的鹿！但，確怪你自己不好，你也明曉得怪你自己！」她這樣抱着鹿的頸項哭訴，把鹿弄得喜形於色地看着她；狼站在旁邊狂吠起來，好像表示自己也應當受擁抱，和安慰似的。她與這兩條狗，真是情投意合，她是個愛與恨都走極端的姑娘。

忽然間冠文起站來，含羞地提醒我說：「牠們總是很聽我的吩咐。牠們是屬於我的，但祇要是未曾見過的人或物進這大門，牠們就要咬他。這是我許可牠們的。」

「這倒是異想天開。」

「甚麼啊？」

「這樣，對於陌生人不是很危險嗎？」

「哦，但從來沒有陌生人獨自到這裏來過，除了公爵。我養牠們，就是防備狼來侵害。」

「公爵到這兒來麼？」

「是的！」她目光灼灼的說，「他是我的好友。他稱我是他的公主。他教我說話，講故事給我聽。哦，都是些希奇神妙的故事。」

我驚訝地望着她的面孔，充滿了天真的態度，再回想到前幾分鐘她的面孔，威嚇着要殺我，以及鞭打狗的時候的凶暴，確是不可思議。

我們一壁走回大門裏，我一壁讓她說公爵的事。且窺視她的神色。她不算美貌，面

孔太瘦，嘴又太大。可是她的牙齒却齊正潔白，深藍的眼睛，灰色的邊緣，看起來直視不轉，在愛與恨的時候，各有真實勇敢的目光。她的頭髮是她全身最精美的部分，是紅色的——席雖否認——可是具有很奇妙不可言喻的光彩。當她騎着馬經過草原的時候，在那一種光線之下，她的頭髮放出紫色。這的確是迷惑人的顏色，很像冠文的性格。

她將花馬交給了佐，站在門口歡迎我；她那種尊嚴雅致的神氣，使我覺得公爵稱她公主，並不與事實相反。

開了大門便是起居室，房間很長，天花板很低，木樁做的牆却粉刷得潔白美觀。桌椅與凳子都是自己製的。地板上鋪着極珍貴的狼皮熊皮牡牛皮與山羊皮。牆上掛着鹿與山羊的角，鷹翅與一美麗的水鳥爲裝飾品。這在冠文很以爲榮譽，因爲都是她親自所獵獲的。屋內的一端便是壁爐，四周仍是夏日的裝飾，滿目都是野花與各式的奇草。另一端有門，通裏面一間精緻小房間，那房間裏面盡是些古玩。屋內的一切，都極整齊清潔。桌子上面與屋角，滿插着由深溪採來的花草。那屋子不能不算奇特，內裏藏着各種與衆不同的物件，可是很合這以禮貌招待我的這位姑娘的性格。

第十章 冠文初次的祈禱

我開始教冠文讀書的時候，很是猶豫而且恐慌，我雖明知她將給我無窮的困難，却仍舊願意做她的教師。因為冠文雖夙具野性，可是她性格高傲，使我像其他的人一般，不得不做她的奴隸。

她每天的功課，有時熟讀得一字不遺，有時就絕對不讀，完全看她的高興不高興。她極迅速地學會了認字，因為她要深刻地了解關於公爵所講的各種驚人的故事。她很不喜歡寫字，其實也沒有人與她通信，何必彎了手指，去一筆一畫的學寫字呢？但她對於算學，確極神祕，毫不感困難地學會了。因為他們賣牛的時候，很用得着算學，免得爹爹受人欺詐。她對於求學的觀念，完全注重應用，祇要是目前不需要的學識，她便不耐煩去學習。在那年冬季，因為她的高傲與任性，我很為所窘。若她有甚麼不對的地方，在她父親前告訴，那是毫無功效的；她祇將那長而瘦的臂膊，抱住他的頸項，紅頭髮披垂在他的頭上，那老頭子的威嚴就消失殆盡。公爵倒能指使她。她因為討公爵的歡喜，

有時也肯勉強寫一小時的字，但公爵的感化力有限的很。

「我何必！」有一天，她說，因為公爵勸她用功讀書；她並且說，「難道我必須讀書嗎？」她說到「我」字的時候，聲音特別嚴重些。同時，她很驕傲地將頭向後一仰，直望着公爵，問道：「爲甚麼呢？」公爵看着她，笑了一會兒，纔慎重地說：

「我也不知道究竟爲甚麼，」隨卽轉身而去。她立刻跑到他面前，拉住他的手臂，極富於情感地叫着說：

「你不准這樣待我，你也不可這樣不理我就走了。」

「這是多麼好的公主，」公爵顯出欽佩的樣式說，「她總有一天會成名人的！」公爵又笑着說：「冠文，我會對你無禮嗎？那麼，請你原諒。」轉瞬之間，公主怒氣消失殆盡，她看公爵的神氣，似乎是五體投地的崇拜他。可是公主不願示弱，祇軟化式地望了公爵一眼，就去做以前所不願意做的事。這是舵工到士溫港以後發生的事。當天晚上，公爵同我騎着馬回去的時候，公爵沈思了一會兒，猶豫地說：「這可憐的孩子，當有一點宗教的知識；否則她成人之後，純粹像惡魔。假使你能帶舵工來，也許他能幫一

點忙。婦女們很需要這一類的事，因為宗教可以使她們人格高尚。」

「她肯要他來嗎？」我問公爵。

「那倒是一個問題，」公爵懷疑地回答說，「不過你可以建議給她。」

我很不自然地對於公主建議這事，並且告訴她這是公爵的意思。

「哦！公爵說，他能使我變好。」公主喊着說。「我決不要他。我不但恨他，我連你也恨！」於是那一天，公主一概不理會讀書的事，等到見了公爵，第一句話便是「我決意不要你那老舵工，我也不要做好人，連——連你自己也想他不是一個好人。」公爵聽到末了一句話，不由得圓睜着雙眼說：

「你怎麼曉得？我從沒有說過。」

「你有一天，在爹爹面前笑他。」

「我笑他的嗎？」公爵沈重地說，「那麼，我很願意你知道我現在已經改變了。他是一個良善勇敢的人。」

「他從馬身上跌下來，」公主很藐視地說。

「我想他現在好像站在馬身上，也不會跌倒，」公爵笑着回答說。

「還有，」公主繼續說，「他不過是一個孩子；這是比爾告訴我的。」

「也許他現在應當更老成一點，」公爵說，「可是他在這一層上，確是日有進步。」

「不管怎樣，」公主顯出決意的神氣說，「他不可到這兒來。」

但是舵工確到這兒來，並且還是公主親自護送來的，這是八月中的某險惡的晚間所發生的事。

「我在港上尋着他，」公主報告給衆人聽；舵工渾身透濕，滿面慚愧的神氣走進屋裏。

「我想，我也許可以渡過，」舵工慚愧地說，「因為我的馬路易已經站起來。」

「不，你不至於，」公主抗議說。「到這時候，恐怕你已經沈到深溪底下，你應當感激我。」

「我極感激你，」舵工急忙說，「很感激！可是，」他又加上一句，因為不願意就

此結束爭論，「以前我也渡過士温港。」

「不是河水氾濫的時候。」

「是河水氾濫的時候，水漲得比這次還高呢。」

「但兩岸不是岩石。」

「恐怕不是！」舵工猶豫地說。

「我說的對罷，若不是我的長繩索，你就淹死了！」公主像得着勝利的樣子叫道。

關於這一點，舵工懷疑地勉強承認。

他們性格上，誠懇和幻想，感覺等事，很是相同。當老時計回來的時候，冠文竟以獲勝的態度介紹舵工，且說述她自己如何用長繩救了他，怎樣掙扎着他不至於淹死；好在那時舵工已表示感激的態度，因此冠文也不再與舵工計較。老時計倒弄得不知所措，因為他不欲使冠文不悅，同時又不甘心對他這位客人以禮相待。舵工立時看出老時計的神情，於是喝完了茶，便向大家告辭。冠文却現出失望的樣子。

「爹爹。你請他多等一會兒，」冠文低聲說。可是那種冷冷淡淡的態度，更催促舵

工立起身來，離開那屋子。

「眼前就要有大風暴雨，」冠文說，「並且，」表示得意的氣概，「你不能渡過士溫港。」

這麼一來，舵工更拿定注意要走，無論老時計如何的誠懇，也不能留住他。

我們都跟他到港上去，看他過河；冠文也帶着她的花馬同去。港裏的水已漲到兩岸，中部的湍流更形洶涌。路易先發一陣嘶聲，不願前進，但至終跳到水裏。牠無所畏懼地游泳，可是游到河的中部，水流更急，使牠不得已地向旁邊一側，舵工便跌下水去。可是舵工却永不使頭部入水，他一面拉住纜繩，一面催促路易前進。及至到過半港的時候，路易找不出上岸的方法，便游到另一端去。兩岸比水高出甚多，牠見了這樣情形，不由得喪膽起來。

「讓牠向下再游一些！」冠文喊着說，因她又是焦急又是高興；同時她趕自己的花馬順着溪邊向下走去，直到一塊與水並齊的岩石上。她隨即把長繩一摔，正套住路易的頸項與腳蹬，她緊緊的拉住纜索，直等那將淹死的馬慢慢的背着舵工上岸。

「這委實是微倖！」冠文幾乎流淚的神氣說，「你看，你不能過去罷。」

舵工趑趄地立起身來，走近冠文身邊，哮喘着說：

「我能！」立時轉身而去。她叫了一聲，便跳到她面前，一把拉住他，將他拉在地下。過了幾分鐘，他才恍惚的朝四周一看。

「路易在那裏？」他望着那盛漲的溪水說。

「牠很平安的，」她回答說；「但你必須走進屋子裏去，因為眼前就會有暴雨。」

可是舵工似乎有甚麼邪氣附在身上一般。

「不，我一定要渡過去，」他站起身來說。

冠文很是爲難，不知道如何是好。

「可是你的馬，」她機靈地掉轉了話頭，「已精疲力竭。」

這時，老時計也附和着誠懇地勸他等暴風雨過了再走不遲。於是舵工又向溪水望了一望，這纔轉身走進屋子裏去。

當然我知道將有如何的結果。還未到天黑，他已博得那全家人的歡欣。他換了乾衣

裳之後，便跑到那十年沒有人開過的風琴那裏，揭開了琴蓋，就彈起歌曲來。他一面彈，一面唱，唱了再唱。老時計聽得出神，眉頭的綉紋也舒展了許多。及至他唱到愛爾蘭的歌寂靜之夜“Oh in the Silly Night”的時候，老時計抽了一口氣，呻吟着對我說：

「那是冠文母親最愛的歌，」而自從那時起，舵工深得他的歡欣。唱了「近乎我主我父」以後，舵工便坦率地說：「我們祈禱，好不好？」他望着冠文，可是她無所謂的樣子先看他，以後又看父親如何。

「爹爹，他說甚麼？」

那老人的臉上，現出紅暈而可憐的神氣說：

「先生，可以。這地方多少年來都未有過這事，而我們家裏更是如此。」他慢慢的站起身來，到裏面的一間房裏去，拿了一部聖經出來。

「這是冠文母親的，」他很有所感觸地低聲說，「我把她葬在外面的松樹下的那一天便將它鎖在她箱子裏。」

舵工看着別處，立起身來，恭恭敬敬的從他手裏拿過聖經，便和顏悅色的說：

「那一天你必是很傷心的，不過爲她——」他停了一停說，「你並未抱怨罷？」

「現在不抱怨了，不過當時却不能不抱怨！我很愛她，我們都深需要她，」老時計情不自禁的老淚縱橫。

舵工愛憐他的樣式雙手撫在他肩頭上，好像他是自己的父親一般，又以清晰悅耳的聲調說，「有一天你也要到她那裏去。」

冠文見這景况，驚訝恐懼的樣子睜着眼睛。她自從在某一天的父親慘痛欲絕以後，並未再看見他流過淚，那一天是她永遠不能遺忘的一天，她父親祇管長跪在面色慘白躺在牀上的母親旁邊痛哭，毫不關心她，直等她爬到母親身上大聲叫醒了母親。他隨即將她擁抱起來，以頭貼在她身上哀哭。今晚她覺着似乎是發生了同樣的事。她跑到父親旁邊站着，以手摸他灰白的頭髮說：

「爹爹，他說了甚麼話？他把你弄哭了嗎？」她挑釁的樣子望着舵工。

「不是的，孩子，」那老人急忙說：「坐下來聽罷！」

當外面狂風怒號的時候，我們三人坐在屋子裏聽那古時一段不可言喻關於愛的事，每一個字都像音樂一般，打入我們的耳鼓，老時計一面聽，一面望着遠處，似有所感，而冠文則聽得極其出神。

「爹爹，這是神話嗎？」舵工讀完那段事之後，她說：「這不是真事情罷？」她那懇求式的聲音，委實使老時計忍受不了。

「孩子，這是真事，」他斷斷續續的說，「上帝原諒我罷！」

「當然這是真事，」舵工急忙說，「明天我將所有的讀給你聽。這是一段美好的故事！」

「不！」她強迫的樣子說，「今天晚上讀罷。現在就讀！快些！」她蹣跚着腳說，「你聽見沒有？」

舵工希奇的看着她，以後掉轉身問那老人說：「我可再往下念嗎？」

老時計祇點點頭，於是舵工又念給我們聽。當他念到那克己的服務，無限的愛心的時候，冠文臉上的驚訝，奇異，委實不可言狀；她一會兒問我，一會兒誠懇的問她父親

說：「也是真的嗎？」「這一切都是真的，」使得我不能不急忙的回答她。我很以自己能固守着原有的信仰，以及證實給她爲樂。舵工一面念，一面感覺這段事對他更形熟悉，可是幾個聽的人中，有一位却覺着新奇，他的臉上光彩煥發，兩眼很是出神，那晚他不但自己看見，且使我看見我以先所未見過而以後所不能再見的事。他使得那四福音中的偉人活現在我們眼前，且在我們中間運行。他使我們能見主摸瞎子的眼睛，聽見主講奇妙的道理，感覺到那一羣人爭先恐後的要挨近主。

舵工忽然停止，他翻了幾頁又說：「主領他們一直到伯大尼，舉手祝福他們。當主祝福他們的時候，有一朵雲彩將主接去，因此他們更看不見他了。」屋子裏寂靜了幾分鐘。冠文纔說：

「主到那裏去呢？」

「升天去了，」舵工簡單的回答說。

「那就是母親如今所在的地方，」她對父親說。她父親點了一點頭。

「主曉得母親在那裏嗎？」她問。老時計滿臉現出愁苦的神氣。

「主當然知道，」舵工說：「她一天到晚都能看見主。」

「噯呀！爹爹！」她喊着說：「那不是很好嗎？」

但那老人祇兩手遮着臉呻吟不止。

「對哪！」舵工繼續說：「主也看見我們，聽見我們說話，也知道我們的意念。」她眼中又表示驚奇恐懼的神氣，可是一言不發。那天晚上的經歷，使她以新的眼光觀看世界。這世界已不再是她已往的樣式。我看了她那神情，竟感覺奇特，當我們三個人跪下祈禱的時候，她不知所措地站着看我們，隨即跪在父親身旁，雙手抱着他的頸項，聽禱告主的字句。我們雖看不見主，可是我們覺着凡呼籲主的人，主總是接近他的。

那是冠文初次的祈禱，她當時於禱告無份，因她滿心都覺得奇異與神妙；但不久將有一天，她將傾心流淚的呼籲。以後果有那一天，不過在此還提不到。

第十一章 冠文的詰難

冠文無疑地是任性的孩子，而舵工說她會執拗與惡作劇。甚至比爾與席也這樣說，這當然稍許減却他們對於她的羨慕。她與野外的環境接觸，經十四年之久。牧場上的牛，野鹿般的山犬兔子狼等等，都是她的伴侶，也是她的教師。從這一切，她學習了野蠻的生活方式。山脚下的鄉村，峯巒起伏的草原，就是她的家。她專心愛那地方以及那地方上一切的生物，她祇懂這種的愛。每逢夏天的時候，她整天騎着馬獨自在牧場上遊蕩，有時同父親，或與佐，最好是和公爵在一起。公爵是她的英雄，她的朋友。爲這一切，她養成強硬自信無所畏懼與牧場上的小野牛一般的野性。

她本不是一個美貌的女子。因風吹，雨淋，陽光曝曬，弄得她的臉色不成樣子，可是她的紅頭髮確是她的榮譽；牠的顏色金紅，稍帶紫色。她蔚藍色的眼睛鑲着灰色邊緣，從眼睛裏放出光輝，有時像鋼鐵，有時像星一般明亮，純依她的心情而定——她那愛爾蘭式，熱誠，深入的雙眼，很逗引人們的注意。

當然，一切的一切，都促使她任性行動。蓬克和他的兒子佐根不能匍匐在地的崇拜她；同時她父親以及其他與她接近的人，沒有一個不順從她的。甚至愛她勝過一切的公爵也不得不順從這小公主的心意，尤其是她挺着身子傲慢地把滿頭的金絲髮向後一擺，憤怒着指揮人的時候。她一切的一切，都像一位公主。

她用繩索救起舵工，領他到家中的那一天，是她一生中最美好偉大的時期。冠文的初次祈禱，初次聽到拿撒勒人耶穌的那晚，是她已往的時日中最美好的一晚。在舵工指導之下，那年冬季，她與父親老時計一壁細聽，一壁重覆的閱讀那許多人以為陳舊的史事。他們二人却因此日漸更新，直使他們二人覺着進入了一個新的世界，滿有神妙的能力，並感覺主與他們同在竟成爲事實。她本富於幻想，常舵工念本仁的天路歷程——是他母親的——給她聽的時候，她似乎身入其境的與書中的英雄同受慘酷的經歷，直聽到他渡過那河，交託給那些發光者之後，她纔放心。

舵工本人也是一位整個良善的人。他是冠文初次遇到不盲目投降她的人，也就是第一個不五體投地崇拜她的人。他內裏似乎有一種不願永是降服於人的原素存在着。當然

她對他的傲慢橫霸的性情，常使他驚奇，可憐她，甚至有時也厭惡她。爲這個緣故，她深不滿意，也時常向他大發雷霆。有一次的大發雷霆，確深深的印入我的腦海，這倒是因那次的特別猛烈，是因事後的結局。她發怒的原因，起於一樁小事，就是倒霉的佐做錯了一件事；但我到那兒的時候，她的注意點完全在舵工身上。舵工臉上那一種驚訝的神情和可憐她的神情終於激動了她。

「你怎麼敢用這副神氣看着我？」她高聲大叫地說。

「這多麼奇特，你不能抑止自己！」舵工回答說。

「我能！」她蹣跚地說，「我愛怎樣就怎樣！」

「那倒是很可惜，」舵工說，「並且這也表示你的弱點與愚笨，」他這幾句却深不

微幸。

「弱！」她哮喘地說。

「一點不錯，」他說，「又弱又孩子氣。」

那時她恨不得使舵工受緩慢而慘酷的死刑。她氣稍平之後，大聲暴躁地說：

「我一點都不弱！我很強健！我比你還強！我的強健像——像——一個男子！」

我想她並未要曲意奉承他；舵工却未留心這句話，祇繼續說他的話。

「你弱得不能抑止自己的性情，」她還未想起如何回答，舵工又說，「冠文，這實在是不對；你決不能一輩子這樣。」

他這幾句話又不幸運。

「決不能！」她將身軀伸長了一寸，喊着說：「那一個敢說這話？」

「上帝！」他簡捷地回答。

她似乎想起甚麼的樣子，臉朝肩背後，像是要看那敢對她說「決不能」的上帝一般；但停了一會，她執拗地說：

「我不在乎！」

「對上帝不在乎？」舵工的聲音雖沈着嚴重，可是他那種態度很激動她的怒氣。她火速地回答他：

「不論是誰，我都不在乎！我永是愛怎樣就怎樣！」

舵工憂鬱地望着她，慢吞吞地說：

「冠文，總有一天你不能任性行動。」

我深記得她臉上與聲音都含有遠拗的氣概，走近他，忿怒顫動地回答他：

「你聽着罷！我總是做我所愛做的，此後我仍舊是隨心所欲，直到我死！」她立刻跑到屋外面，直向她那寶貴的躲避所——深溪處——奔跑，好免除一切的紛擾。

我不能消除她的言語所留於我腦海中的印象。「她的話語極直截，」我們騎馬走的時候，我對舵工說：「她的話照人生觀看起來，也許是不錯，但却很不平凡的話難了全能的主宰。似乎是想擺脫一切的牢籠一般。」

但舵工祇說，「不要這樣講！你怎麼辦得到？」

那一星期內，她的詰難獲得歸宿，可是她經過多麼大的掙扎，多猛烈的毅力，纔改過遷善！

這是公爵告訴我的消息，當他說的時候，他素日所有的愉快和自制的神氣一概消滅。因在深溪的暗處，他遇見我的時候，他臉上流露慘白色，甚至他鋼鐵似的神經，也

不能抑止他聲音的抖顫。

「我剛去請醫生，」他回答我的招呼。「我昨晚尋你，可是尋不着，所以祇得親自騎馬到砲台去。」

「有甚麼事發生了嗎？」我滿心恐慌地說，因公爵不輕易爲小事所擾。

「你還未曾聽見麼？是爲冠文啊！」他說了之後，便用一兩分鐘拉住那已幾經跳入水中的馬，名金果。他使金果鎮定了，纔恢復他原有的自制力，仔細的將詳情告訴我。

先是冠文騎着她父親的鹿皮小野馬，同公爵到佐放牛的大草場上去。那天天氣很熱。且有狂風暴雨將至的豫兆。他們到草場的時候，佐正在騎着馬徘徊，唱牧牛歌，爲的使牛寂靜，可是很費力的才使牛不致分散。當公爵照料在較遠的地方的一羣牛的時候，祇聽見冠文喊了一聲，原來是佐陷入危境。佐的老朽的劣馬絆倒在一個地穴中，將佐摔下，似乎是一任羣牛踐踏一般。這些牛立時順着這步行的人的腳跡嗅，佐却慢吞吞地步行，不料一頭小牛鳴了一聲，在地上扒掘。不到一分鐘的工夫，先是一頭牛，以後逐漸加多，直到一羣牛，二百頭牛，都追蹤佐。立時那一羣牛奔跑咆哮，其聲如雷，都

搖頭擺尾，牛角摩擦得戛戛的響，好像軍士堆集槍桿一般。

「再過了兩分鐘，」公爵說，「佐就要喪命，因為我無論如何也趕不上他；可是不顧我那發狂似的信號與警告，那小姑娘直向一羣咆哮瘋狂猶如雷霆一般的牡犢奔馳。可真有膽量！我雖也有些胆量，却不見得能做這樣的事。她使自己的馬奔馳到佐那兒，同着佐一陣逃出險地，但後面就是咆哮的牛羣尾隨她的小野馬。我一生中雖會見過一些勇敢的舉動，可是像這一種鎮靜而勇爲的舉動，却沒有看見過。」

「究竟怎麼了結的呢？牠們追上他們二人嗎？」我驚恐地問他。

不，牠們把她擠到深溪邊，她便躲過一羣牛，可是正在她閃在一邊的時候，她所騎的那畜生照舊向前奔跑，突然跳入溪中；她因佐也在馬背上，很不容易擺脫，以致連人帶馬跌入溪中。羣牛雷鳴似地奔馳而過。我急忙從金果身上跳下，順着溪邊滑下去，一連滑下三十哩，纔到他們所跌的地方。佐倒沒有受甚麼重傷，小野馬斷了一隻腿躺在地上，但却一半壓在冠文的身上。她當時還不自知傷勢的劇烈，向我招手喊道，「那豈不是像賽跑嗎？我完全不能駕馭這畜生。快把我拉出來。」可是正在她對我說話的時候

，她的眼睛已失光彩，她伸手拉我，氣息奄奄地說，「阿呀，公爵，」以後她就面色慘白地躺下去。我們先開槍擊斃那鹿皮的小野馬。用我們的衣裳將她包裹好了，就抬回去。她躺在那裏，一無動靜，可憐她那慘白的嘴唇也不發聲。」

我祇見公爵周身都有割裂的地方。我從來未看見過他那樣傷痛，可是他講完這段事，站在那裏，確是哀痛欲絕的樣子。他看出我驚訝地望着他，就說：

「喂，夥計，你不要想我是癡子。你簡直不知道這些年來這小姑娘使我獲得多少利益。因她的信任我——說起也奇怪，她能深信不疑的信任我——使得我勉強作極好的人而今日不致身敗名裂。這是我在這裏生活中最光明的一點。其餘的人，雖有的以我為良友，却也有人以我為惡魔。」

我沒精打彩的說了幾句反對的話。

「不要多心，」他又照舊的笑了一笑說，「越追究就越覺着我末了一句話是真的。」停了一會，他繼續說：「冠文若就此香消玉殞，我委實忍受不下。」

我們中途遇見醫生。

「喂，你以為怎樣？」公爵問醫生。

「目前還不能斷定，」老醫生慢吞吞地回答說，「傷勢不輕！明天見罷。」

但公爵一把拉住醫生的臂膊，粗鹵地問他說：

「她有性命之憂嗎？」

那醫生竭力的掙扎，却擺脫不下那緊握的拳頭。

「看你像獅子一樣的，快讓我走！你看看我是甚麼人！」醫生憤怒地喊着說，「我想我不是來看獅子的，早知道要看到獅子，我就帶手槍來了。」

公爵終於五體投地的道歉一番，撫慰了那醫生；醫生纔將實情告訴給我們聽。

「不，她不至於死！她多麼強健！也許她死了還好些！但這兩星期中倒不能斷定。可是你要記着，」醫生望着公爵刻薄的神氣說，「你必須使她快樂。我沒有對屋子裏面的人說實話；你進去也不要說，」醫生立時騎着馬去了，大聲喊道：

「佐！喂，佐！到那裏去了啊！這懶奴才又不知躲到甚麼地方去了！佐！哦，你在這裏！怎麼——」醫生忽然停住了話語。佐臉上那種痛苦悽慘的神情，也軟化了這傲慢

醫生的心腸。佐呆若木鷄地站在馬旁，直等到醫生要走，纔費力地說：

「小姐，她死了嗎？」

「死哪！」醫生看着那洞開的窗戶大聲說。她怎麼就死了呢！不會！冠文還能再教你怎樣趕牛。」

佐走近一步，低聲說：

「你說的是真話嗎？」佐一雙烏黑的眼睛釘住醫生的臉，看他的神情。醫生猶豫了一會，坦白和顏悅色地說：

「佐，不要緊的。冠文小姐會全愈。不過你要記着，」醫生慎重的樣子說，「你每天必須使她發笑。」

佐兩手放在胸前，立在那裏像一尊石像一般；直等醫生去了之後，纔對我們嗚不平似地說：

「他不也是一個好人嗎？」

「好人，」公爵說，「但，佐，你要記得他對你說的話。必須每天逗她發笑。」

可憐的佐！滑稽不是他的長處，他以後數星期中對於這事的企圖，若不是悲慘的，倒也很滑稽。我怎樣努力辦這一件事，如今已忘却了。那幾個星期的事，我如今回想起來，還覺得不寒而慄。那哀痛欲絕的老人一聲不響的出入於他女兒的臥室；蓬克臉上的憂鬱；佐盡忠竭力地作滑稽事，而公爵照舊有那不能征服的愉快神情；這一切的記憶，都使我聯想到冠文那幾星期中的狀況。

起始的兩星期中，冠文極其勇敢。她雖周身疼痛，却未發一聲呻吟，很耐性地被困在屋內，絲毫也不暴躁。佐，公爵與我皆遵守醫生診單上所囑咐的話。她一點也不懷疑，我們也不疑慮到幾星期後她是否能再騎花皮馬去追逐牛羣。我們祇暗地裏彼此傳遞關於她的病狀，誰知不久，她似乎能從我們面孔上看出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了。

『她睡在床上兩眼釘着人看，真使我有點消受不了，』某天公爵說：『醫生應當供給我們補身劑。這事委實辛苦。』

她深信我們的話，且打算秋季牧牛呼集，郊外打獵騎馬等事，使我們聽了很覺難受。她起始的那些時候，多麼的勇敢，多麼的樂觀。她深信我們，誠懇地企望再恢復

到她那以前的快樂，自由放蕩的野外生活；這一切我們知道是不能成事實的企望，怎能使我們聽了不傷心。

但她確需要樂觀勇敢與決心，纔能勝過她餘生的奮鬥。

第十二章 冠文的深溪

冠文的企望與樂觀，在那痛苦情形之下，確是動人。可是這一切的企望，忍耐，膽量。自從那醫生又來診視一次之後，猶如燭光被他一氣吹熄，所留下在那病室的，祇是寂靜，黑暗。

老醫生的診斷是很簡明而確實的。他雖愛冠文像自己的女兒一般，也不能使他有希望。和老醫生回來的一位少年醫生福塞特，却早已胸有成竹。我們三人當時立在外面的一個房間裏；公爵與冠文的父親在裏面陪冠文。我們祇聽見福塞特決定的口氣說：

『我看不出一點希望。這孩子再也不能走路了！』

立時我們背後發出噙哭聲。

『甚麼！永遠不能走路！瞎說！』老時計站在那裏，面色慘白，驚慌抖戰着說。

『輕輕的！』老醫生指着房門說。可是已經太遲了。正在老醫生說的時候，房裏發出一陣非人式的叫喊。我們大家都嚇得呆若木雞，祇聽冠文痛苦地呼號。

「爹爹！爹爹！來啊！他們說些什麼？告訴我罷，爹爹。他們胡說！他們真胡說！爹爹！你看我。」

她把父親涕淚縱橫的臉從牀上抬起來。

「爹爹，你知道那是真的，永不能行動了。」

她轉向公爵顯出可憐的神氣痛哭起來。公爵那時已面如白蠟，抱着手臂，站在牀邊。

「公爵，你聽見他們說的話麼？你叫我勇敢，我很竭力的勇敢。他們弄痛了我，我也不哭。但我現在不能再勇敢！公爵，你看我怎麼能呢？阿呀！公爵，我不能再騎馬了！」

她伸手給公爵。但公爵祇緊緊地抱着她，聲淚俱下地說：「冠文，不要這樣！親愛的冠文，不要這樣！」

可是那悽慘懇求的聲音繼續着說：

「公爵，我必得躺在這裏嗎？爲甚麼我必須這樣呢？」

「上帝曉得，」公爵怨恨地說，「我是不知道！」
她聽見了那兩個字。

「上帝真知道嗎？」她誠懇地喊着說。她說到這裏，忽然轉向我說：「你記得有一天，舵工說我總會有不能隨意行動的日子嗎？」

我這時候，不知如何是好。

「就是那舵工，」她不耐煩地說，「你不得記了嗎？我還告訴他，我必愛怎麼就怎麼，直到死方休。」

我點點頭說：「但你不是有意說的。」

「我是有意說的，」她大聲叫着，「我此後仍舊愛怎麼就怎麼！我決不躺在這裏。我去騎馬，我決定去，我決定去。」她掙扎着握緊了拳頭要爬起來，可是立刻又衰弱地倒下去。那情形真不堪回憶。她對那無所不見的萬能的主宰發恨反抗，可是無能為力。那幾個星期，是冠文與她四圍的人們最慘痛的時期。她周身不絕的疼痛，總不能壓倒她的傲慢；她不流淚；但她一天比一天易於發怒，躁急，埋怨，不耐煩。她使喚蓬克

與佐像奴隸一般，甚至有時她父親不能了解她心意的時候，她便趕他出去。祇有公爵能討她的歡欣，逗引她快樂，可是公爵覺得不久總有一日他也不能討她的喜悅，這念頭很使他失望。她的痛苦是過於她所能忍受的，但最使她難堪的，就是不能再欣賞戶外自由的生活，大地上散蓋着的花草，微風掃拂的大草原。但更有比這可憐的，就是她無聊已極，每逢心神不定的時候，她便求人帶她到深溪裏去。

一天形勢較前更加緊張，公爵騎着馬到我這裏告訴我說：

「喂，不能長此以往的過這種日子。舵工到那裏去了？他怎麼不在這裏守職？我深願他趕快結束他的旅程。」

「他大概下星期可以回來，因他被人家請出去了，」我回答公爵說。

「老實話，快叫他回來，」公爵說，「他也許能幫冠文的忙，即使不能幫她的忙，也可以使她局面一變，得到一種新的安慰。我已弄得神志昏迷，精疲力竭。她今天幾乎趕我走。夥計，這實在不儘能叫我獨自負責。」

這是我初次聽到公爵承認他需要他人的援助，因他從來不肯示弱。我回答公爵說：

「我看你真受罪！好！等舵工回來，我就帶他來。」

說起來倒也很奇怪，舵工在我們中間雖祇有一年，却逐漸博得我們的信任心。不知怎麼那牧童的名字「天上舵工」很能表示他在我們中間的地位。尤其是當我們中間不論何人，遇到困難，需要安慰扶助的時候，總到舵工那裏去求助；我們給他這名稱，本是戲弄他的意思，如今這一般粗鹵宏量的人們竟誠懇地覺得他確配得這名稱。

舵工回來之後，我已子細的豫備好，要將冠文的痛苦一一告訴他，且提到公爵也不知道，好使舵工曉得冠文情形的惡劣。可是舵工聽了並沒有表示甚麼。於是我將冠文如何的暴躁，不耐煩，無聊，以及侍候她的人如何的精疲力竭訴說給他聽。我總結一句說，「她現在怨天尤人，甚麼都不中她的意。」

我說的時候，舵工的眼睛釘着我出神，並鎮靜地回答說：

「這難道是意料之外的事麼？」

「但是我想她多少總應當表示一些感激和悅的態度，因那些侍候她的人拚命的照看她。」

「哦，原來你想到這一層——」舵工不屑的神氣說。「你們大家先盡量的放縱她，任她的心意而行，順從她的奇癖，不問合理與否；你們以她的傲慢爲趣事，使她成爲性情剛愎的孩子，而如今有這結果，你們却以爲奇，苛責她，說她無情！一切的一切，都是你們養成的。這可憐的孩子！」

舵工述說人錯誤的本領，委實驚人，弄得我當時啞口無言，等了好久，我纔想起答覆他的話。我深願知道公爵對這一番大道理作何感想。第二天是星期日，我見舵工腦海中純粹充滿了冠文的事。他苦思關於痛苦的問題。

星期一早晨，我們起身到老時計的牧場上去。那是多麼美麗的清晨！全世界都充滿了優美雅緻！那晨光映照的山丘，陰涼的山谷，覆蓋着雪片的山峯，使我們每分鐘都感覺愉快，可是想到冠文躺在床上，外面的一切美景都不能欣賞，祇傷心無聊地整天躺在屋子裏面，確是可憐。舵工也必是想到她，因他忽然叫道：

「可憐的冠文，她看見了這美景要多麼愛慕啊！這是她唯一的生命！怎麼能怪她暴躁傷心呢？再不能看見這一切了！」舵工從馬背上跳下，好像有所思的樣子說：

「這太可怕。唉，這是多麼慘酷。我不怪她。上帝幫我的忙罷。我應當對她說甚麼呢？」

舵工俯伏在草地上，待了好幾分鐘，滿面愁苦的問我：

「怎麼能到她那裏去呢？我覺得對她這轉瞬之間被剝奪了一切的生活興趣的孩子講忍耐與服從，確是太近乎戲弄與不仁了。尤其是因她以前的生活過於放肆。」

以後舵工起立了，我們趕着馬走了一個鐘頭，到了深溪口。那裏小路很不宜騎馬，我們都下馬步行。當我們走到陰涼的深處，深溪的精彩勾引了舵工的心神。舵工單獨的在前面走，飽嘗那裏一切的美麗奇異的佳景。各種各式的樹影映射在深溪中。榆樹的大葉蔽着我們，在這些樹根四圍，一叢叢的香椿，冬青，鳳仙花，滋長得極其茂盛，而雄壯參差不齊的松柏與白楊攀緣着岩石的溪邊，直達陽光普照的四岸。這一切美景的後面，便是偉大的黑岩石鋪蓋着青苔與凋謝的樹葉，因樹叢的遮蔽，極其潮濕而陰涼。天鵝的悠揚歌調，使那一切的樹木花草，都隨風搖飄着得意的神情欣賞牠的音樂。那裏確是涼爽幽靜的地方，為免除人們憂鬱起見，造物者指揮了陽光和顏悅色地普照那地上一

切的花草樹木。無怪舵工到了那大草原的時候，抽一口氣說：

「這於我身心都有裨益。這也就是冠文最愛的一點。」

我看出那深溪給與舵工很大的影響。它使舵工的臉正如夏日清晨山坵一般的沈靜有力，而舵工也就是以這種面孔去拜訪冠文。那一天也正是冠文最不高興不耐煩的日期，可是舵工猶如夏日涼風一般的衝進冠文的臥室。

「喂，冠文！」舵工不請安，也不含有惻隱的神氣叫着說，「我們一路所見的風景美麗絕倫！」舵工又將一切所見美景仔細訴說給冠文聽，甚至我聽了他那如畫的描摹，好像重入其境一般。這是公爵從來所不敢提到的，爲的是怕冠文傷心，因她不能再看到這一切。但，當舵工述說的時候，冠文的心神已不知不覺的踏入她心愛的山谷中，深呼吸那新鮮的空氣，看那充滿陽光的大地，情不自禁的滿心歡悅起來，眼睛也出了神，額角上那不耐煩的綳紋，逐漸展開，她忘了一切的痛苦，舵工敘說的聲氣，極其動聽，猶如雅樂一般的輕妙，深打入冠文的心坎，當我看她面孔的時候，我自言自語的說：「可愛的老舵工，這是我永不能不愛你。」冠文一面聽他講，一面喜得涕淚俱下。冠文不再是

黃面孔了，自從那一天起，煩悶晦暗已從她心中提出。

第十三章 深溪裏的花

舵工初次拜訪冠文的結果，可說很是順利。但他比其他人明瞭的更澈底一點，他知道冠文前途須奮鬥的事正多着呢，因她身心的疼痛，使她不暇顧及她四周的人們。

「是上帝讓我跌下去的嗎？」一天冠文突然問舵工，於是舵工知道又臨到爭辯的時期了；但舵工毫無畏縮地望着冠文回答說：

「是的，親愛的冠文。」

「上帝爲甚麼讓我跌倒呢？」冠文躊躇地聲氣說。

「冠文，這個我却不知道，」舵工沈靜地說，「上帝知道。」

「那麼，上帝知道我從此不能騎馬了嗎？上帝知道我現在度日如年，而且夜裏不能睡熟嗎？上帝真知道嗎？你確有把握，上帝曉得這一切嗎？快回答我能！」冠文又發出不耐煩的舊性。

「是的，冠文，上帝明瞭一切關於你的事。」

「那你想上帝應該仗自己全能的偉大而虐待我這樣的小姑娘麼？」冠文又兇悍地說：「我恨上帝，我不怕上帝，我真恨死上帝！」

「冠文，」舵工好像掉轉話頭似的說：「他們給你套上石膏背心的時候，痛嗎？」
「那是當然的，真痛得要命。他們要伸直我的脊骨，」冠文仍舊回憶得那疼痛似的說。

「可惜你父親和公爵不在面前，」舵工誠懇地說。

「他們兩個都在面前。」

「那是多麼殘忍啊！」舵工鄭重的聲氣說，「難道他們不顧惜你麼？」

「他們當然顧惜我，」冠文憤恨地說。

「那麼他們怎麼不阻止醫生施行那殘忍的手術呢？」

「他們讓醫生那樣做，爲的是要伸直我的背，使我強健。」

「哦，原來他們不是拿你取樂，」舵工帶着輕描淡寫的神氣說。

冠文聽這話，不由得表示驚訝的樣子，不知道該怎樣回答是好。舵工却繼續說：

「我的意思是他們雖讓醫生行手術弄痛了你，却照舊疼愛你；換句話說，他們使醫生給你疼痛，爲的是愛惜你，要你痊愈。」

冠文誠懇驚奇地望着舵工，好像有所省悟似的。

「你以爲，」冠文慢吞吞的說，「上帝雖讓我跌倒，却照舊疼愛我嗎？」

舵工祇點點頭。

「我倒不知道這事是真的麼？」冠文自言自語的說。過了一會，我們與冠文辭別後，便走出屋子。舵工是有氣無力，一言不發，但我却覺着勝利似的，因我看冠文已有一線的希望。

到了可愛的秋天，冠文又不耐煩起來。她想爲甚麼其他的人可到牧場上去放牛，而她必得躺在牀上。先是，公爵要陪着冠文，但冠文趕公爵出去。冠文逐漸煩悶，焦急起來，最使她感到痛苦的，就是覺着，自己的生存，竟成爲他人的重擔。正在她無聊的時候，舵工捧了一束鮮花，得意揚揚地跑進來。

「我想他們必是都出去了，」舵工說。「你猜我在甚麼地方尋到他們？就在那大榆

樹底下。」舵工雖看出冠文好像又要大發雷霆的樣子，却依然滔滔不絕的述說深溪的秋季景色給她聽。但舵工這法術並不發生效力。冠文的心靈已早飛到郊外的牧場山峯深溪看牛去了，甚麼都不能入她的耳鼓，她忿恨地叫着說：

「我煩死了，我要騎馬，我要看牛與牧牛的人——一切郊外的事物。」舵工明知道冠文心中如何愛慕這一切，但祇能說：

「冠文，不要滿心焦急。」

「我是很耐性的，我至少已忍受了兩個月，到現在還不見起色，我不信上帝有絲毫惜我的心。」冠文說。

「冠文，上帝比我們任何人更愛你，」舵工誠懇地回答。

「他能醫治我嗎？」

「是的，不錯。」

「那麼，上帝怎麼不醫治我呢？」冠文問；這次她並不是不耐煩的神氣，乃是不安與懦怯的樣子：「我求上帝使我痊愈，我已苦苦的哀求了不知多少次數，我說，我情願

給上帝兩個月的工夫，可是現在已經三個多月了。你的確知道上帝聽見了我的禱告嗎？」冠文抬起頭，釘住舵工看。我暗自快樂，因冠文沒有那樣看着我。當冠文說，「你確知道」的時候，我們知道她很躊躇的。我深為舵工擔憂，不知他作何答覆。可是舵工向窗外的山景看了一會，掉轉身來而向着那絲毫不移動的一雙釘住他的眼睛，簡單地回答說：

「冠文，我是的確知道的，」舵工隨即有所感觸似地拿她母親的聖經對她說：「冠文，我現在念這書中的一段事給你聽，你就可以明瞭我的意思。」但舵工未讀以前，他那種感動人的本能已使得室中的空氣鬆弛了許多。舵工輕描淡寫的幾句話，已引得我們身入其境，與滿心傷痛的救主同嘗他那臨終的愁苦。那客西馬尼園的樹木，因主孤寂憂傷的哀禱，也變為慘澹的氣色似的。聽主的祈禱，至終服從，等待答覆，以及賣他的人等等，是多麼慘痛不堪的一段事。

舵工念完之後，冠文早已有所了解，但舵工祇說，「冠文，你看上帝祇賜人極好的——對自己的獨生子也是這樣。」

「極好的嗎？他們不是把他帶走了嗎？」冠文已知道那一段史事了。

「但是，你聽我念下文，」舵工急忙翻了幾頁書，「我們見耶穌因為受死的苦，得了尊貴榮耀的冠冕。這就是耶穌得着天國的緣故。」

冠文雖平心靜氣，凝神一志的聽，可是仍舊不信服地說：

「但我這痛苦怎麼算得極好呢？我現在一點用處沒有。我躺在牀上，要大家伺候我，怎麼算得極好的事，我滿心要幫爹爹的忙——我曉得他們不久就會厭惡我！他們已厭惡我了——我怎能不憤恨！」

冠文這時已泣不成聲——是我從未見過的，深切哀痛的聲音。好在舵工又想了一件事。

「冠文，你該曉得我們沒有這種心，你這話不過是瞎說。讓我把你的紅頭髮理整齊了，再講一個故事給你聽。」

「我的頭髮不是紅的，」冠文一壁哭，一壁喊着說。說起頭髮，是她最避諱的一點。

「當然是紅的，紅得不能比這再紅，是一種美麗光澤的紫紅色。」舵工刷冠文的頭髮的時候，重重地說。

「紫色！」冠文憤怒地說。

「是的，我在陽光之下，看出她的頭髮帶紫色，你覺得麼？」舵工轉身徵求我的同意。「我要講的故事是論到深溪峽谷。我們的深溪峽谷，也就是你愛的那深溪峽谷。」

「真的麼？」冠文已受撫慰似地說。

「當然是真的，當初我們沒有深溪，祇是一片廣大的草原。有一天，造草原的主人到草原上散步，祇見全是青草，便問草原說，『你的花到那裏去了？』草原回答說，『我沒有花種子。』於是主人吩咐雀鳥從遠方啣各式各樣的花種來，不久草原上長出番紅花，薔薇，牧草，黃毛茛，向日葵，以及夏日的玉簪花，百合花等花。造草原的主人看了很是滿意，但有幾種最心愛的花却沒有，所以他又對草原說，『怎麼沒有紫羅蘭，鳳尾草，白頭翁，以及叢樹呢？』於是草原又叫雀鳥撒播那些種子。可是主人回來仍舊看不見他心愛的花草，便問道：『我最愛的那些花到那裏去了？』草原傷心地哭着說：

「主人，我不能保守牠們，因為風太猛烈，陽光酷熱地晒我的胸部，將牠們都晒乾以後，被風吹去了。」主人便吩咐閃電，閃電轉瞬之間，已將草原裂為兩段。草原悲歎了好些時，因為牠的裂口暗淡不齊，與岩石一般的難看。但小土溫港却將自己的水傾入草原的裂罅，使牠逐漸成各種形式。而雀鳥又播撒花草的種子在峽谷的深溪四周。過了許多日子，參差不齊的岩石上已裝璜着軟而舒適的青苔蔓草，凡是隱蔽的所在，皆叢生着白頭翁，偉大的榆樹伸展着接受陽光，而榆樹根邊滋生着小松柏，鳳仙花，到處盡散布着紫羅蘭，白頭翁，白果樹，以致那深溪成爲造物主的休歇所與享樂的地方。」

這離奇的故事完畢以後，冠文靜了好一會功夫，纔和顏悅色地說：

「是真的！峽谷深溪裏的花草果樹，都是最美麗無比的。你把這意義告訴我罷？」
舵工念給她聽：「聖靈所結的果子——我改果子爲花草——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等，祇能在深溪峽谷中尋得到。」

「那麼峽谷中的花是些甚麼呢？」冠文溫柔的聲氣問。

「柔和，謙卑，節制；但其他如快樂，和平，仁愛，在人所共見的地方開放，所發

的香氣，確遠不及在峽谷開的濃郁可愛，」舵工回答說。

冠文躺在床上怔了一會，沈思似地顫聲說：

「我的峽谷却沒有花，祇是些亂七八糟的岩石。」

「親愛的冠文，你的峽谷裏總有一天要生長奇花異草；造物主可尋得見，而我們大家都有看見那花的可能。」

舵工辭別之後，就帶着我一同回去。舵工那天的工作已告完成。

公爵見冠文的臥室中逐漸光明，竟成爲全家中最使人愉快的房間，情不自禁地問舵

工道：

「你對小公主說些甚麼峽谷啦，花啦，竟改變了她？」

舵工沈思地望着公爵的眼睛說：「聖靈所結的果子是仁愛，和平，忍耐，溫柔，良善，信實，節制，而這些果子當中，有的祇在峽谷中才尋得到。」公爵挺直了身子，魁偉雄壯地站在那裏，也望着舵工，拉他的手說：

「你知道麼？我深信你這話很對。」當時舵工也握着公爵的手繼續說：「等你到自

已峽谷的時候，你也要記着。」

「等到！」公爵滿臉痛苦，急忙回答說「求上帝幫助我，我的峽谷已近在目前。」

以後舵工依舊笑着說：

「你的話一點不錯，因為我已往所見的花，沒有能比得上冠文的峽谷中所開放的來得美麗動人。」

第十四章 比爾的恐嚇

舵工早已決定主意，要在士溫港建造一個禮拜堂，一則想在那裏留一個紀念，一則覺得無論什麼團體都應當有一個會所為寄託的地方。

那年夏天，舵工覺得這種計畫有趕快實現的必要，可是贊助舵工這計畫的人很少。小繆耳師母便是少數人中的一位，但也不可輕看她；祇是她丈夫的迂緩的本性使她受了影響，不能立刻就贊助。繆耳先生性情遲緩，做事說話都不敏捷。無論什麼事都不能使繆耳先生有迅疾的動作。繆耳先生是一個熱心宗教，崇拜舵工，非常誠實的人，可是他雖然內心火熱，而行動的遲緩，猶如冰山一般。

「我這男人羅貝心地委實忠誠，」小繆耳師母對舵工說，因舵工很以繆耳的阻礙為難，「他就是拿不定主意。孩子，你等一等，不要性急，他遲早總必如你的心意。」

「眼前已是夏末秋初，仍舊未有動靜，」舵工不耐煩地回答。

有一天，為建造禮拜堂的問題，召集了一個會議，結果祇有五個男子四個婦女參加

討論會，議決目前不能有什麼關於建造禮拜堂的舉動。其實這全是羅貝個人的意見，以後舵工告訴我，羅貝當討論的時候，不發言，也不建議，祇坐在那裏恨聲惡氣的哼着。會中祇有開鋪子的老板韋廉發言，可是沒有人聽他那些滔滔不絕的癡話，大家都與那頑固惹人動怒的蘇格蘭人表示同意，他雖靜坐着，但他們知道他的心意，於是討論便中止了。原因是：學校的屋子，儘够供目前的需用；人數太少，經濟力薄弱，而當時他們亦深滿意於這位牧師。這種種辯駁，都博得羅貝的一哼。

這真是舵工的當頭一棒，因他早經決意想設法建造一個禮拜堂，繆耳師母向丈夫的叫罵，與應許舵工她必使羅貝聽她的話，都不能稍解舵工的煩悶。

舵工因此愁眉不展地到我這裏來，約我去拜訪軟禁在深山茅屋中的小姑娘去——每星期一次。

舵工如今已習以為常的到那小屋子裏去排解她的煩悶，每次的拜訪，少有使他敗興而歸的。冠文老是嬉笑，勇敢，博得人的疼愛，所以人到她面前，心中的愁煩猶如濃霧見了陽光一般的消失了，還能將不耐煩化為心滿意足。

冠文嬉笑顏開的面孔，如今幾乎每天如此，她歡迎人的熱誠撫慰了舵工，但舵工覺着自己已失敗了，這種失敗，在他這生性熱誠的人，比肉體的創傷更加痛苦。舵工並未述說他的失敗或鬱悶，因他不是那一種人；但冠文覺得舵工那一天的嬉笑中含有隱痛，以為他有什麼疾病，便追問我。

『沒有別的緣故，就是爲他建造禮拜堂的事，』我回答她說。且將繆耳先生的靜默與拿不定主意，與他如何設法打消舵工計畫的事述說了一遍。

『多麼可惡！』冠文忿恨地說，『繆耳決不是一個好人。』

舵工笑了一笑，『不是，不是，』他回答說；『其實繆耳是這些人中間最好的一個，我巴不得他開一句口，或做一點什麼。那怕他怒氣沖天，咒罵人，我都覺得比這樣悶聲不響使我快活些。』

冠文聽了這話，很覺得莫名其妙。

『是真的，你看他祇坐在那裏一言不發，好像一位絕頂聰明的人，弄得其餘的人多半不敢開口，免得貽笑大方。至於提到動工的話，他更是表示以我們的意見爲荒謬。』

「我最不耐煩這一種人！」冠文提高聲音說；「我恨不得刺他幾針！」
 「我倒深願有人這樣做，」舵工回答說，「倘能使他動一動，總比他現在有些人性。」

「再試一試，」冠文說，「想法子叫一個人弄得他動一動。」

「那比造禮拜堂還難些，」舵工愁眉不展地說。

「我能使他跳起來，」冠文惡毒的樣子說，「我一定能，」冠文停了一會又說。

「你！」舵工睜大眼睛回答說；「用什麼方法呢？」

「我有一個方法，」冠文決意的樣子說。

她果然想到一個方法，因為第二次出席建築禮拜堂討論會的人們，大多數是農民，牧人與他們的妻子。鋪子老板夫婦二人見了比爾，席以及六七個其他的牧人，當會議時莊重地坐在那裏，很以為異。羅貝見了他們雖以為奇，但也懷疑。羅貝覺得這些牧人們是撒瑪利亞人，可以為宣教士的材料，至於教務却與他們無份——爲了這成見，羅貝以爲他們談建築教堂，猶如聖經上說的，將珍珠丟在豬面前。

舵工看見比爾同那些牧人，雖以爲異，却滿心的歡迎他們列席，增加了他的自信心。舵工提出討論的問題，是今年夏天應否在士溫港建築一禮拜堂。舵工有條不紊地述說他起意的動機。舵工提到爲會衆，當地的人，家庭，將來的移民，以及爲該鎮的將來等等的福利，急需要建造一教友聚會的所在。他請求關心或愛護教會的人們聯合起來，爲這事努力。他的請求，很深切熱誠，全體的婦女與幾個男子已爲他所動，贊成他的提議。

舵工述說之後，大衆都屏聲息氣。羅貝等了一會，爲的是想使舵工的計畫消散，纔嚴重地說：

『造教堂，無疑的，是一件好事，』以懷疑的神氣望着比爾——『但是像我們這些人，應當要小心。我先要問，造教堂需要多少錢，這一筆錢，從什麼地方來？』

舵工早已豫備好了如何答覆，他就說：『需要一千二百塊爲教堂建築費。建築教堂委員會願擔任三百元，當地人可擔任三百元的工作，餘下的七百元，我以爲在兩年之內可以募集。』

「噢！」羅貝說，他那種聲音和神氣，無論什麼熱誠的人見了，都好像澆一盆冷水一般。主席韋廉說：

「很明顯的大家都反對這種使地方上的人擔負一千元的重債，」他又繼續提到許多窒礙，表示決不能在當年動工建造禮拜堂。他以為人數太少，又散佈於各處，他們對這事沒有充分的興趣，他們只是分利，很少生利的人；為這等等原因，他提議散會。

羅貝靜坐在那裏，雖幾經他妻子的促使，却絲毫不動。舵工像是大禍臨頭一般的難受，正在想要發言的時候，大眾為比爾的聲音所震驚了。

「喂！夥計，他們為自己的教堂，原來是這個樣子，是麼？」那種沒精打彩的聲音却很吸引注意。

「教堂在他們看來，似乎是沒有什麼大用處能，」另外一個坐在屋角裏的所發出的聲音。

「老蘇格蘭人依我看，祇作禱告，不想費錢造一座禱告的房子，那有這樣便宜的事，」比爾又沒精打彩地說。

這些少年牧人譏諷羅貝建議借用校舍作禮拜堂的話，深使蘇格蘭人羅貝繆耳不安，因為他素來以不依賴他人自傲的。

「恐怕他們這些人合起來都拿不出七百塊錢，」又是一個人的話，羅貝聽了更不高興，因為他以為自己的經濟能力很足以應付他所要辦的事項。

「他們都不中用！」另一個沈重的聲調說，「祇是一班唱高調的脚色。」

「守秩序！守秩序！」主席叫起來了。

「那個老東西恐怕見蘇格蘭人在裏面，不能賺錢，所以也不起勁，」席說完了，便是一陣笑聲，因為韋廉的名譽，本來不大光明。

羅貝坐在那裏，深覺苦悶。他被吵得頭昏腦漲，極其不安，以致動議——破天荒第一次——散會。

「主席，我動議散會，」繆耳說，聲音很富有熱情的。

「我們這裏不同意！夥計們，是嗎？」比爾沈重的聲氣說。

「當然！當然！」席說，興高彩烈的神氣。「會議還沒有完結。」

「你們在這裏坐到明天早晨罷，」羅貝忿怒地說，「我是要回家去了。」他動手披起大衣。

「我覺得似乎他應當聽人發表意見，」比爾說。

「對哪！」席說，跳到門旁邊，等他的朋友發言。

羅貝看一看門，又看一看自己的妻子，我想他是要他的夫人一同回去的意思。當時比爾站起來發言：

「主席先生，我沒有人請我發表意見！」

「儘管說好了！」比爾的同夥們從屋角那裏喊！「聽！聽！」

「我也沒有覺得這是我分內的事，舵工雖請我們做禮拜。但他們這些教友，好像不大歡迎我們這種人干預建築教堂的事。」

羅貝冷酷地望着比爾，聽到這裏，把頭搖了幾搖，恨聲惡氣地說：「講些甚麼胡話？你們還要人怎樣歡迎？」

「但是，」比爾慢吞吞地繼續說，「我想我是在邪路上的人。至於這種人……」他

指着羅貝，「很是熱心的宗教家，我就不是的，其實照舵工所說的，建造教堂確是除去魔鬼的福音工廠。當然這與我沒甚麼相干，不過像我們這類人一經打定主意要資助我們的同黨，我準知從甚麼地方能得款子。」

「對哪！對哪！」另一個人叫喊。

「當然我不會與人賭輸贏，」比爾譏諷的神氣說，「這是同伴所知道的，但我敢在這一點上賭咒：若我們這些牧人要做一件事，需七百塊錢，我敢說祇消兩天工夫，就能湊成了。」

羅貝又「噢」了一聲，表示極度的藐視與不信，比爾望着羅貝所坐的方向，比先更慢吞吞地說：

「我說過不會和人賭輸贏，不是誇口的話，在座的牧人們若是抱定了宗旨，見舵工這樣勞心費力的要建造福音堂，包你一個月以內就有五百塊錢拿出來，而且都是挖自己的腰包的。」接着又是一陣「好漢！好漢！」的呼聲。

這時羅貝已經怒氣衝天，又聽得一陣附和讚揚比爾的話，氣得他從椅子上跳起來

說：

「我對於你的那一種本領很懷疑的。」

「你的意思是說我講空話嗎？」比爾說。

「對！」羅貝兇惡的樣子說。

「不過人家不問我們要，我們當然不拿出來；我想五百塊錢準拿得出，」比爾沒精打彩地說，要促動羅貝。羅貝咬牙切齒地說：

「我們拿出二百塊錢容易得很，可是你的二百塊錢還不知道在那裏呢？」

這時羅貝已中了比爾的計。

「我忘記攜帶我的名片，」比爾輕描淡寫地說。

「在鋼琴上，」席提醒他，滿心的快活，因為看見比爾已激動了老蘇格蘭。

「但是。」比爾說，比前更加殷勤。「隨便請一位在座的人在日曆上作一記號，就是一個月以後，從今天算起，將有五百塊錢在這張桌子上，等着二百或二百五十塊錢。」羅貝越聽越氣。

「對我是沒甚麼困難，祇怕你不行，」羅貝說。

「喂，夥計們，你們記着這事罷，最好請校長先生記下來，免得遺忘，」比爾說。

那時一切都記錄完畢，正在紛擾的時候，牧人們興高彩烈地將比爾抬到老拉菴爾的店裏去痛飲一頓，而羅貝却氣得啞口無言，走黑巷裏回去，他的妻子跟在他後面。羅貝最痛快的事就是氣主席讓這一班不體面的人參加高尙階級的會議，以致使他破例的發言與動議。第二天我和羅貝提到這事的時候，我說比爾不過是惡作劇。但羅貝厭惡的樣子說：「哼，他想愚弄每一個人罷，拿人當呆子。」

那是羅貝最痛恨的一點。比爾不但使他對自己宗教的熱誠懷疑，已是他所忍受不起，更弄得他成爲赴會人們的玩物，這很使他的自傲心受深切的創痛。可是他明瞭這事以後。聽見人說比爾已有相當的成績，羅貝暗地努力進行他的一份的工作。因爲他那蘇格蘭人的傲氣，決不肯使人家看不起。

第十五章 比爾的同夥

第二天大家都談論比爾怎樣在教友們面前虛張聲勢，以及羅貝繆耳和他一派的人的失敗。

舵工也弄得不知所措，因比爾的那種舉動很異乎尋常，祇有一個緣故，當地的人都是那樣的。

「我希望他等散會之後再到拉薩爾那裏去。他破壞了我末後的機會。現在已經無用，」舵工憂愁的樣子說。

「恐怕他能成就一些事，」我說。

「妄想！」舵工厭煩的樣子說。「他對繆耳叫叫罷了。那還不算完事了。」

但我將前一天的事告訴冠文，她聽到比爾的演說，喜得手舞足蹈，更笑他辯勝了那蘇格蘭人。

「好極了！可愛的比爾和他所「懷抱的宗旨」。你看他多麼好！他現在要做一件

事。」

「誰，比爾嗎？」

「不是，是那老蘇格蘭人，」她給羅貝的別名。

「我怕他不中用罷。當然比爾不過是虛張聲勢。可是他做得很好。」

「那當然很好！我知道他要做甚麼。」

「誰，老蘇格蘭嗎？」我問，因她的代名詞很是含糊。

「不！」她叫起來了。「比爾！你曉得麼？他已應許我了，」她加上一句。

「那麼這事到底還是你的鬼嗎？」我驚奇地說。

「啊呀！啊呀！」她一壁尖銳地叫，一壁忍不住的笑比爾所懷抱的宗旨。「笑得我

要死。可愛的老比爾。他說他能使老蘇格蘭人動一動。」

那一天在我未走之前，比爾到老時計的牧場來了，照例以紊亂的神氣問：「主人是否在裏面？」

「比爾啊！」冠文叫起來：「快進來！我等着你呢！」

比爾正在慢吞吞脫下大衣的時候，冠文又不耐煩的叫起來，「比爾快進來！告訴我你怎麼使得老蘇格蘭肯擔任二百五十塊錢的事」

「哦，那件事啊，」比爾若無其事的样子說：「沒有甚麼可動人的報告。老蘇格蘭倒很油滑。」

「不過，你怎麼促動他肯出二百五十塊錢呢？」冠文追問他說。「比爾，告訴我罷。」她懇求的樣子加上一句。

「其實，」比爾說，「這比翻掌還容易。我講到我們牧人們祇要「抱定」建造福音堂的「宗旨」就得看這「宗旨」成爲事實。」

「那麼，你將要從甚麼地方得五百塊錢，去造教堂呢？」

「我還沒有算到那裏。不過我有方法。你看，不僅是爲教堂的緣故，與我們牧人的名譽也有重大的關係。」

「我可以幫忙，比爾，」冠文說。

比爾點一點頭，慢吞吞的說，「很歡迎的，」勉強裝出誠懇的樣子。

「你想我不能，」冠文說。比爾否認自己的疑念。「但是我真能辦得到。我也要叫爹爹和公爵幫忙。」

「好極了。」比爾拍着膝蓋說。

「我也將所有的錢捐出來，不過數目不多，」她憂抑地說。

「足殼！」比爾說。「假使其餘的人都這樣，那麼比五百塊錢更大的數目都能募得到。」

冠文靜默了一會，繼以表示決意的神氣說：

「我捐我的花皮馬！」

「胡說！」我叫起來了，同時，比爾申明「用不着。」

「真的，我捐上花皮馬，」冠文拿定主意的神氣說。「我再也用不着牠，」她嘴唇顫動着。比爾咳了一聲，走到外面去吐痰，「並且，我是捐上我喜歡的東西。比爾可以代我賣脫！」

「其實，」比爾說，慢吞吞的，「想起來恐怕那匹花馬不容易出賣。」冠文幾乎發

怒，比爾纔急忙說，「不是說那匹馬不好或不能載重，但爲牛——」

「比爾，隨便在那裏都找不出比這更好的馬爲牧牛的用處！」

「這話是不错，」比爾慎重地說。「話是不错，不過要有精於騎術的人纔行，若叫那般牧人們騎，那就會闖禍。」比爾越想越覺着賣那匹馬不是有益的事。「你看，」比爾小心委婉地解釋說，「牠不是一匹隨人駕駛的馬。」

冠文不禁寒慄起來。「我不想賣給那些牧人們。」比爾盤起腿來坐在板凳上，「我意思是說，那些人中的粗漢，不知道應該怎樣對待馬。」比爾點點頭，顯出比先前痛快一點的樣子。「我想賣給像你這樣的人，知道應當怎樣駕御一匹馬。」

冠文停了一會又說：「我可以問一問公爵。」

「那倒用不着，」比爾急忙說，「不是說公爵不識馬，乃是因爲這事與他沒有甚麼關係，也不是他所嗜好的人事。」比爾猶疑了一會：「你若決意要賣掉那匹花馬，想起來我倒有一個人肯買，不過他未見得能出大價錢。」

於是終於決定讓比爾擔任賣馬的事。

冠文雖愛那匹花馬，可是既經決意出賣之後，她不讓自己留戀牠，或爲牠而傷感，這是她的特點。

而比爾的特點也表顯出來，他等天黑之後，纔領着花馬走了，爲的是不要使牠的同伴見了傷心。

第十六章 比爾的經濟手腕

比爾出賣花馬的事極其順利，士溫港的人們絕未料到那事的神祕。那年秋季牧牛集市的日子里正遇在阿司力牧場召集。各牧場都有代表參加，也有邊界外的牧牛人來參加的。阿司力牧場上的人以地主之情款待其他牧場的人，各人都興高彩烈。弗烈德同他的妻子夏羅德夫人爲東道主人，招待賓客的周到，很博得人們的滿意。晚餐以後，大家圍着火爐，各有各的姿勢，不過大都具有放肆的態度。他們都纔做完了勞苦甚至有性命危險的工作。他們腦海裏充滿了調服野馬與招集牛羣的煩勞，例如在熱天晝夜不絕的焦急着看守馬牛，因些微的風吹或山犬的吠嗥，就能引起羣牛的發狂奔馳。驅逐豺狼，與防備穴熊，是他們整個夏天必須做的事。現在他們卻把這一切完全置諸腦後。今晚他們是自由的人，儘可化費一些錢，因爲他們衣袋裏有的是那一季所得的工錢。當天他們興奮極了，餘興猶存，以致他們甚麼都能做得出。

比爾既精於訓練小野馬，人都稱他爲馴馬大王，他說話少而慢，遠不及他的朋友席

發言滑稽，不過比爾的動作穩妥，敏捷，遇到『難事』他是靠得住的。

『喂！比爾，』一位朋友說，『席在那裏？怎麼沒看見他！』

『目前他不在這裏。他去牽我的花馬來。』

『你的花馬！是一匹甚麼花馬！你那裏有花馬！』

『也許沒有，』比爾慢吞吞的說，『不過你未說之先，我覺得是我的。』

『真的嗎？從那裏來的？爲牧牛好嗎？』大家都開始聚集在那裏。

比爾更形神祕，比先前尤其鎮定莊重。

『爲牧牛好嗎！我想爲牧牛沒有再比牠好的了。』

那些人更發生興趣。

『甚麼地方產生的？』

『不曉得。』

『你從那裏得着的呢？是邊界外面的嗎？』

『不是，』比爾堅決地說，『就是本地，那公爵知道牠。』

這麼一來，那花馬的身價竟提高一些。因為凡公爵所熟識的馬，決不是劣貨。

「比爾，你到底從那裏得來的？不要這樣吞吞吐吐的！」一個人不耐煩的聲氣說。

比爾猶疑了一會；以後用很自命不凡的神氣將那事的真相原原本本告訴他們。

「事實是這樣：你們知道梅列笛斯的小姑娘嗎？」

大家異口同聲的回答說：「當然！就是那紅頭姑娘。我認得！她真是神通廣大呢！」

比爾停了一會，將坦白的神氣改爲鄭重的聲調說：「其實，我不妨告訴你們，這小姑娘是我的朋友，若在座的人中有甚麼誹議，我是準備着飽以老拳！」

大家噤哩咕嚕的談論那小姑娘的事，過了一會，又催促比爾再往下講。當比爾講到冠文與她的花馬在牧場上的工作的時候，一班見過冠文的人都表示同意。但比爾說到冠文如何救了佐，以及災禍怎樣臨到這心地慈祥的小姑娘的時候，大家都屏聲息氣，圓睜着眼睛靜聽。隨後比爾又說舵工怎樣愛護冠文，幫助她，使她快樂，以致大家聽了都稱舵工是「好人」；「現在，」比爾總結地說，「舵工陷於困難，所以冠文要盡量幫舵工

的忙。」

「那當然，」一個人說，「這是理所當然的。冠文怎麼辦得到呢？」又是另一個人說。

「舵工打定主意要建造福音堂，而士溫港的教友祇知道唱高調，完全不幫舵工的忙！」

「爲甚麼不向他們募捐，比爾？」

「他們是一毛不拔的。」

「到底要多少錢？」

「舵工祇要七百塊錢，並且給他們兩年工夫的籌備，但他們絲毫不理會。」

「比爾，你會到會的嗎？你做了甚麼呢？」

「哦，我啊，」比爾謙虛地說，「我並沒有做甚麼。祇不過虛張聲勢，嚇他們罷了。」

「真的嗎！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快說，比爾。」

但比爾仍靜默着，直等大家竭力的催促，比爾纔咳了一聲，好像振作精神似地說：「其實我祇對他們說，若你們決意要建造福音堂，不費吹灰之力，一會兒就能拿出七百塊錢。」

「這纔是好漢，比爾！好極了！你真說得對哪！那末，他們怎麼說呢？」

「他們叫罵了一頓！」比爾慢吞吞的說。

「真的嗎？好大的膽量！後來你怎麼樣呢？」

「我直截了當的虛張聲勢威嚇他們！」

（一陣表示同意的呼喊。）

「他們中了計沒有呢？」

「老實說，他們確中了計。已由這裏的教書先生記錄下來。」

我就將記錄念一遍，使他們知道到底比爾的條件是甚麼。

大家聽了，異口同聲的滿心稱讚比爾在那些人中爲他們爭光。但他們轉瞬之間，又想到自己應負的責任，於是內中有一人問：

「比爾，你將要怎麼辦呢？」

「哦」比爾慢吞吞的說，「這裏不是有一匹花馬嗎？」

「花馬！」比爾說，「喂，難道那小姑娘爲幫忙她的朋友舵工而出賣自己的花馬嗎？舵工確是一個好人！我們知道他是正直的人。」

「還有，」比爾繼續說，比前更慢，「舵工要捐一個月的薪俸；當然數目不算大——二十八元一個月，自己很是節省。舵工也許能捐兩個月的薪俸，」比爾深思的樣子加上一句。可是比爾這提議引起了輕視。「二十八塊錢一個月，自己節省，這當然積不起錢來爲升學的用處。」比爾又說，「舵工家中還有一位母親，不過這位老太太能養活她自己，也許還要幫助舵工一點。」

大家靜了一會。

「當然，」比爾解釋說，「也許我過於激烈，不加思索地虛張聲勢，恫嚇他們。」

「不，不！你沒有過分的虛張聲勢。我們必不使你失掉面子。你已爲我們爭了光。

你看，我們這裏差不多有三十個人呢！」

『我很情願捐三四十塊錢，若是需要的話，』公爵說，『幫忙造成那福音堂，確是一件好事。我想我們應鼓勵教區裏的人們。舵工的人品的確是很好。』

『我也可以出三十塊，』比爾說：於是一個個的都肯擔任，有的十塊，有的十五塊；不到半點鐘工夫，我的簿子上已有三百五十元的捐款，阿司力的五十元還不在內。那時是比爾勝利的期間。

『同夥們，』比爾慎重的說，『你們都是光明磊落的人。我深信那慘白面孔的小姑娘聽見這事，必要驚喜若狂了。我敢信冠文必深切地感激你們，並且她心裏一定很快樂。』

那些人很以比爾的話滿意，更是以自己的慷慨爲榮。比爾所描摹的『小姑娘』以及她的遭遇不幸，深深印入他們的心坎裏。在他們金錢不算甚麼，祇要是義舉。他們中間少有人有這樣爲善的好機會使用金錢，所以一遇到適當的機會，沒有不爭先恐後傾囊資助，以表示他們的惻隱之心的。

第十七章 出賣花馬

那種慷慨的舉動，使他們精神煥發，對於當然的游藝，更比先前來得有興趣。他們分作幾個小團體，圍着火爐玩撲克牌與其他的遊戲，而席那時正騎着馬，帶了一位他們不認識的人騎着冠文的小花馬來了。

席喝醉了酒的樣子，從他自己的花馬身上跳下來，向大家行揮手禮。

比爾好奇的神氣望着席，走到花馬面前，將花馬牽到明亮的地方說：

「夥計們，看，這就是我所說的那一匹馬；身上不是一個蒼蠅都沒有麼？」

「且慢說這話！」那陌生人說，「這馬已爲我所有，假使你們這裏是以付錢爲憑的話。」

「這裏都是規矩人，」比爾沈靜地說，「但這匹花馬另有辦法。」

「我說過這匹馬是我的，你還有甚麼可說的，我決定不放棄這馬，」陌生人高聲說。

四周人們的臉上都表示爲難的態度。在那裏出賣馬很是件孤注一擲的事，因爲市價貴賤無常。

「喂，你們不要當我是盜馬的。假使我沒有付過錢，沒有按着規矩買，這匹馬就不算是我的——假使我已經履行了這一切手續，這匹馬當然是屬於我的。這樣纔算公道，不是麼？」

當時席提起精神，半醒半醉的樣子申明那陌生人所說的話不錯，併且遞一卷東西給比爾，但比爾轉眼間，不等陌生人開口，已經將陌生人拉下馬來。

「快下來，」比爾說，「等我們定好了價錢。」

比爾的臉色使那陌生人祇得隨口漫罵地下了馬；同時，比爾轉身問席：

「是你將這匹小花馬賣給他的嗎？」

席承認是自己賣的，因爲那人所出的價錢不算少，又明知道他們同夥急於出賣，所以就以四十元的代價將這小花馬轉賣給這位素不相識的人。

比爾竟不知如何是好，很傷痛的解釋說，「不是爲馬，乃是爲那小姑娘。」既是他

的同夥做成了交易，雖使他滿心忿恨，却不願使席爲難。

這時弗烈德看火爐邊的人們擾亂紛紛，便帶着妻子與公爵走到他們面前。

「恐怕他肯轉賣，」弗烈德說。

「不見得，」比爾愁苦的樣子說，「他狡猾得很呢。」

「我認識他，」弗烈德說，「讓我同他商量。」但那陌生人說那小花馬正合他的心意，無論誰出雙倍的價錢，他都不肯轉賣的。

「哼，」陌生人拒絕說，「這匹馬不是尋常的馬，在蒙大拿任何女子都肯出一百五十塊錢買牠。」他們無論怎樣商量，終歸無效，絲毫不能說動他。八十塊錢，全不在他的眼睛裏，就是一百塊錢也不能使他動心。正在這時候，夏羅德夫人也站近一點，她的丈夫將這事的原委解釋給她聽。其實她早已由比爾那裏知道冠文的遭遇與她願盡一分子的義務於建造教堂的事。她仔細看那花馬的時候，大家都靜默了一會。

「多麼可憐啊，這孩子和她唯一的珍寶分離！」夏羅德夫人低聲對她丈夫說。隨後又轉身和顏悅色地向一班陌生人說：

「你要多少錢？」他猶疑了一會，纔粗魯地脫帽致敬說，「我剛說過，這匹馬在蒙大拿值一百五十塊錢。但既然是夫人要買，那我就說一百二十五塊錢罷。」

「貴的很，夏羅德夫人說，「太貴哪，是嗎，比爾？」

「其實，比爾慢吞吞的說，「他若真知道對待太太的禮貌，那他就會奉送你，也不至於不肯減到一百塊錢了。」

那人急忙說：「若我是像一般自稱爲尊敬婦女的人，我必定買這一匹馬，送給站在眼前的太太，比爾聽了很覺不自安。」

「但我不願意與你們爲難，祇要有人替這位太太買這匹花馬，那我就以原價出賣，四十塊錢買來，還是四十塊錢賣出去。」

「那麼，弗烈德一面鞠躬，一面說，「我們不必再爭了。」夏羅德夫人轉身望他笑了一笑，而那小花馬，也就成爲阿司力馬廐所有的了。比爾極其滿意地說，他「無論如何，不願意看見這匹馬賣到異鄉去。」我晚間見他們三人，比爾，席，陌生人相聚痛飲的時候，很爲詫異，他們互相羨慕欽佩。」

「你真膽大！假使不是你，我真不知道怎麼辦，」我聽席對比爾說。

但比爾的回答，祇是以目示意。我看見他的眼色，很引起我懷疑那賣馬的事，而第二星期見了冠文，聽她喜極欲狂地告訴我，比爾怎樣很順利賣出那花馬，得了一百五十塊錢的時候，更加懷疑。冠文見了我，露出詭異的神氣，便說：

「我想他必是先讓各人說自己願意出的價錢，且提到如今馬的價錢將要漲高。」當時我祇回答她說那一個月中，馬價確漲高了。其實我當時已經明瞭是比爾自己拿出五十塊錢來。

我沒有親自參加比爾虛張聲勢的結果，不過別人告訴我比爾走到檯前，將五百五十元放下的時候，先是輕視，隨後詫異，終於愉快的神情流露於羅貝面上，那樣子很值得再加上一百元，但羅貝也籌備了他的二百元，放在檯子上說：

「哦，你不是開玩笑的噢，」大家不禁笑起來。

舵工的臉隨即光彩煥發地起立，向他們道謝；但，當舵工告訴他們那孤獨茅屋中的小姑娘怎樣關心造福音堂的事，以致變賣她所愛的小馬，她唯一的產業，他們同他一樣

的出神高興。

但那些牧場上的人們既明瞭她犧牲的充分理由，以及感覺她災禍的壓迫，不知不覺的滿心深切地爲她傷痛，所以當比爾以清晰的聲音說，「我想這福音堂，若不是那小姑娘，必不致成爲具體的物品」的時候，大家都異口同聲的表示同意。

舵工雖永不能澈底了解比爾的景氣與方法，但他確知冠文的影響已感動了比爾，以致藉比爾的努力使得士溫港的第一座教堂成爲「具體的物品」。

至於弗烈德以後究竟知道比爾如何支配經濟問題與否，我不得而知。但卽或他知道了，我也不是那喜歡與波助浪的人。並且，我想他夫人的那一笑，已足值得他出鉅大的代價。至少從他那以她爲榮，疼愛她的樣子領着她從爐旁回去的時候已是明證。

第十八章 夏羅德夫人

出賣花馬的那一夜，是冠文的生命中最緊要的日期，因為從那時起，夏羅德夫人就開始關心她的事。同時，那也是夏羅德生命中最緊要的一夜，因為從那夜起，她的生活受了舵工的感化。

我早已回到火爐旁邊坐下，因為他們大家都正在圍着火爐痛痛快快的作樂。我正看得出神，公爵拍我肩頭說：

「夏羅德夫人要來看你。」

「她要看我作甚麼？」

「她知道關於比爾的事。」

我們穿過廚房，走進一間大餐室，室的一端便是石烟囱的火爐。夏羅德夫人會說過，她不管丈夫造一個甚麼樣的房子，她總要有生火的地方。

夏羅德夫人很美貌——細長的身材，一舉一動，都文雅莊重。她有一種自檢的態

度，使人見了會生敬畏之心。我當時也敬畏她；可是我進去的時候，夫人很和氣的招待我，以致不到一會，我就覺得很自在。

「請坐在我旁邊，」夏羅德夫人說，隨即拖了一張椅子到火爐旁邊。「我很盼望你能告訴我幾件事。」

「你知道我們請你來爲甚麼事麼？」夏羅德問我說。「我的這位太太要是關心了一件事，那就一點不肯放鬆。」

「這是真的，我可以做見證，」公爵說。

「我就不能使喚你，」夏羅德夫人轉身回答說。

「我靜聽你的吩咐，」夏羅德鞠躬致敬地說。

「我祇怕你不至於，」夏夫人笑着向夏先生說——我覺得帶一點愁容——「不然，我倒能使你不生事。」

「你看罷，」公爵說。

「看甚麼！快不要就誤我的正經事，」夏夫人掉轉身對我說：

「現在請你告訴我比爾怎麼對付那使人發笑的小蘇格蘭人。」
我將那事子細地告訴夏夫人。她聽得很津津有味。

「那麼，比爾到底籌着了所應許的款子，」夏夫人大聲說。「他真巧妙。」

「是的，」我回答說，「但比爾不過是一件卑微的工具，另有主動力在他後面。」

「哦，不錯，你的意思，是指那花馬的主人小姑娘？」夏夫人說，「那又是一件要請你告訴我的事。」

「公爵比我知道的更多些，」我回答說，將責任移到公爵身上；「我認識她不久；但公爵早就與她熟識了。」

「你怎麼從來沒有提過她的事？」夏夫人轉身追問公爵說。

「我不是對你說過那梅列笛斯的小姑娘嗎？我當然說過了，」公爵猶疑地說。

「你明知道你沒有提起過，這表示你很關心她。噫，我認得你了，」夏夫人嚴厲地說。

「他是最秘密的人，」夏夫人對我說，「一點沒有感情，還以為莊重的很呢。」

公爵笑了一笑，隨即懶洋洋的說：「她不過是一個小孩子。你爲甚麼這樣關心她？別的人從前也不這樣，」公爵愁苦地加上一句，「直等她遭了不幸，纔使她出名。」

夏夫人這時纔和顏悅色對公爵說，「講給我聽，好麼？」

於是，公爵述說當初認識冠文的時候，冠文正在她父親的牧場上游玩，猶如狼一般的怕見陌生人。他越說越出神，聲音漸漸的低沉，好像夢囈一般。不知不覺間公爵已提到他自己生活的枯燥以及那小姑娘怎樣的感化了他。夏羅德夫人聽得很是有味，甚至她那喜歡誇張的丈夫也有所感動。夏羅德從未見過公爵如此的忘記了自己。

當公爵說到「那是她末的次騎馬」的時候，夏夫人兩手掩着臉叫起來說：

「阿呀！公爵，想起來都可怕！可是她多麼勇敢！」

公爵沒回答她。

「她如今怎樣呢？」夏羅德夫人說。

公爵似有所思的樣子說：「快樂得很，」公爵見夏羅德現出詫異的神氣，隨着又加上一句：

「那是舵工的功勞。康樂爾可以講給你聽。我是莫名其妙。」

「我也是莫名其妙！不過我可以將我所聞所見的告訴你一二，」我回答說。

「請說，」夏羅德夫人極溫柔地說。

我就將我們怎樣一個個的都不如冠文的意，舵工怎樣從峽谷深溪騎馬到冠文那裏，講那深溪四境的奇花異草的奇妙故事給冠文聽，就此給了冠文光明的起始的話述說了一遍。

「但不僅是這樣，」我停止以後，公爵急忙說。

「不是的，」我慢吞吞的說，「其餘的還多的很呢；可是我不能明瞭，那是舵工的祕密。」

「告訴我舵工怎樣辦的，」夏羅德夫人又說，「我很要知道。」

「我想我沒有那本領，」我回答說。「舵工選幾段聖經念給冠文聽，再同她談一談。」

「就是那樣麼？」夏夫人失望地說。

「那已足夠使冠文快樂，」公爵很有把握地說，「因冠文躺在那裏，雖周身疼痛，一心想到山野去吸新鮮空氣，可是她臉上永是光彩煥發，猶如峽谷間的花草一般的有精彩。」

「我一定要去看她，」夏羅德夫人說，「還有那奧妙的舵工。」

「你見了舵工，恐怕要失望，」公爵說。

「哦，我曾見過舵工，也聽人提到他，我就是不認識他，」夏羅德夫人回答說。

「也許舵工有一種威力，不是初見面就可以看得出的。」

「我也是看出那一層，」公爵說。

夏羅德夫人請我應許帶她去見冠文，但公爵說：「你恐怕會失望的。冠文不過是一個尋常的小孩子。」

夏羅德夫人却不以為然，她既打定了主意，那就永遠不肯更改，正應驗了她丈夫「最好不要干預，越早放手越好」的話，於是夏羅德夫人照自己的主意去行；結果却是一件美事。

第十九章 冠文眼中的一切

當我告訴舵工夏羅德夫人要去看冠文的時候，舵工沒有一點表示高興的神氣。「她爲什麼要去看冠文？她這一去必是去引起冠文想許多念頭，使她不滿意。」

「夏羅德夫人不至於這樣吧？」我說。

「夏羅德夫人不會故意的這樣，可是她乃是另一種人，而冠文同她談話之中，不免要引起她愛慕的生活，且感到永遠不可得的痛苦，」舵工說。

「我想你不大熟識夏羅德夫人，」我回答說。「從那天晚上她的言談中我看她不是感情作用的人。」

「無論如何，」舵工堅決地回答說，「夏羅德夫人不該擾亂可憐的冠文。」

舵工這種態度很使我詫異，我覺得他是錯看了夏羅德夫人，但我並沒有與他爭辯。舵工不忍坐視他所疼愛的冠文受任何紛擾。

到了星期六清晨，照我所應許的，夏羅德夫人來邀我同她到冠文的家中去。我急忙

解釋說：

「舵工不贊成我們去。」

「他爲甚麼不贊成，可以講給我聽嗎？」夏羅德夫人聳着眉頭說。

舵工臉上立刻起了紅暈，一則氣我不該這樣，一則覺得難以爲情；因爲夏羅德夫人帶着很莊嚴的樣子。但舵工毫不畏縮的神氣，直向夏羅德夫人望着說：「夏羅德夫人，我對他說你同冠文少有相同之點——而——而——」舵工顯出猶疑之色。

「少有相同之點！」夏羅德夫人低聲說。「冠文嘗了許多的痛苦。」

舵工立時聽到夏羅德夫人憂抑的聲音。「不錯，」舵工說，「她嘗了許多苦痛。」

「但，」夏羅德夫人繼續說；「她很樂觀，公爵說的。」夏羅德夫人臉上現出愁苦的樣子。

舵工喜形於色，手撫摸着他的馬說：「是的，感謝上帝，她很樂觀。」

「那是爲甚麼呢？」夏羅德夫人望着舵工的臉說，「恐怕她會告訴我。」

「夏羅德夫人，」舵工忽然說，「我很對不起你。我錯了。我想你是——」舵工停

了一會；「到冠文那裏，她會告訴你的，你去，也可有益於她。」

「謝謝你，」夏羅德夫人與舵工握手說，「也許以後你可以來看我。」

舵工答應了，還站在那裏看我們上了那小路。

「你們這舵工果真不是可以一目了然的人，」夏羅德夫人說，「公爵所說的，委實不錯。」

「他是偉大的人物，」我誠懇地說；「像女人一般的溫柔，像英雄一般的胸襟。」

「你，比爾和席似乎很欽佩舵工，」夏羅德夫人笑迷迷的說。

我隨即將關於舵工的事講給夏夫人聽，提到舵工待人接物的方法，以致夏夫人聽得出神，減却了那種高傲的態度。

「那確是奇事，」我末後說，「看那些粗魯蠻蠢的勞工們怎樣的尊敬他，一個個逐漸認他爲患難的朋友，我完全不能明瞭是爲的甚麼。而舵工自己不過是一位少年人。」

「不，那不是奇事，」夏羅德夫人鄭重地說，「我想我懂得這理由。舵工是心地誠實的一類人，並且是有宗旨的。我曾見過這樣的人。不是指牧師，乃是指有大志的人。」

夏羅德夫人思索了一會，又說：「但你們應當多照顧舵工。他一點不是強壯的樣子。」

「強壯！」我一肚子不高興地說，「他和我我一樣的能騎馬。」

「雖是如此，」夏羅德夫人回答說，「舵工臉上那種氣色，如果給他母親看見了，一定要憂愁。」我雖竭力否認夏羅德夫人的話，但停了一會，我想到舵工常常騎馬以後覺得精疲力盡，纔覺悟他的確應當遷地靜養。

及至我們到了深溪，太陽已在當頭。我們站在那裏靜默了一會，夏羅德夫人好像進禮拜堂一般極恭敬地說：

「這就是冠文的深溪！」

「不錯，不過如今冠文再也不能來看這景致了，」我說，因為我每次從那裏走過，沒有不想到冠文。夏羅德夫人却一言不發。我們順着小路前進，祇見遍地鋪蓋着落葉。美麗的花草已零落殆盡；可是那小士溫溪的水，仍奏出各種的音調，流入池塘，漩渦，小瀑布中。每逢我無聊，意懶心灰的時候，這景致多麼使我感到暢快，鎮靜！

當我們上了平原，我看了夏羅德夫人一眼。我覺得那深溪已感動了夏羅德夫人。那驕傲的神氣，已從她臉上退去，另換上了一副天真爛漫的孩子氣概，她眼目中更含有溪水中的那種光彩，夏羅德夫人去見冠文的時候，就是這樣子的。

等待夏羅德夫人的冠文，見了夏羅德夫人，毫無畏懼之色，伸手歡迎她說：「好極了，你已看見了那裏的景致，我知道你必定是很愛那景致！我意思是說我的深溪，你曉得嗎？」冠文看見夏羅德夫人莫名其妙的神氣，就這樣解釋給她聽。

「是的，可愛的孩子，」夏羅德夫人說，一壁拿手撫摸那一頭的黃金頭髮，「我愛那深溪。」夏羅德夫人不能往下再說，因為她的眼睛裏已經滿含了眼淚。冠文抬起頭看她爲甚麼忽然不說話，隨即溫柔地說：

「告訴我，那裏今天是甚麼樣子！舵工總是給我看，你曉得，」冠文深思的加上一句，「舵工本人就像那深溪。我一看見他，就想起那深溪——還有——還有——」冠文靦腆的樣子說，「你也像。」

這時夏羅德夫人已跪在床邊，輕輕地撫摸冠文的無血的面孔，含着淚說：「那真不

敢當像你的深溪和你的舵工。」

冠文又說：「告訴我，那裏今天是甚麼樣子！我要看。我真要看！」

夏羅德夫人雖爲冠文懇求的聲音所動，但勉強的回答說：「我沒有舵工那種本領，我祇把所見的告訴你罷。」

「把我推到那看得見深溪的地方。」冠文對我說。我將冠文連牀推到窗口，將她舉高了一點，使她看得見深溪口。

「現在，」等疼痛（移動所致）消失之後，冠文說，「請你講給我聽。」

於是夏羅德夫人述說那深溪給冠文聽。夏羅德夫人的話，繪聲繪色，活潑生動，好像將深溪的一切排列在冠文眼前一般。冠文聽得非常有味，儘望着那深溪。

「真好看極了！」冠文說。「我看得很清楚。每次從我窗口望過去，總是看得見。」

夏羅德夫人望着冠文，詫異冠文怎麼會看得見，以致滿面露出笑容，便不知不覺的

問冠文說：

「難道你不渴望親自能看見那深溪嗎？」

「是的，」冠文溫柔地說，「我常常想看那深溪！」

「那麼，親愛的冠文，你怎麼能忍耐得住呢？」夏羅德夫人的聲音很誠懇而溫和。

「告訴我，冠文。我聽到關於你深溪裏所有的花，但我不懂你的煩躁痛苦是怎樣消除的。」

冠文驚奇的神氣望着夏羅德夫人，隨即恍然大悟地說：

「你也有深溪嗎？」冠文的口氣似乎很慎重！夏羅德夫人停了一會，隨即點一點頭。我看見夏羅德夫人在那孩子面前破例的脫除傲氣，坦白地同她談話，很以為奇怪。

「可是，冠文，我的深溪沒有花，一朵也沒有，」夏羅德夫人哀痛地說，「恐怕連太陽，種子，沃土都沒有。」

「若是舵工在這裏就好了，他能告訴你。」

這時我看出她們不願意有第三人聽他們說話，我就借餵馬的因頭，退出那房間。

在那一個鐘頭裏，她們兩人談甚麼話，我當然不得而知。不過我回到房裏的時候，

祇見夏羅得夫人顯出爲難的神氣，拿着冠文的母親的聖經念「耶穌因爲受死的苦，得了尊貴榮耀的冠冕。」

「你看，連基督都曾經受過痛苦，」冠文熱誠地說，「但我不會解釋，舵工知道的很清楚。」說到這裏，隨即完結了她們的談話。

我們在冠文那裏用過午餐以後，玩了一點鐘，就告辭了。

臨別的時候，夏羅德夫人熱烈地與冠文接吻。

「你一定要再讓我來坐在你的窗子邊，」夏羅德夫人俯身向冠文的蒼白的臉笑着說。

「我一定等候你。那是多麼好啊！」冠文喜極欲狂地說。「多少人來看我啊！連你五個。」以後冠文又說：「你要寫信給我的。」但夏羅德夫人搖搖頭。

「恐怕我不會，」夏羅德夫人說，「但我可以想想看。」

當我們騎馬出門的時候，那在窗口瞻望我們的，是一副愉快的面容。正在進深溪之前，我又回轉頭來向冠文招招手。

「冠文總是在那裏招手，」我說。

夏羅德夫人一再的揮着手帕。

「多麼好看，但多麼奇妙！」夏羅德夫人自言自語地說。「她的深溪真是充滿了花卉。」

「我是揣測不到，」我回答說。「舵工可以解釋。」

「你們的舵工有辦不到的事麼？」夏羅德夫人說。

「試試他看，」我冒昧地說。

「我有這意思，」夏羅德夫人回答說。「但恐怕我的深溪是不能見人的，」她又顯出懷疑的口氣說。

我告別的時候，夏羅德夫人很有禮貌的多謝我。「你幫了我不少的忙，」她握住我的手說。「這是最奇妙而且美好的一天。」

當我告訴舵工那天的事，舵工突然說：「我是多麼愚笨，自以為善的人！我從來未想到夏羅德夫人生活中也有深溪。我們的眼光多麼淺啊！」那天晚上，我不能引起他說

一句話。

自此以後夏羅德夫人沒有一禮拜不去看冠文，陪她坐在窗子口。舵工常遇見夏羅德夫人在那裏。舵工雖歡喜同夏羅德夫人談談，可是一回到家裏，常替夏羅德夫人愁煩。

「夏羅德夫人很動人的。並且很有益於冠文，可是頗高傲。她與家鄉的人們決裂以後，損害了她的一生。她告訴我許多的事，但她不讓一個人干預。」

有一天，我們遇見夏羅德夫人騎着馬到村子裏來。當我們走近她面前的時候，她拉住馬，舉起一封信給我們看。

「家信！」夏羅德夫人說。「我今天寫的，現在就要送去。」

舵工立刻明瞭夏羅德夫人的意思，可是舵工祇說：「很好！」

舵工那種鄭重的口氣，使我們情不自禁地笑起來。

「我希望是的！」夏羅德夫人說，臉上起了紅暈，「我撒了一些種子在我的深溪裏。」

「我想我已經看見你深溪裏的花發芽了，」舵工說。

夏羅德夫人懷疑地搖搖頭，以後回答說：

「我要到冠文那裏去坐在她的窗檻上。」

「去罷，」舵工說，「那裏的日光很好。奇妙的東西祇能由冠文的窗口看得見。」

「是的，」夏羅德夫人說，「可憐的冠文！但我恐怕她那樂觀，是許多眼淚成的。」

說了之後，夏羅德夫人便轉身走了。

第二十章 比爾顯本領

建造士溫港禮拜堂的事，竟引起當地人士的興致，而比爾卻做了總指揮。

「我既籌着了款子，我就得辦到底，」比爾對人說；比爾果然言行相符，使工作方面受益不淺，而一身兼任數人工作的舵工也滿心的快樂。比爾組織了一隊人，搬運築屋基的石頭與打牆木樁。比爾分派工作給那些自願效力的人們。比爾派羅貝繆耳與兩位壯健的格楞加立人用木樁作牆，因為他們精於用鉞，比爾又管理賬目，從街對面的韋廉店中購買木料與其他建築品。因此，他長於支配經濟的名聲，逐漸傳遍當地。

比爾拿着舵工的計劃書到韋廉店裏，趁有許多人在那裏的時候，就天真爛漫的樣子問韋廉：

「你看這些計劃怎樣？」

韋廉滔滔不絕的發表意見，批評與提議。比爾卻以感激與謙卑的神氣接受他的意見。

「很難估定需要多少木料，」比爾說；「你看木樁是很有關係的。」

依韋廉看起來，那是極簡單的事，他計算了一回，就遞給比爾看，告訴他大概需要多少木料。

「那麼，這些木料要多少錢呢？」

韋廉說了一個數目，比爾就同韋廉開始講價錢。

「我不是那一種愛殺價的人。我贊成別人要甚麼價，就照付給他。當然，這件事不是我自己的事；是爲了建造禮拜堂，價錢更應當特別優待。」這一句話，很博得那些牧人的同情，韋廉卻表示不暢快的態度。

「其實，」比爾像演說似的說，「這是公共機關，爲社會人士謀福利，所以我的宗旨，凡是在這裏的人，都應當關心這一件事。」席同大家都叫起來道，「對哪！說的真對！」

韋廉這纔同意，但聲明在計算的時候，已經顧到這一層。不過這既然是爲教堂，爲第一座教堂，而且又是他們自己的教堂，韋廉情願打折扣，於是他又計算了之後，打了

折扣給他們。比爾慎重地拿起那張預算單，仔細看了一會，一言不發的放在衣袋裏。到那星期的末了一天，比爾與幾家店鋪接洽之後，逍遙自在的態度走進韋廉店裏，了結與他的交易。

「比爾，你下禮拜要短板吧？」韋廉說。

「甚麼短板？」

「不是爲禮拜堂的吗！木樁上好了嗎！」

「是的。我現在要去看他們拖運木樁，」比爾說。

「拖運！」韋廉詫異而忿恨地說。「難道你不照交易行嗎？」

「我素來是按交易的約法行事，」比爾一面釘着他看，一面嚴厲地說。

「那麼，上星期一晚上你與我商訂的交易怎麼辦呢？」韋廉忿怒地說。

「讓我想想看。上星期一晚上，」比爾說，若有所思的樣子；「我想不到有甚麼交易。你們有人記得麼？」

「一個人也記不得有甚麼交易。」

「難道你不記得從我手裏拿了一張紙去麼？」韋廉諷刺似地說。

「紙啊！那我想現在仍就在我的衣袋裏，」比爾說，隨即從衣袋裏拿出韋廉的預算表，仔細的考查了一會。

「我看不出這上面有甚麼商訂了的交易，」比爾說，慎重地將紙遞給他同夥的人看，但一個個仔細考查之後，總搖搖頭，說看不出有甚麼商訂的交易。韋廉仍舊不改變他的原意，不過語氣緩和了許多。

比爾隨即對韋廉說：「當然我很喜歡協助提倡本地的工業品，若你能照我的價錢，我很情願同你訂約。」

但比爾所還的價目，祇有韋廉討價的一半。韋廉以為那是絕對辦不到的事。

「我不過是對你建議，」比爾毫不介意的樣子說，「我因為這是你們的公共機關，我的這些同夥，多少都要協力幫助建造的工作，而我也極喜歡提倡家庭工業與本地的出品。」在場的人都點頭贊成。韋廉不得不接受比爾的建議，因為比爾與席和喜爾兄弟二人已接洽妥當在星期一動工。這的確非常順利的現象。但比爾絲毫沒有自誇或得意洋洋

的態度。比爾深與韋廉表同情，很贊成提倡用當地的木料。

其次努力於建築教堂的，就是夏羅德夫人；在夏羅德夫人指揮之下的，有弗烈德，公爵以及七俠團中一般的青年。這時候夏羅德夫人的家庭成爲社交生活的中心點。夏羅德夫人待人接物，和藹可親，爲那些青年所敬佩。她使他們有賓至如歸之樂，這是他們自從離鄉背井以來所從未有過的。夏羅德夫人能使他們熱誠殷勤地爲教會服務。她的丈夫公爵說，自從建造教堂的工作開始以來，牧業竟成爲意外的趣事。舵工蒼白臉上，已帶着光輝，照舊努力工作。比爾說，「夏羅德夫人雖然有一點高傲，卻領導他們上正路。」

比爾竭力從事建築教堂，因此，十二月初，教堂的屋頂地板已經鋪完畢，舵工也沒希望自己能看見自己的志願成功——士溫港的教堂在聖誕節能當作禮拜的所在。

在那幾個星期中，除了造教堂之外，還有其他的事，如砍木樁，釘鐵釘，鋸木板等等。那幾個月，舵工與比爾等，以我的茅屋爲居所，晚上常圍着火爐談天。這正是舵工與比爾極愉快的日子，至於我與其他的青年，當做了一天工作之後，不是舵工便是比爾

叫我們回家。

到了晚上，是我們快樂的時間。除火腿，青豆之外，我們有山芋，糕餅，熱氣騰騰的咖啡，抽一兩口煙，再大家談一些奇妙有趣的事。

但每逢有甚麼奇談或趣事比爾聽了以為是不可能的，大家就覺得應當掉換談話的材料。但過了一星期，多半的時候，都讓舵工念古代偉人的事蹟給我們聽。

那些晚上，一般少年牧人心裏充滿了快樂，忘記了異鄉的寂寞，孤苦。內中有些人，從來不知道除了工作遊戲之外，還有別種重大的要素教人享受圓滿的生活。舵工領他們進入的境界，在他們很以為新奇。我們互相歡聚，快樂不可言喻，但舵工想到教堂落成之後自己就要告辭，未免有戀戀不捨的意思。當然，我們也不忍讓他走，於是他不得不仍舊留在這裏。

第二十一章 比爾的覺悟

當「衆人」與我們同在的時候，舵工講各時代，各種人，各地方偉人的事蹟，但我們三個人在一起的時候，他總是講聖經中的故事，這是比爾最愛聽的。他有幾位特別中意的人。亞伯拉罕，摩西，約書亞，基甸永是引起他的愛慕。但雅各在他看起來，不過是「卑鄙的怪人」，他也不能表示欽佩。他最中意的是摩西，使徒保羅——他稱爲「小後生」。可是一念到空前絕後的偉人基督，福音書中最動人，最奧妙的事蹟的時候，比爾永不加批評；因爲基督的人格不是他所能測度的。

比爾逐漸將這一類的故事講給別的少年們聽。某晚，大家正在靜默深思的時候，比爾突然打破了沈寂。

「喂，舵工，那小後生在甚麼地方被捲入暴動的漩渦了？」

「暴動！」舵工說。

「是的；你記得他不是跑上樓梯，離開那一夥人嗎？」

「哦，是的，是在耶路撒冷！」

「對哪，是那裏。恐怕這些少年牧人歡喜聽那故事。真是奇談！你們曉得那小後生站起身來，說他們都是強盜，殺人放火的人。他祇一個在他們當中。」

那一般少年牧人中有些人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不過很願意聽一聽。

「誰是好人？誰是那一個？爲甚麼暴動？」

「舵工會告訴你們的。」舵工正翻開手裏的書。

「那是在耶路撒冷，」舵工開始說的時候，比爾打斷他的話說：

「我想，如果你先告訴他們，那小後生怎樣受了訓練纔悅服基督，他們一定愛聽了，」於是他將使徒保羅信道的故事說了一遍。

舵工隨即又將使徒保羅詳細的介紹給他們聽，描摹保羅的生活與少年時代所受的教育，他怎樣霎時間恍然大悟，拋棄一切心愛的事物，他的熱誠與勇敢，他的溫柔與忍耐，使我們聽了出神，好像親眼目視一般的動人。當舵工念到在耶路撒冷被捕的時候，大家的神氣都好像身入其境，沒有一個人不驚奇不置的。

「好漢！」

「對哪！」比爾慢吞吞的說，很贊成他們的話。「這就是我所稱爲最良好的人格。

他一點卑鄙的態度都沒有。」

「當然沒有！」席說。

「我看，」一個不大熟悉這一類事情的少年說，「這是聖經裏有的，是罷？」

舵工點點頭。

「你怎麼知道那是真的？」

「喂，」比爾吩咐的口氣說，「小夥子！無論甚麼事你怎麼知道是真的，你怎麼知道舵工站在這裏說話是真的？難道你不能由感覺而知道嗎？你是否聽了他的聲音，就知道是他？」比爾停了一會，那少年點頭表示同意。

那少年掉轉身體對舵工說：「有許多人不信聖經上的事。」

舵工點點頭。

「許多極聰明，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也以這事爲不可思議，」那少年人說，不理會

比爾的臉色。「我想我也是其中的一個。」

「真的嗎？」比爾忽然興高彩烈地說。

「我想是的，」少年回答說，並且不斷的辯駁舵工。

「我怕你有點神志不清，最好到外面去散散步罷。」

「好的，等我戴上帽子，」少年毫不懷疑地說。

「我想用不着戴帽子，看你穿的衣裳很夠。」比爾的聲音漸漸在不知不覺之間比前嚴厲一些。席已立起來走到門口。

「這會議是祕密，靠得住的，」比爾對他的同伴說。

「正對，」席說，伸手開開門。這時那少年雖身長六尺，卻輾化下來，向後退了幾步，不肯出去。可是已嫌太遲了。比爾已經拉住他的衣領，一直將他拖到雪地裏。席在後面關上了門。那少年無論怎樣掙扎，總不能擺脫緊握着他的拳頭。我從窗口看得清清楚楚。那少年掙扎了幾分鐘以後，便靜靜地站在那裏。比爾忽然將手從他肩頭移到腿部，上下前後的抓他，弄得那可憐的少年如墜入五里霧中，一點氣力都沒有，露出屈服

的神氣站在那裏喘着。

「我倒要學一學你的那不可思議以及其他的巧技術，」比爾說，聲音很可怕，尤其是他慢吞吞的神氣。「到這裏來，讓我們看一看你有些甚麼本事，」比爾停了一會，又怒氣沖天的說：

「像這一種人沒有可說的。我——」比爾忽然把那少年用力拉住，「我想要——」
 「饒了我罷！饒了我罷！」那可憐的少年說。「我不辯哪！快放手罷！」

比爾立刻放鬆了手，讓他站起來。

「好了！握手罷！」他說，伸出一隻手，另一隻手却防備着。

那的確是奇妙的方法，發生了可觀的效力。自從那時起，舵工晚上念聖經的時候，不再有了甚麼不可思議的議論發生了。

我們越久越覺得晚上聽舵工念書，是極有意味的事。「依我看，舵工好像開始工作了，」比爾對我說；我看見他一片熱誠，我也點頭表示同意。我記得有一天晚上，別人都走了，祇剩下我與比爾，舵工念才幹的比喻的時候，比爾對那不盡忠的僕人很發

生興趣。

「真是個懶東西，不是嗎？」他說，「照我看，他得了應得的報應！」

但等到把那比喻解釋給他聽之後，他思索了一會，慢吞吞的說：

「那麼，這樣看起來，我應當趕快努力。」再等了一會，他猶疑地說：「你想爲造教堂効力就可以算數嗎？我想不罷？當然這不是甚麼大事。」可憐比爾像孩子一般，好在舵工待他很像慈母一般。

「你長於甚麼，比爾？」

「訓練小野馬和牛，」比爾說，「不可思議的神情，『那是我最愛的事！』」

「比爾，我目前是佈道，掌舵的人，你知道，」舵工的笑容猶如雨後的陽光，因爲他眼中擒滿了眼淚，聲音也很悲切。「我們不能忠心。你看主說：『好，忠心良善的僕人。你已忠心的盡了你的本分。』」

比爾莫名其妙的樣子問，「忠心！難道關於牛也要忠心嗎？」

「對哪，比爾，正是那樣，對於無論甚麼事，都應當那樣。」

比爾永遠沒有忘卻那教訓，並且逐漸在道德與宗教上成爲有勢力的人。他靜寂的從事工作，永遠與其他的『少年』們同甘共苦，有所發明，總是使他們也能享受。無論甚麼狡猾的事使他傷心，他總同舵工開誠佈公的討論。他們兩人中間發生了一種勝於手足的熱情。每逢比爾遇到困難問題，舵工總替他解除，使他明瞭知足。

「那爲我已足夠了，」他說這話的時候，覺得滿心得了平靜。

第二十二章 士溫港教堂落成

當年底的時候，舵工病了，比爾照顧他猶如慈母看護孩子一般，並且送他到冠文那裏去休息，不讓他在教堂未完工之前回來，不過每星期去看他兩次。他們兩人彼此的愛護，委實足以動人，有一次，我到冠文那裏的時候，看見他們兩人站在月光之下，比爾的手搭在舵工肩頭，舵工的膀臂抱着比爾的頸項。

「親愛的比爾」舵工正說着，「可愛的老比爾，」舵工竟聲淚俱下的哀泣了！比爾直挺挺的站在那裏，朝天觀望，咳嗽了幾聲，竭力將眼淚向下吞咽，停了一會，斷斷續續的說：

「說不定要起西南風。」

「西南風？」舵工笑起來了。「你真會騙人。」

教堂完成的日子居然到了——就是光明美麗的聖誕日。那天是多麼的寂靜，多麼可愛的濃霜。大地在濃霜覆蓋之下，睡得極其恬靜。這一切的後面，是偉大的山峯，從幽

暗的樹叢中探出頭來，鎮定地俯視晨光普照的世界。今天陽光照在牠們那裂隙組成的綫紋的臉上，好像聖誕的喜樂打入牠們石頭的心坎，而面含笑容。

所有的人都在那裏——農人，牧人，放牛的少年們，以及妻子兒女——大家都喜形於色，爲他們自己的新禮拜堂高興的在那裏等待舵工。老時計希望舵工不但自己能來，且能設法帶冠文同來。比爾既是行開幕禮主席，見時候已過，還不見舵工的蹤跡，不知不覺的焦急起來。忽然佐走進來，遞一封信給比爾。比爾看了之後，臉色灰白，將信遞給我。我一看，祇見歪斜的幾句話，「親愛的比爾。舉行開幕禮。唱一首你知道的詩篇，作一祈禱，以後趕快到我這裏來，比爾。你的舵工。」

比爾漸漸的振作精神，很奇異的聲氣宣佈說，「舵工不能來，」隨即遞了一本詩給我，說：

「請他們唱罷」

那是一首山中居民最愛的詩，「我向山舉目看望說，」而他們唱的時候，聲音穩定，臉上光彩煥發。唱詩之後，大家坐着靜靜的等。比爾先看着弗烈德阿司力，以後看

了羅貝穆爾，轉身低聲問我說：

「你會作禱告嗎？」

我搖搖頭，覺得我自己的膽怯，很慚愧。

比爾停了一會，又說：

「舵工說應當做一禱告，有誰會做嗎？」

沒有一人回答。

席隨即走到比爾面前：

「你怎麼哪，爲甚麼不自己做？」

比爾臉上紅暈起來。

「我不長於這一門。但舵工說應當作禱告，那我不能有頭沒尾的，」比爾立刻靠着

講臺說：

「我們祈禱罷，」比爾便開始作禱告了：

「全能的上帝，我不會作這件事，若是我有甚麼作錯的地方，你是明白的。」隨即

大家靜默着，我祇聽到幾位婦女哭泣的聲音。

「我要說的是，」比爾繼續禱告，「我們很快樂得有這禮拜堂，我們曉得這是你舵工的功勞。」

比爾又停了一會。我抬頭一看。祇見比爾灰白憔悴的臉上掛着眼淚，比爾又開口禱告說：

「但，至於舵工——我不敢推測——假使你願意的話，我們要挽留他——其實若是沒有他，我們不知道怎樣是好——看這些少年人也需要他；他纔開始工作，領他們上正路。全能的上帝，你若是讓他去，爲他自己當然是好，但是爲我們——哦，上帝啊，」比爾聲音抖顫起來，室中寂靜無聲。「阿們。」

以後有一個人，我想就是夏羅德夫人，開始說，「我們在天上的父，」而大家都同聲直背完了禱文。比爾站了好幾分鐘，靜默的看着他們。忽然像想起他的本分似地說：

「這禮拜堂已算開幕了。」

比爾站在門口，告訴席作甚麼事之後，急忙鞭着馬奔馳着去了。

士溫港的禮拜堂已告成功。敬拜的儀式也許不盡對，不過假使愛心是一種服務，那麼，他們已盡了當盡的職務。

第二十三章 舵工的遺風

從豪豬來的人，不懂怎麼會那麼憂抑肅靜。不過他們漸漸的不知所以然的也引起了尊敬肅靜的情緒。這是那些少年牧人們最傷痛的一天。該地其他的人以舵工是位牧師；在他們卻以他爲同伴，良友。他們信任他的心雖極其遲緩，但他一步步很穩定的成爲他們中間的良友。他同他們騎着馬遊覽山景；他與他們同住，同食；此外，他是比爾的知己。那就足毅使他有享受他們所有的權利。他是他們的，而他們正興高彩烈地以他爲榮的時候，他竟溘然長逝，留下一種空虛的感覺在他們新生活中，是他們所不能解釋的。那村莊中，從來沒有人像他那樣關心他們。尤其是他們預料牧師不過是可憐，警誡，責備的人。舵工卻對他們恭敬，欽佩，真誠的疼愛，使他們很爲詫異。他們起初的幾個月，總不能除去懷疑他是欺騙人的那種念頭。及至他們一除去了那種懷疑，便將信任，愛他的心毫不遲疑地發出來。他使他們中間有的人以一種新的觀念看這世界，而使他們一齊的人瞥見另一世界的事。無怪他們站在這一位爲他們作了許多的事工而如今聲

息全無躺在那裏的人的房中肅然起敬。

那室中沒有噤哭聲。公爵指揮着一切，他那種鎮靜穩定的聲音，很使人能發生自制力。在中央房間裏的婦女們，都低聲的哀哭。甚麼地方我都尋不到比爾，但在裏面的房間裏卻見冠文坐在椅子裏，夏羅德夫人坐在她旁邊，握住她的手。她那飽嘗痛苦的臉上雖是蒼白，卻與清晨一般的甯靜，絲毫眼淚都沒有。她見了我，便示意叫我進去。

「比爾到那裏去了？」冠文說。「請你帶他進來。」

我在屋後面尋着了比爾。

「你不進來嗎，比爾？」我說。

「不；我想裏面人很多，用不着我，」比爾說，照舊慢吞吞的。

「我想你最好進來罷；就要作禮拜了，」我勸比爾說。

「現在我甚麼都不愛聽。我自己不大愛聽講道，」比爾不關痛癢地說，「當然祇有他講的不在此例。」

「比爾，你進來罷，」我勸比爾說，「你不來，他們要詫異。」但比爾回答說：

「我想我不進去好些。」

「真的嗎！」站在旁邊的席說，深體惜他朋友的哀痛。

我回報了冠文，她又不耐煩地說，「告訴他，我要他。」我祇得再去尋找比爾。

「你怎麼早不說呢？」比爾一面說，一面就走進冠文的房裏，坐在冠文椅子的後面。對面靠近門口，有公爵站在那裏，挺直的，臉上露出安靜誠懇的神氣。他旁邊站着弗烈德阿司力，而老時計愁苦滿臉的站在弗烈德背後。老時計的生活上受了舵工的感化力不淺。其餘的人，有的在房裏，有的在廚房裏，都很寂靜，沈著，悲哀。

冠文房內的一端，躺着舵工；在死的權威之下臉上露出威嚴，華美的神情。當我俯首看他的時候，纔明瞭爲甚麼冠文不流淚，且含有寧靜的樣子。她從面孔上得到了安慰。那近幾個月來因勞心費力而成功的綉紋，已舒展平滑，焦急的神情也消失，反而改換了一副勝利，平安的面孔。

那喪事禮拜極其簡單。牧師——舵工的上司——從城裏趕來主領。他雖身材矮小，卻莊重穩固。他臉上也表示曾經閱歷過多少辛酸和苦痛。可從他那蔚藍的雙眼中，看出

他有英雄的心胸，他的言論很引起我的興趣，感動我們的內心。

「我已打了那仗，」他念道。他那種聲調，使我們不知不覺的抬起頭來聽他讀那英雄的話，我見比爾忽然挺直了身軀，振作精神。他又翻了幾頁，又讀，「你們心裏不要憂愁，……在我父的家裏有許多住處。」他聲音比前更低，更柔和；他看了我們一會，便用幾分鐘講那永生的希望給我們聽。他隨即又述說舵工的事——當初他怎麼畏懼的派他到我們這裏——他很年幼，但他怎麼逐漸信任他，誇耀他的工作，希望他的一生有說不盡的光明。如今一切都完結；但他深信這位少年朋友的一生不是虛度的。他停了一會，又看着冠文。我想他與我一樣的詫異，見冠文的那樣子好像說：「不錯，不過我比你更知道他。」

「是的，」他繼續說，回答她的笑容，「你們大家比我更知道這一位少年的工作，在你們中間不至於因移去了他的身體而消失，且常存在你們的生活中。」冠文臉上綻笑容可掬。「所以你們如今不要吝惜不讓他去得獎賞，平安，和天家。」比爾點點頭，低聲說，「對哪。」

隨後他們唱詩，夏羅德夫人奏琴，公爵主領唱詩，過了一會。大家是不能再唱，因為牧師已流淚不止，婦女們都出聲哀哭，但公爵仍舊指揮着直到唱完了末一節。

祈禱之後，大家都進去看了舵工的臉，便走出去，祇留下幾位親近的人。公爵弗烈德守着尸體

「這地方失了一位好人，公爵，」弗烈德說。公爵深深的行了一鞠躬禮。隨後有夏羅德夫人來看了一會。

「親愛的舵工，」她低聲說，臉上滿了眼淚。「最親愛的舵工！感謝上帝送你到這裏來！你幫助我不少，」她俯身吻那冰一般冷的嘴唇與額角。

冠文忽然像想起甚麼事似的，急忙對比爾說：

「我還要看他一回。請你抱我去看！」

比爾抱着冠文，一同看那威嚴，平安的容貌以後，冠文立時之間畏懼的心消失了。但，當公爵將要蒙蔽那臉的時候，冠文抽了一口氣，靠在比爾身上喊着說：

「阿呀，比爾，我獨自忍受不了。我一個人怕的很。」

她想起了那些疼痛，愁苦的日子，不再能有舵工的感化，笑容和安慰了。

『我也是的，』比爾說，想到自己往後的日子，比爾不知道怎麼說。冠文望着比爾的臉停了一會，又說：

『我們可以彼此幫忙，』而比爾痛苦已極，說不出甚麼，祇點點頭。他們又看一看舵工。冠文柔聲說：

『比爾，帶我走罷，』比爾把她送回椅子上。我轉過身看公爵那種傷痛的樣子，不知不覺的很爲詫異。他看出我的意思，且說：

『康納爾，這是我從來未曾見過的好人。他幫助我的地方很多。……我若能像他這樣的死，我願以全世界爲代價。』

隨後他蒙蔽了那面孔。

我們坐在冠文的窗子邊，比爾抱着冠文。同我在旁邊觀看。送喪的人，與那棺槨從潔白的雪地裏慢慢的向深溪前進。在那深溪的一端，陽光普照的山坡草原的地方，便是舵工安歇的所在，他的附近躺着平日所愛的深溪，以及一切可愛的花草，樹木。他躺

在那裏直到如今。但自從那時起，春天已回到那深溪無數的次數，喚起在睡鄉的花草樹木，叫牠們振作精神，附和深溪裏潺潺的歌聲。人的生命也與花一般。死了之後，並不是獨自在一個地方，乃是如同種子撒入土裏，靜待春日的來臨。

因為從那時以後，我時常瞥見那些山丘村中的人們的言語，行動，思想中流露出那一位我們先譏諷，以後成爲尊敬愛慕的天上舵工的遺風。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初版

天上舵工

每册定價大洋二角五分

(郵費另加)

原著者

RALPH CONNOR

譯述者

劉美麗

出版者

廣上海博物院
路一二八號

印刷者

華文印刷局

▲版權所有▼

THE SKY PILOT

BY

RALPH CONNOR

TRANSLATED BY

MARY LIU

Price: 25 cents

Postage Extra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28 Museum Road

SHANGHAI

1936

2
721081



Cat. No.
19388